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列女一

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故《诗》载《关雎》、《葛覃》、《桃夭》、《采芣苢》，皆处常履顺，贞静和平，而内行之修，王化之行，具可考见。其变者，《行露》、《柏舟》，一二见而已。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盖挽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里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倣傚非常之行，以发其伟丽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其传尤远，而其事尤著。然至性所存，伦常所系，正气之不至于沦淅，而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载笔者宜莫之敢忽也。

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类从，具著于篇，视前史殆将倍之。然而姓名湮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劝云。

月娥 刘孝妇 甄氏 诸娥 丁氏 石氏 杨氏 张氏等 贞女韩氏 黄善聪 姚孝女 蔡孝女 招远孝女 卢佳娘 施氏 吴氏 毕氏

石孝女 汤慧信 义婢妙聪 徐孝女 高氏 孙义妇 梁氏 马氏
 义姑万氏 陈氏 郭氏 幼谿女 程氏 王妙凤 唐贵梅 张氏
 杨泰奴 张氏 陈氏 秀水张氏 欧阳金贞 庄氏 唐氏 王氏 易氏
 钟氏 四节妇宣氏 孙氏 徐氏 义妾张氏 龚烈妇 江氏 范氏二女
 丁美音 成氏 兴安二女 子章银儿 茅氏 招囊猛 凌氏 杜氏
 义妇杨氏 史氏 林端娘 汪烈妇 窦妙善 石门丐妇 贾氏 胡氏
 陈宗球妻 史氏 叶氏 胡贵贞 孙氏 江氏 严氏

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职马禄丁女也。少聪慧，听诸兄诵说经史，辄通大义。长适芜湖葛通甫，事上抚下，一秉礼法。长姒卢率诸妇女，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六年，伪汉兵自上游而下，卢曰：“太平有城郭，且严兵守，可恃。”使月娥挟诸妇女往避之。未几，寇至，城陷，月娥叹曰：“吾生诗礼家，可失节于贼邪！”抱幼女赴水死。诸妇女相从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尸七日不浮，颜色如生。乡人为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题曰十女墓。娥弟丁鹤年，幼通经史，皆娥口授也。后通甫与卢皆死于寇。

刘孝妇，新乐韩太初妻。太初，元时为知印。洪武初，例徙和州，挈家行。刘事姑谨，姑道病，刺血和药以进。抵和州，夫卒，刘种蔬给姑食。越二年，姑患风疾不能起，昼夜奉汤药，驱蚊蝇不离侧。姑体腐，蛆生席间，为啮蛆，蛆不复生。及姑疾笃，剖肉食之，少苏，逾月而卒，殓之舍侧。欲还葬舅冢，力不能举丧，哀号五载。太祖闻之，遣中使赐衣一袭、钞二十锭，命有司还其丧，旌门闾，复徭役。同时甄氏，栾城李大妻，事姑孝。姑寿九十一卒，甄庐墓三年，旦暮悲号，亦被旌。

孝女诸娥，山阴人。父士吉，洪武初为粮长。有黠而逋赋者，诬士吉于官，论死，二子炳、焕亦罹罪。娥方八岁，昼夜号哭，与舅陶山长走京师诉冤。时有令，冤者非卧钉板，勿与

勘问。娥辗转其上，几毙，事乃闻，勘之，仅戍一冗而止。娥重伤卒，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庙。

唐方妻，浙新昌丁氏女，名锦孳。洪武中，方为山东佥事，坐法死，妻子当没为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监护者见丁色美，借梳掠发，丁以梳掷地，其人取掠之，持还丁。丁骂不受，谓家人曰：“此辈无礼，必辱我，非死无以全节。”肩舆过阴泽，崖峭水深，跃出赴水，衣厚不能沈，从容以手敛裙，随流而没，年二十八，时称其处为夫人潭。

郑焜妻石氏。焜，浦江郑泳孙也。洪武初，李文忠荐诸朝，屡迁藏库提点，坐法死。石当遣配，泣曰：“我义门妇也，可辱身以辱门乎！”不食死。

杨氏，慈谿人，字同邑郑子球。洪武中，子球父仲徽戍云南。明制，子成丁者随遣，子球亦在戍中。杨年甫十六，闻子球母老弟幼，请于父母，适郑养姑，以待子球之返。子球竟卒戍所，杨与姑抚诸叔成立，以夫从子孔武为嗣，苦节五十余年。其后，郑焕妻张氏，嫁未旬日；泰然妻严氏生子一兰，方孩抱；栳妻王氏事夫痼病，狂不省人事，服勤八年弗怠；三人皆杨氏夫族，先后早寡，皆以节闻。万历中，知府邹希贤题曰郑氏节门，以比浦江郑氏义门云。

贞女韩氏，保宁人。元末明玉珍据蜀，贞女虑见掠，伪为男子服，混迹民间。既而被驱入伍，转战七年，人莫知其处女也。后从玉珍破云南还，遇其叔父赎归成都，始改装而行，同时从军者莫不惊异。洪武四年嫁为尹氏妇。成都人以韩贞女称。其后有黄善聪者，南京人。年十三失母，父贩香庐、凤间，令善聪为男子装从游数年。父死，善聪习其业，变姓名曰张胜。有李英者，亦贩香，与为伴侣者逾年，不知其为女也。后偕返南京省其姊。姊初不之识，诘知其故，怒詈曰：“男女乱群，

辱我甚矣。”拒不纳。善聪以死自誓。乃呼邻姬察之，果处子也。相持痛哭，立为改装。明日，英来，知为女，怏怏如失，归告母求婚。善聪不从，曰：“若归英，如瓜李何？”邻里交劝，执益坚。有司闻之，助以聘，判为夫妇。

姚孝女，余姚人，适吴氏。母出汲，虎衔之去，女追掣虎尾，虎欲前，女掣益力，尾遂脱，虎负痛跃去。负母还，药之获愈，奉其母二十年。后成化间，武康有蔡孝女，随母入山采药。虎攫其母，女折树枝格斗三百余步。虎舍其母，伤女，血歠丈许，竹叶为赤，女亦获全。后招远有孝女，不知其姓。父采石南山，为蟒所吞。女哭之，愿见父尸同死。俄顷大雷电击蟒堕女前，腹裂见父尸。女负土掩埋，触石而死。

卢佳娘，福清李广妻。婚甫十月，广暴卒，卢恸绝复苏，见广口鼻出恶血，悉舐食之。既殓，哭辄僵仆，积五六日，家人防懈，潜入寝室自经。后其县有游政妻倪氏殉夫，亦然。又有施氏，滁州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得疾不起，握手诀曰：“疾愈甚，知必死。汝无子，择婿而嫁，毋守死，徒自苦也。”施泣曰：“君尚不知妾乎！愿先君死。”禾固止之，因取禾所呕血尽吞之，以见志。及禾歿，即自经。

吴氏，潞州廩生卢清妻。舅姑歿于临洺，寄瘞旅次。清授徒自给，后失廩，充掾于汴，愤耻发狂死。吴闻讣，痛绝，哭曰：“吾舅姑委骨于北，良人死，忍令终不返乎！”乃寄幼孤于姊兄，鬻次女为资，独抵临洺，觅舅姑瘞处不得，号泣中野。忽一丈夫至，则清所授徒也，为指示，收二骸以归。复冒暑之汴，负夫骨还。三丧毕举，忍饿无他志。学正刘崧言于知州马墩，赎其女，厚恤之。年七十五乃卒。后有毕氏，河间邓节妻。年饥，携家景州就食，舅姑相继亡，节亦寻歿，俱藁葬景州。氏年三十三，无子女，独归里中，忍饥冻，昼夜纺织，积数年，

市地城北八里庄，独之景州，负舅姑及夫骨还葬。

石孝女，新昌人。襁褓时，父潜坐事籍没，系京狱。母吴以漏籍获免，依兄弟为生。一日，父脱归，匿吴家。吴兄弟惧连坐，杀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长，问母曰：“我无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愤。永乐初，年十六，舅氏主婚配族子。女白母曰：“杀我父者，吴也。奈何为父仇妇？”母曰：事非我主，奈何？”女颌而不答。嫁之日，方礼宾，女自经室中。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为仇人妇也。”号恸数日亦死。有司闻之，治杀潜者罪。汤慧信，上海人。通《孝经》、《列女传》，嫁华亭邓林。林卒，妇年二十五，一女七岁。邓族利其居，迫使归家，妇曰：“我邓家妇，何归乎？”族知不可夺，贸其居于巨室。妇泣曰：“我收夫骨于兹土，与同存亡，奈何弃之。”欲自尽，巨室义而去之。妇寻自计曰：“族利我财耳。”乃出家资，尽畀族人，躬绩乡任以给。

岁大水，居荒野沮洳中。其女适人者，操舟来迎，不许。请暂憩舟中，亦不许，曰：“我守此六十年，因巨浸以从汝父，所甘心焉，复何往！”母女方相牵未舍，水至，汤竟溺死。

义婢妙聪，保安右卫指挥张孟喆家婢也。永乐中，调兵操宣府。孟喆在行。北寇入掠，妻李谓夫妹曰：“我命妇，与若皆宦门女，义不可辱。”相挈投井中，妙聪亦随入，见二人俱未死，以李有娠，恐水冷有所害，遂负之于背。贼退，孟喆弟仲喆求三人井中，以索引嫂妹出，而婢则死矣。

徐孝女，嘉善徐远女也。年六岁，母患臙疮。女问母何以得愈，母谩曰：“儿吮之乃愈。”女遂请吮，母难之。女悲啼不已，母不得已听之，吮数日，果愈。

高氏女，武邑人，适诸生陈和。和早卒，高独持门户，奉翁姑甚孝。及宣德时，翁姑并歿，氏以礼殡葬，时年五十矣。

泣谓子刚曰：“我父，洪武间举家客河南虞城。父死，旋葬城北，母以刺木小车轮识之。比还家，母亦死，弟懦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母在堂，当朝夕侍养也。今大事已毕，欲舁吾父遗骸归合葬。”刚唯唯，随母至虞城，抵葬所，冢累累不能辨。氏以发系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冢，鞍重不能前，即开其冢，所识车轮宛然。远近观者咸惊异，助之归，启母窆同葬。

孙义妇，慈谿人。归定海黄谊昭，生子湑。未几夫卒，孙育之成立，求兄女为配。甫三年，生二子，湑亦卒。时田赋皆令民自输，孙夫妇相率携幼子输赋南京，诉尚书蹇义，言：“县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筑海塘障之。”义见其孤苦，诘曰：“何为不嫁？”对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义嗟叹久之，次日即为奏请，遣官偕有司相度成之，起自龙山，迄于观海，永免潮患。慈谿人庙祀之塘上。

梁氏，大城尹之路妻。嫁岁余，夫乏食出游山海关，卖熟食为生。又娶马氏，生子二，十余年不通问。氏事翁姑，艰苦无怨言。夫客死，氏徒步行乞，迎夫丧，往返二千里，迄扶柩携后妻二子以归，里人叹异。

余卜布妻马氏，吴县人。归五年，夫死无子，家酷贫。姑欲夺其志，有田二亩半，得粟不以与妇，马不为动。姑潜纳他人聘，一夕鼓吹临门，趣治妆，马入卧室自经死，几上食器，糠粃尚存。

义姑万氏，名义颢，字祖心，鄞人，宁波卫指挥佥事钟女也。幼贞静，善读书。两兄文、武，皆袭世职，战死，旁无期功之亲。继母曹氏，两嫂陈氏、吴氏，皆盛年孀居。吴遗腹仅六月，姑旦暮拜天哭告曰：“万氏绝矣，愿天赐一男，续忠臣后。我矢不嫁，共抚之。”已果生男，名之曰全。姑喜曰：

“万氏有后矣。”乃与诸嫠共守，名阀来聘，皆谢绝之，训全读书，迄底成立。全嗣职，传子禧、孙椿，皆奉姑训惟谨。姑年七十余卒。姑之祖斌及父兄并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贞数十年，姑更以义著。乡人重之，称为四忠三节一义之门。

后有陈义姑者，沙县陈穗女。年十八，父母相继卒，遗二男，长七岁，次五岁。亲族利其有，日眈眈于旁。姑矢志抚弟，居常置帚数十。族兄弟暮夜叩门，姑燃帚照之，亟启户具酒食款。叩者告曰：“吾辈夜行灭火，就求烛耳。”自此窥伺者绝意。及二弟毕婚，年四十五乃嫁，终无子。二弟迎归，母事之。

郭氏，大田人。邓茂七之乱，乡人结寨东岩。寨破，郭裸幼儿走，且有身，为贼所驱。郭奋骂，投百尺岩下，与儿俱碎乱石间，胎及肠胃进出，狼籍岩下。贼据高瞰之，皆叹曰：“真烈妇也！”瘞之去。同时有幼溪女，失其姓名。茂七破沙县，匿草间，为二贼所获。遇溪桥，贞女曰：“扶我过，当从一人而终。”二贼争趋挽，至桥半，女视溪流湍急，拽二贼投水中，俱溺死。

程氏，扬州胡尚綱妻。尚綱婴危疾，妇刲腕肉啖之，不能咽而卒。妇号恸不食二日。怀孕四月矣，或曰：“得男可延夫嗣，徒死何为？”答曰：“吾亦知之，倘生女，徒苟活数月耳。”因复食，弥月果生男。明年殇，即前语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娣姒在，无悲也。”复绝食，越二日其姑抚之曰：“尔父母家二百里内，若不俟面诀乎？”妇曰：“可急迎之。”日饮米沈一匙以待。逾十有二日，父母遣幼弟至，妇曰：“是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徐筒奩中簪珥，令办后事，以其余散家人并邻姬尝通问者，复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当逝。向曾刲肉救夫，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床头，附吾左腕，以示全归。”遂卒。

王妙凤，吴县人。适吴奎。姑有淫行。正统中，奎商于外。姑与所私饮，并欲污之，命妙凤取酒，挈瓶不进。频促之，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戏乡 其臂。妙凤愤，拔刀斫臂不殊，再斫乃绝。父母欲讼之官，妙凤曰：“死则死耳，岂有妇讼姑理邪？”逾旬卒。

唐贵梅者，贵池人。适同里硃姓。姑与富商私，见贵梅悦之，以金帛贿其姑，诲妇淫者，百端勿听，加箠楚勿听，继以砲烙，终不听。乃以不孝讼于官。通判某受商赂，拷之几死者数矣。商冀其改节，复令姑保出之。亲党劝妇首实，妇曰：“若尔，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恶何？”夜易服，自经后园梅树下。及旦姑起，且将搯之。至园中乃知其死，尸悬树三日，颜如生。

其后，嘉靖二十三年，有嘉定张氏者，嫁汪客之子。其姑多与人私，诸恶少中有胡岩者，最桀黠，群党皆听其指使。于是与姑谋，遣其子入县为卒，而岩等日夕纵饮。一日，呼妇共坐，不应。岩从后攫其梳，妇折梳掷地。顷之，岩径入犯妇。妇大呼杀人，以杵击岩。岩怒走出，妇自投于地，哭终夜不绝，气息仅属。诘旦，岩与姑恐事泄，絜诸床足守之。明日召诸恶少酣饮。二鼓共缚妇，槌斧交下。妇痛苦宛转曰：“何不以利刃刺我。”一人乃前刺其颈，一人刺其胁，又 豕其阴。举尸欲焚之，尸重不可举，乃火其室。邻里救火者蹋门入，见 赫然死人，惊闻于官。官逮小女奴及诸恶少鞠之，具得其实，皆以次受刑。妇死时年十九。邑故有烈妇祠，妇死前三日，祠旁人闻空中鼓乐声，火炎炎从祠柱中出，人以为贞妇死事之征云。

杨泰奴，仁和杨得安女。许嫁未行。天顺四年，母疫病不愈。泰奴三割胸肉食母，不效。一日薄暮，剖胸取肝一片，昏仆良久。及苏，以衣裹创，手和粥以进，母遂愈。母宿有膝挛

疾，亦愈。后有张氏，仪真周祥妻。姑病，医百方不效。一方士至其门曰：“人肝可疗。”张割左胁下，得膜如絮，以手探之没腕，取肝二寸许，无少痛，作羹以进姑，病遂瘳。

陈氏，祥符人。字杨瑄，未嫁而瑄卒。女请死，父母不许，欲往哭，又不许。私剪发，属媒氏置瑄怀。汴俗聘女，以金书生年月日畀男家，号定婚帖。瑄母乃以帖裹其发，置瑄怀以葬。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谋改聘，女缢死。后五十三年，至正德中，瑄侄永康改葬瑄，求陈骨合焉。二骨朽矣，发及定婚帖鲜完如故。葬三年，岐谷、丫瓜产墓上。

张氏，秀水人。年十四，受同邑诸生刘伯春聘。伯春负才名，必欲举于乡而后娶。未几卒，女号泣绝发，自为诗祭之。持服三年，不逾阃，不茹葷。服阕，即绝饮食，父母强谕之，终不食，旬日而卒。年二十，舅姑迎柩合葬焉。又有江夏欧阳金贞者，父梧，授《孝经》、《列女传》。稍长，字罗钦仰，从梧之官柘城。梧艰归，舟次仪真，钦仰坠水死。金贞年甫十四，惊哭欲赴水从之，父母持不许。又欲自缢，父母曰：“汝未嫁，何得尔？”对曰：“女自分无活理，即如父母言，愿终身称未亡人。”大声哀号不止。及殓，剪发系夫右臂以殉。抵家，告父母曰：“有妇，以事姑也。姑既失子，可并令无妇乎？愿归罗，以毕所事。”父母从之。后父知广元县，姑病卒，女乃归宁。有讽他适者，曰：“事姑毕矣，更何待？”女曰：“我昔殓罗郎时，有一束发缠其手，谁能掘冢开棺，取发还我，则易志矣。”遂止。生平独卧一楼，年六十余卒。

庄氏，海康吴金童妻。成化初，广西流寇掠乡邑，庄随夫避新会，佣刘铭家。铭见庄美，欲犯之，屡诱不从。乃令党梁狗同金童入海捕鱼，没水死。越三日不还，庄求之海滨，尸浮岸侧，手足被缚，肿腐莫可辨。庄以衣识之，归携女赴水，抱

夫尸而没。翼日，三尸随流绕铭门，去而复还。士人感异，殡祭之，然莫知铭杀也，后梁狗漏言，有司并捕考，处以极刑。

唐氏，汝阳陈旺妻，随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三年秋，旺携妻及女环儿、侄成儿至江夏九峰山。有史聪者，亦以傀儡为业。见妇、女皆艳丽，而旺且老，因给旺至青山，夜杀之。明日，聪独返，携其妇、女、幼侄入武昌山吴王祠，持利刃胁唐。唐曰：“汝杀吾夫，吾不能杀汝以复仇，忍从汝乱邪？”遂遇害。贼裹以席，置荆棘中。明日，徙蓑衣园，贼又迫环儿，临以刃。环儿哭且詈，声振林木，贼亦杀之，瘞粪壤中而去。其年冬至，贼被酒，成儿潜出告官，擒于葛店市，伏诛。

王氏，慈谿人。聘于陈，而夫佳病，其父母娶妇以慰之。及门，即入侍汤药。未几，佳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张氏曰：“未成礼而守，无名。”女曰：“入陈氏门，经事君子，何谓无名？”姑乃使其二女从容讽之。妇不答，截发毁容。姑终欲强之，窘辱万状。二小姑陵之若婢，稍不顺即爪其面，姑闻复加构楚。女口不出怨言，曰：“不逼嫁，为婢亦甘也。”夜寝处小姑床下，受湿得伛疾，私自幸曰：“我知免矣。”鞠从子梅为嗣，教之。成化初领乡荐，卒昌其家。后有易氏，分宜人，嫁安福王世昌。时世昌已遗疾，奄奄十余月，易事之，衣不解带。世昌死，除丧犹缟素。姑怜之，谓：“汝犹处子，可终累乎？”跪泣曰：“是何言哉？父母许我王氏，即终身王氏妇矣。”自是独处一楼，不窥外户四十余年。方世昌疾，所吐痰血，辄手一布囊盛之。卒后，用所盛囊为枕，枕之终身。

钟氏，桐城陶镛妻。镛以罪被戍，卒于外。钟年二十五，子继甫在抱，负镛骨四千余里归葬。乃断发杜门，年八十二以节终。继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子亮甫二岁。其兄怜之，微叩其意，方以死誓。景泰中，亮举乡试，业于太学，卒。妻

王氏年二十八，妾吴氏二十二，皆无子，扶柩归葬。贫不能支，所亲劝之嫁，两人哭曰：“而不知我之为节妇妇乎！”乃共以纺绩自给。越二十六年，县令陈勉以闻，诏旌三代。人称之为四节里。

宣氏，嘉定张树田妻。夫素狂悖，与宣不睦。夫病，宣晨夕奉事。及死，誓身殉。时树田友人沈思道亦死，其妇孙与宣以死相要，各分尺帛。孙自经，或劝宣曰：“彼与夫相得，故以死报，汝何为效之？”宣叹曰：“予知尽妇道而已，安论夫之贤不贤。”卒缢死。

徐氏，慈谿人，定海金杰妻也。成化中，杰兄以罪逮入京，杰往请代。濒行，徐已有身，杰谓曰：“予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抚之，金氏鬼庶得食也。”已而悔曰：“我几误汝，吾去无还理，即死，善事后人。”徐泣曰：“君以义往，上必义君，君兄弟当同归，无过苦也。即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托乎？”已果生男，无何兄得还，杰竟瘐死。徐抚孤恸曰：“我本欲从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强营葬事。服阕，父母劝他适，截发断指自誓，食澹茹苦六十余年，视子孙再世成立，乃卒。

义妾张氏，南京人。松江杨玉山商南京，娶为妾。逾月以妇妒，遣之归。张屏居自守，杨亦数往来，所赠千计。后二十余年，杨坐役累，罄其产，怏怏失明。张闻之，直造杨庐，拜主母，捧杨袂大恸。乃悉出向所赠金珠，具装，嫁其二女，并为二子娶妇，留侍汤药。逾年杨死，守其柩不去。既免丧，父母强之归，不从，矢志以歿，终身不见一人。

龚烈妇，江阴人。年十七嫁刘玉，家贫，力作养姑。姑亡，相夫营葬。夫又亡，无以为敛。里有羨妇色者，欲助以棺。龚觉其意，辞之。既又强之，龚恐无以自脱，乃以所生六岁男、

三岁女寄食母家。是夜，积麦稿屋中，举火自焚，抱夫尸死。又江氏，蒙城王可道妻。夫贫，负贩糊口，死不能敛。比邻诸生李云蟾合钱敛之，卜日以葬。及期，率众至其家，阒然无声，厨下灯微明，趋视之饮食毕具，盖以待异棺者，妇已缢死灶旁矣。众惊叹，复合钱并葬之。

会稽范氏二女，幼好读书，并通《列女传》。长适江，一月寡。次将归傅，而夫亡。二女同守节，筑高垣，围田十亩，穿井其中，为屋三楹以居。当种获，父启圭羹率佣以入，余日则塞其窦，共汲井灌田。如是者三十年。自为茔于屋后，成化中卒，竟合葬焉。族人即其田立祠以祀。

又有丁美音，溆浦丁正明女。幼受夏学程聘，年十八将嫁，学程死，美音誓不再嫁。父母曰：“未嫁守节，非礼也。何自苦如此？”美音啮指滴血，吁天自矢。当道交旌之，赉以银币约百金，乃构室独居，鬻田自贍，事舅姑，养父母。乡人名其田为贞女田。

成氏，无锡人，定陶教谕缙女，登封训导尤辅妻也。辅游学靖江，成从焉。江水夜溢，家人仓卒升屋，成整衣欲上，问：“尔等衣邪？”众谢不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尚可俱生邪？我独留死耳。”众号哭请，不应。厥明，水退，坐死榻上。

后崇祯中，兴安大水，漂没庐舍。有结筏自救者，邻里多附之。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沈倏浮，引筏救之，年皆十六七，问其姓氏不答。二女见筏上男子有裸者，叹曰：“吾姊妹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为！”携手跃入波中死。

章银儿，兰谿人。幼丧父，独与母居。邑多火灾，室尽毁，结茅以栖母。母方疾，邻居又火，银儿出视，众呼令疾避。银儿曰：“母疾不能动，何可独避。”亟返入庐，欲扶母出，烈

焰忽覆其庐，众莫能救。火光中，遥见银儿抱其母，宛转同焚死，时弘治元年三月也。

义妹茅氏，慈谿人。年十四，父母亡，独与兄嫂居。其兄病痿卧。值倭入县，嫂出奔，呼与偕行。女曰：“我室女，将安之！且俱去，谁扶吾兄者！”贼至，纵火，女力扶其兄避于空室，竟被燔灼并死。

招囊猛，云南孟琏长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罗妻也。年二十五，夫死，守节二十八年。弘治六年九月，云南都指挥使奏其事。帝曰：“朕以天下为家，方思励名教以变夷俗。其有趋于礼义者，乌可不亟加奖励。招囊猛贞节可嘉，其即令有司显其门闾，使远夷益知向化，无俟核报。”

张维妻凌氏，慈谿人。弘治中，维举于乡，卒。妇年二十五，子四岁亦卒。其兄讽之改图，妇痛哭啮唇，喋血洒地，终身不归宁。舅姑慰之曰：“不幸绝嗣，日计无赖，吾二人景逼矣，尔年尚远，何以为活？”妇曰：“耻辱事重，饿死甘之。”乃出簪珥为舅纳妾，果得子，喜曰：“张氏不绝，亡夫墓门且有寒食矣。”后舅病疯，姑双目瞽，妇纺绩供养，二十年不衰。后有杜氏，贵池曹桂妻。年二十四，夫亡，遗腹生女，悲苦无计。日讽姑为舅纳妾，果生一子。产后，妾死，杜以己女托于族母，而自乳其叔。逾年翁丧，劝者曰：“汝辛苦抚孤，宁能以叔后汝乎？”杜曰：“叔后吾翁，异日生二子，即以一子后我夫，吾志毕矣。”后卒如其言。

义妇杨氏，王世昌妻，临漳人。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论死。世昌念兄为嫡子，请代其刑。时杨未笄，谋于父母宗族曰：“彼代兄死为义士，我顾不能为义妇邪？愿诉于上代夫死。”遂入京陈情，敕法司议，夫妻并得释。

史氏，杞县人。字孔弘业，未嫁而夫卒。欲往殉之，母不

许。女七日不食，母持茗逼之饮，双蛾适堕杯中死，女指示曰：物意尚孚我心，母独不谅人邪！”母知不可夺，翌日制素衣缟裳，送之孔氏。及暮，辞舅姑，整衣自经死。白气缕缕胜屋上，达旦始消。又有林端娘者，瓯宁人，字陈廷策。闻廷策讣，寄声曰：“勿殓，吾将就死。”父曰：“而虽许字，未纳币也。”对曰：“既诈矣，何币之问？”父谨防之。曰：“女奚所不可死，顾死夫家跽耳。”父曰：“婿家贫，无以周身。”曰：“身非所恤。”又曰：“婿家贫，孰为标名？”曰：“名非所求。”遂往哭奠毕，自克死期，理帛自经，三拱而绝。陈故家青阳山下，山下人言妇将尽时，山鸣三昼夜。

汪烈妇，晋江诸生杨希闵妻也。年二十三，夫死，无子，欲自经。家人防之谨，不得间。氏闻茉莉有毒能杀人，多方求之，家人不知也，日供数百朵。逾月，家人为亡者斋祭，妇自撰祭文，辞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积花煎饮之，天明死。

窦妙善，京师崇文坊人。年十五，为工部主事余姚姜荣妾。正德中，荣以瑞州通判摄府事。华林贼起，寇瑞，荣出走。贼入城，执其妻及婢数人，问荣所在。时妙善居别室，急取府印，开后窗投荷池。衣鲜衣前曰：“太守统援兵数千，出东门捕尔等，旦夕授首，安得执吾婢？”贼意其夫人也，解前所执数人，独舆妙善出城。适所驱隶中，有盛豹者父子被掠，其子叩头乞纵父，贼许之。妙善曰：“是有力，当以舁我，何得遽纵。”贼从之。行数里，妙善视前后无贼，低语豹曰：“我所以留汝者，以太守不知印处，欲藉汝告之。今当令汝归，幸语太守，自此前行遇井，即毕命矣。”呼贼曰：“是不善舁，可仍纵之，易善舁者。”贼又从之。行至花坞遇井，妙善曰：“吾渴不可忍，可汲水置井傍，吾将饮。”贼如其言，妙善至井傍，

跳身以入，贼惊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荣取印，引至花坞，觅井，果得妙善尸。越七年，郡县上其事，诏建特祠，赐额贞烈。

石门丐妇，湖州人，莫详其姓氏。正德中，湖大饥，妇随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门市乞食。三人偶相失。妇有色，市人争挑之。与之食不顾，诱之财亦不顾。寓东高桥上，不复乞食者二日。伺夫与姑皆不至，聚观者益众，妇乃从桥上跃入水中死。

贾氏，庆云诸生陈俞妻。正德六年，兵变，值舅病卒，家人挽之避，痛哭曰：“舅尚未敛，妇何惜一死。”身服斩衰不解。兵至，纵火迫之出，骂不绝口，刃及身无完肤，与舅尸同烬。年二十五。

鄞县诸生李珂妻胡氏，年十八归珂。阅七年，珂死，遗男女各一，胡誓不逾阃。邻火作，珂兄珮往救之，曰：“阿姆来，吾乃出。”珮使妻陈往，妇以七岁男自牖付之，属曰：“幸念吾夫，善视之。”陈曰：“婶将何如？”给之曰：“取少首饰即出。”陈去，胡即累衣箱塞户，抱三岁女端坐火中死。

陈宗球妻史氏，南安人。夫死将殉有期矣，尚为姑酿酒。姑曰：“妇已决死，生存岂多日，何辛苦为？”曰：“政为日短，故酿而奉姑。”将死，告舅曰：“妇有丧，幸毋髹棺。”遂缢。

叶氏，定海人。许聘慈谿翁姓，而父母俱歿，遂育于翁。年十四，翁资产日落，且失其姑，舅待之如奴，劳勤万状，略无怨色。舅以子幼，欲鬻之罗姓者，叶恚曰：“我非货也，何辗转贸易为？”日哽咽垂涕。既知不可免，伪为喜色，舅遂宽之。夜月上，给诸妯曰：“月色甚佳，盍少犹夷乎？”趋门外良久。诸妯并劝曰：“夜既半矣，盍就寝。”遂入，及晨觅之，则氏已浮尸于河矣，起之色如生。

胡贵贞，乐平人。生时，父母欲不举，其邻曾媪救之归，

与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长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继亡，家甚落。贵贞父将夺以姻富家，女曰：“我鞠于曾，妇于曾，分姑媳，恩母子，可以饥寒弃之邪？”乃依从姑以居，葺舍单浅，外人未尝识其面。其兄乘天福未婚，曳以归，出视求聘者金宝笄饰。女知不免，潜入房缢死。

孙氏，吴县卫廷珪妻。随夫商贩，寓浔阳小江口。宁王陷九江，廷珪适他往，所亲急邀孙共逃。孙谓两女金莲、玉莲曰：“我辈异乡人，汝父不在，逃将安之？今贼已劫邻家矣，奈何？”女曰：“生死不相离，要当为父全此身耳。”于是母子共一长绳自束，赴河死。

江氏，余干夏璞妻。正德间，贼至，抱方晬弟走，不得脱。贼将缚之，曰：“诚愿与将军俱，顾吾父年老，惟一弟，幸得全之。”贼以为信，纵令置所抱儿，出遂大声骂贼，投桥下死。

后隆庆中，有高明严氏，贼掠其境，随兄出避，遇贼，刃及其兄。女跪泣曰：“父早丧，孀母坚守，恃此一兄，杀之则祀殄矣，请以身代。”贼悯然为纳刃。既而欲污之，则曰：“请释吾兄即配汝。”及兄去，执不从，竟剖腹而死。

列传第一百九十

列女二

欧阳氏 徐氏 冯氏 方氏 叶氏 潘氏 杨氏 张烈妇 蔡氏 郑氏 王烈妇 许烈妇 吴氏 沈氏 六节妇 黄氏 张氏 张氏 叶氏 范氏 刘氏二女 孙烈女 蔡烈女 陈谏妻 李氏 胡氏 戴氏 胡氏 许元忱妻 胡氏 邵阳李氏 吴节妇 杨氏 徐亚长 蒋烈妇 杨玉英 张蝉云 倪氏 彭氏 刘氏 刘氏二孝女 黄氏 邵氏婢 杨贞妇 倪氏 杨氏 丁氏 尤氏 李氏 孙氏 方孝女 解孝女 李氏 项贞女 寿昌李氏 玉亭县君马氏 王氏 刘氏 杨氏 谭氏 张氏 李烈妇 黄烈妇 须烈妇 陈节妇 马氏 谢烈妇 张氏 王氏 戚家妇 金氏 杨氏 王氏 李孝妇 洪氏 倪氏 刘氏

欧阳氏，九江人，彭泽王佳傅妻也。事姑至孝。夫亡，氏年方十八，抚遗腹子，纺绩为生。父母迫之嫁，乃针刺其额，为誓死守节字，墨涅之，深入肤里，里人称为黑头节妇”又徐氏，乌程人。年十六，嫁潘顺。未期而夫病笃，顾徐曰：“母老，汝年少，奈何？”徐泣下，即引刀断左小指，以死誓。夫死，布衣长斋。年七十八卒。遗命取断指入棺中。家人出其指，所染爪红色尚存。

冯氏，宣城刘庆妻。年十九，夫亡，誓守节。其娣姒讽之曰：“守未易言，非咬断铁钉者不能。”冯即投袂起，拔壁上钉啮之，驀然有齿痕。复抉臂肉，钉著壁上曰：“脱有异志，此即狗彘肉不若。”已而遗腹生子，曰大贤。长娶李氏，大贤

又天，姑妇相守至老。卒，取视壁钉肉，尚韧不腐，齿痕如新。

方氏，金华军士袁坚妻。坚嗜酒败家，卒殡城北濠上。方贫无所依，乃即殡处置棺，寝处其中，饥则出饮于濠。久之不复出，则死矣。郡守刘郤为封土祭之。

又叶氏，兰谿人。适神武中卫舍人许伸。伸家素饶于财，以不检，荡且尽，携妻投所亲，卒于通州。氏守尸，昼夜跪哭。或遗之食，或馈金，或劝以改嫁，俱却不应。水浆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尸傍，年二十余，州人为买棺合葬。

潘氏，海宁人。年十六，归许钊，生子淮。甫期年，钊卒，既殓，潘自经。死已两日矣，有老妪过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药，更苏。钊族兄欲不利于孤，嗾潘改适，潘毁容自矢。族兄者，夜率势家仆数十人诬以债，椎门入。潘负子，冒风雨，逾垣逸。前距大河，追者迫，潘号恸投于河。适有木浮至，凭以渡，达母家，遂止不归。淮年十九，始归。淮补诸生，娶妇生五子。潘年五十，宗人聚而祝，族兄者亦至。潘曰：“氏所以得有今日，赖伯氏玉成。”目淮酌酒饮伯，卒爵，北向拜曰：未亡人，三十年来濒死者数矣，而顾强生，独以淮故耳。今幸成立，且多子，复何憾。”语毕入室。顷之宴彻，诸宗人同淮入谢，则缢死室中矣。

杨氏，桐城吴仲淇妻。仲淇卒，家贫，舅欲更嫁之。杨曰：即饥死，必与舅姑俱。”舅不能夺。数年，家益贫，舅谋于其父母，将以偿债。杨仰天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无所助于贫，不仁。失节则不义。吾有死而已。”因咽发而死。张烈妇，芜湖诸生缪釜妻。年十八，归釜。越四年，釜病，属张善自托。张泣曰：“夫以吾有二心乎？有子则守志奉主，妻道也。无子则洁身殉夫，妇节也。”乃沐浴更衣，阖户自缢。阅日，而釜乃卒。又蔡烈妇，松阳叶三妻。三负薪为业，蔡小

心敬事。三久病，织纆任供药饵。病笃，执妇手诀曰：“及我生而嫁，无受三年苦。”妇梳洗更衣，袖刀前曰：“我先嫁矣。”“勿颈死。三惊叹，寻死。又郑氏，安陆赵鈺妻。性刚烈，闺房中言动不涉非礼。某寡妇更适人，馈以茶饼。郑怒，命倾之。夫戏曰：“若勿骂，幸夫不死耳。”郑正色曰：“君勿忧，我岂为此者。”后鈺疾将死，回视郑，瞪目不瞑。郑曰：“君得毋疑我乎？”即自缢于床楣。鈺少苏，回盼，出泪而绝。

王烈妇，上元人。夫嗜酒废业，僦居破屋一间，以竹篷隔内外。妇日塞户，坐门扉绩麻自给。夫与博徒李游。李悦妇姿，谋乱之。夫被酒，以狂言詈妇，妇奔母家避之。夫逼之归，夜持酒脯与李俱至，引妇坐，妇骇走且骂。夫以威挟之，妇坚拒，大被榜笞。妇度不免，夜携幼女坐河干，恸哭投河死。是夜，大风雨，尸不漂没。及曙，女尚熟睡草间。

又许烈妇，松江人许初女。夫饮博不治生。诸博徒聚谋曰：“若妇少艾，曷不共我辈欢，日可得钱治酒。”夫即以意喻妇，妇叱之，屡加箠不从。一日，诸恶少以酒肴进。妇走避邻姬家，泣顾怀中女曰：“而父不才，吾安能靦颜自存，俟汝之成民也。”少间，闻阖户声。姬覘之，则拔刀刎颈仆地矣。父挈医来视，取热鸡皮封之，复抓去。明旦气绝，年二十五。

吴氏，永丰人，名姑姑。年十八，适宁集略。未一年，夫卒，六日不食。所亲百方解譬，始食粥，朝暮一溢米。服除，母怜其少，欲令改适。往视之，同寝食三年，竟不敢出一语。归谓诸妇曰：“此女铁石心，不可动也。”

慈谿沈氏六节妇。章氏，祚妻。周氏，希鲁妻。冯氏，信魁妻。柴氏，惟瑞妻。孟氏，弘量妻。孙氏，琳妻。所居名沈思桥，近海。族众二千人，多骁黠善斗。嘉靖中，倭贼入犯，屡歼其魁，夺还虏掠。贼深仇之。一日，贼大至，沈氏豪誓于

众曰：“无出妇女，无辇货财，共以死守，违者诛。”章亦集族中妇女誓曰：“男子死斗，妇人死义，无为贼辱。”众竦息听命。贼围合，群妇聚一楼以待。既而贼入，章先出投于河，周与冯从之。紫方为夫砺刃，即以刃斫贼，旋自刃。孟与孙为贼所得，夺贼刃自刺死。时宗妇死者三十余人，而此六人尤烈。

黄氏，沙县王珣妻。嘉靖中，倭乱，流劫其乡。乡之比邻，皆操舟为业。贼至，众妇登舟，匿舱中，黄兀坐其外。众妇呼之曰：“不虞贼见乎？”黄曰：“篷窗安坐，恐贼至不得脱，我居外，便投水耳。”贼至，黄跃入水中死。时同县罗举妻张氏，从夫避乱岩穴间。贼至，张与妾及妾子俱为所获。贼见张美，欲犯之，不从。至中途，张解发自缢，贼断之。张又解行缠，贼又觉之，徒跣驱至营。贼魁欲留之，张厉声曰：“速赐一死。”贼曰：“不畏死，吾杀汝妾。”张引颈曰：“请代妾，留抚孩婴。”贼曰：“吾杀孩婴。”张引颈曰：“请代孩婴，存夫嗣。”贼令牵出杀之。张先行，了无惧色。贼方犹豫，张骂不绝口，遂遇害。投尸于河，数日尸浮如生。

张氏，政和游铨妻。倭寇将至，妇数语其女曰：“妇道惟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汝谨识之。”铨闻，以为不祥。妇曰：“使妇与女能如此，祥孰大焉。”未几，贼陷政和，张度不脱，连呼女曰：“省前海乎？”女颔之，即赴井。张含笑随之，并死。

又叶氏，松溪江华妻，陈氏，叶弟惠胜妻，偕里人避倭长潭。值岁除，里姬觅刀为幼男薙发弗得，叶出诸怀中。众问故，曰：“以备急耳。”及倭围长潭，执二妇，共系一绳。叶谓陈曰：“我二人被繫，纵生还，亦被恶名，死为愈。”陈唯唯。叶探刀于怀，则已失，各抱幼女跳潭中死。同时林寿妻范氏，亦与众妇匿山坞。倭搜得众妇，偕至水南，范独与抗。或谓姑

顺之，家且来赎。答曰：“身可赎，辱可赎哉！我则宁死。”贼闻言，杀其幼女恐之，不为勋。曰：“并及汝矣。”厉声曰：“固我愿也！”贼杀之。

刘氏二女，兴化人。嘉靖四十一年与里中妇同为倭所掠，系路傍神祠中。倭饮酣，遍视系中，先取其姊。姊厉声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贼乎？”倭笑慰之曰：“若从我，当询父母归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时尚论归耶？”倭尚抚背作款曲状。女怒，大骂。时黄昏，倭方纵火，女即赴火死。已复侵其妹，妹又大骂。倭露刃胁之，不为动，曰：“欲杀，即杀。”倭欲强犯之，女给曰：“吾固愿从，俟姊骨烬乃可，否则不忍也。”倭喜负薪益火，火炽，女又赴火死。时同死者四十七人，二女为最。

孙烈女，五河人。性贞静，不苟嬉笑。母殊卒，继母李携前夫子郑州儿来。州儿恃母欲私女，尝以手挑之，忿批其颊。一日，女方治面，州儿从后搂之。女揪发觅刃，州儿啮其臂得脱。女奔诉于姊，触地恸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贼子敢辱我，必刃之而后死。”姊曲抚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戢之。州儿不悛，给李曰：“儿采薪，臂力不胜，置遗束于路。”李往取之，归则户扃甚严。从母舒氏亦趋至，曰：“初闻如小犊悲鸣，继又响震如雷，必有异。”并力启之，州儿死阙下，项几断，女亦倚壁死。盖州儿诳母出，调女。女阳诺而使之闭门，既蹀其后杀之也。又蔡烈女，上元人。少孤，与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仆为僧者来乞食，挑之，不从。挟以刃，女徒手搏之，受伤十余处，骂不绝，宛转死灶下。贼遁去，官行验，忽来首伏。官怪问故。贼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

陈谏妻李氏，番禺人。谏，嘉靖十一年进士。为太平推官，两月卒，其弟扶柩归。李曰：“吾少嫠也，岂可与叔万里同归

哉！”遂不食死。

胡氏，会稽人。字同里沈帙。将嫁，而帙遭父炼难，二兄袞、褭杖死塞上，帙与兄襄并逮系宣府狱。总督杨顺逢严嵩意，必欲置二子死，拷掠数百，令夜分具二子病状。会顺为给事中吴时来所劾，就槛车去，襄等乃得释。自是病呕血，扶父丧归，比服阕始婚，胡年已二十七。逾六月，帙卒，胡哀哭不绝声，尽出奁具治丧事。有他讽者，断发髻面绝之。终日一室中，即同产非时不见。晚染疾，家人将迎医，告其父曰：“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不药而卒，年五十一。以襄子嗣。

戴氏，莆田人，名清。归蔡本澄，年甫十四。居二年，本澄以世籍戍辽东，买妾代妇行。戴父与约曰：“辽左天末，五年不归，吾女当改嫁矣。”至期，父语清如约。泣不从，独居十有五年。本澄归，生一子，未晬，父子相继亡。清哀毁几绝。父潜受吴氏聘，清闻之曰：“人呼女蔡本澄妇耳，何又云吴耶？”即往父家，使绝婚。吴讼之官，令守节，表曰寡妇清之门。时莆又有欧茂仁妻胡氏，守节严苦，内外重之。郡有狱久不断，人曰：“太守可问胡寡妇。”守乃过妇问之，一言而决。

胡氏，鄞许元忱妻。元忱为徐祝师养子，习巫祝事。胡鄙之，劝夫改业，且劝归许宗。未果，而元忱疫死。氏殡之许氏庐，苦卧柩傍，夜拥一刀卧。里某求氏为偶，氏毁面截鬓发，断左手三指，流血淋漓，某惊遁。族妇尊行抱持之，大恻，因立应后者，令子之。氏服丧三年，不浣不栉。毕葬，乃为子娶妇。夫有弟少流移于外，复为返之，许氏赖以复起。

李氏，郟阳安尚起妻。尚起商河南，病亡。氏闻讣，尽变产完夫债，且置棺以待夫榱归，跪告族党曰：“烦举二棺入地。”“闭户将自缢，邻妇欲生之，排闥曰：“尔尚有所逋，何遽死？”氏启门应曰：“然吾资已尽，奈何？请复待一日。”乃纫履一

双往界之，曰：“得此足偿矣。”归家，遂缢死。

吴节妇，无为周凝贞妻。凝贞卒，妇年二十四，毁容誓死，不更适，佣女工以奉孀姑。姑老卧病，齿毁弗能食。妇绝其儿乳以乳姑，冬月卧拥姑背以暖之，宛转床席者三年。姑卒，哀毁骨立，年七十五终。又杨氏，清苑刘寿昌妻。年十九，夫卒，誓死殉。念姑病无依，乃不死。母家来迎，以姑老不忍去侧，竟不归宁。阅三十年，姑卒，葬毕，哀号夫墓曰：“妾今得相从地下矣。”遂绝粒。家人问遗言。曰：“姑服在身，殓以布素。”遂瞑。

徐亚长，东莞徐添男女。添男为徐姓仆，生亚长四岁而死。母以亚长还其主，去而别适。比长，贞静寡言笑，居群婢中，凜然有难犯之色。家童进旺欲私之，不可。亚长奉主命薙草豆田中，进旺迹而迫之，力拒获免，因哭曰：“闻郎君读书，有寡妇手为人所引，斧断其手，况我尚女也，何以生为！”遂投江死。

蒋烈妇，丹阳姜士进妻。幼颖悟，喜读书。弟文止方就外傅。夜归，辄以饼饵啖之，令诵日所授书，悉能记忆，久之遂能文。归士进数年，士进病瘵死。妇屑金和酒饮之，并饮盐卤。其父数侦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启其齿饮之药，复不死。礼部尚书宝，士进从父也，知妇嗜读书，多置古图史于其寝所，令续刘向《列女传》。妇许诺，家人备之益谨。一日，妇命于乡惠帐前掘坎埋大缸贮水，笑谓家人：“吾将种白莲于此，此花出泥淖无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于是日纂辑不懈。书将成，防者稍不戒，则濡首缸中死矣。为文脱稿即毁，所存《列女传》及《哭夫文》四篇、《梦夫赋》一篇，皆文止窃而得之者。御史闻于朝，榜其门曰文章贞节。初，其兄见女能文，以李易安、硃淑真比之，辄嘖嘖曰：“易安更嫁，而淑真不嫌

其夫，虽能文，大节亏矣。”其幼时志操已如此。

杨玉英，建宁人。涉猎书史，善吟咏。年十八，许字官时中。时中有非意之狱，父母改受他聘。玉英闻之，嘱其婢曰：“吾篋有佩囊、布 奚诸物，异日以遗官人。”婢弗悟，诸之。于是窃入寝室，自经死，目不瞑。时中闻讣，具礼往祭，以手掩之，遂瞑。婢出所遗物，付父母启之，得诗云：“昆山一片玉，既售与卞和。和足苦被刖，玉坚不可磨。若再付他人，其如平生何！”又张蝉云，蒲城人，许字俞桧。万历中，桧被诬系狱。女闻可贿脱，谋诸母，欲货妆奁助之。母不可，曰：“汝未嫁，何为若此。”女方食，即以碗掷地，恚不语。入暮自缢死。

陈襄妻倪氏。襄为鄞诸生，早卒。妇年三十，无子，家贫，力女红养姑。有慕其姿者，遣媒白姑。妇煎沸汤自渍其面，左目爆出，又以烟煤涂伤处，遂成狞恶状。媒过之，惊走，不敢复以聘告。历二十年，姑寿七十余卒，妇哀恻不食死。

彭氏，安丘人。幼字王枚皋。未嫁，枚皋卒，誓不再适。潍县丁道平密嘱其父欲娶之。彭察知，六日不食。道平悔而止，心敬女节烈，后闻其疾革不起，赠以棺。彭语父曰：“可束苇埋我，亟还丁氏棺，地下欲见王枚皋也。”遂死。又刘氏，颍州刘梅女，许聘李之本。之本歿，女泣血不食，语父曰：“儿为李郎服三年，需弟稍长，然后殉。寄语翁，且勿为郎置椁。”遂尽去铅华，教弟读书，亲正句读。越一年，梅潜许田家。女闻，中夜开篋，取李币，挑灯制衣，衣之，缢死。知府谢诏临其丧，邻里吊者如市。田家亦具奠贖，举酒方酌，柩前承灌瓦盆划然而碎，起高丈余，绕檐如蝶坠。观者震色。

刘氏二孝女，汝阳人。父玉生七女，家贫力田。尝至陇上，叹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犁不辍。”其第四、第六女闻之

恻然，誓不嫁，著短衣代父耕作。及父母相继卒，无力营葬，二女即屋为丘，不离亲侧。隆庆四年，督学副使杨俊民、知府史桂芳诣其舍请见，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黄氏，江宁陈伯妻。年十八，归伯。父死，母欲改节，氏苦谏不从。一日，母来省，女闭门不与相见，母惭去。后伯疾笃，黄誓不独生。一日，姑扶伯起坐，黄熟视曰：“嗟乎！病至此，吾无望矣。”走灶下，碎食器刺喉不殊，以厨刀自刎死，年二十一。

邵氏，丹阳大侠邵方家婢也。方子仪，令婢视之。故相徐阶、高拱并家居，方以策干阶，阶不用，即走谒拱，为营复相，名倾中外。万历初，拱罢，张居正属巡抚张佳胤捕杀方，并逮仪。仪甫三岁，捕者以日暮未发，闭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进沈应奎，义烈士，负气有力，时为诸生，念仪死，邵氏绝，将往救之。而府推官与应奎善，固邀饮，夜分乃罢。武进距方居五十里，应奎逾城出，夜半抵方家，逾墙入，婢方坐灯下，抱仪泣曰：“安得沈郎来，属以此子。”应奎仓卒前，婢立以仪授之，顿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无憾。”应奎匿仪去，晨谒推官。旦日，捕者失仪，系婢毒掠，终无言。或言于守曰：“必应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冤哉！应奎夜饮于余，晨又谒余也。”会有为方解者，事乃寢，婢抚其子以老。

杨贞妇，潼关卫人，字郭恒。万历初，客游湖南，久不归。父议纳他聘，女不可，断发自守。家有岩壁，穴墙居之，垂囊以通饮食，如是者二十六年。恒归，乃成礼。又有倪氏，归安人，许聘陈敏。敏从征，传为已死。逾五十载始归。倪守志不嫁，至是成婚，年六十一矣。

杨氏，宁国饶鼎妻。鼎以单衣溺死湖中，杨招魂葬之，课

二子成立，冬不衣絮。万历初，年八十，竟单衣入宅旁池中，端坐死。

丁氏，五河王序礼妻。序礼弟序爵客外，为贼所杀，其妻郭氏怀孕未即殉。及生子越月，投缳死。时丁氏适生女，泣谓序礼曰：“叔不幸客死，婢复殉，弃孤不养，责在君与妾也。妾初举女，后尚有期，孤亡则斩叔之嗣，且负婢矣。”遂弃女乳侄。未几，序礼亦死，竟无子女。氏年方少，抚侄长，绝无怨悔。

尤氏，昆山贡生镛女。嫁诸生赵一凤，早死，将殉之，顾二子方襁褓，为强食。二子复殇，恸曰：“可以从夫矣。”痛夫未葬，即营窀穸。恶少年艳其色，訾其目曰：“彼盼美而流，乌能久也。”妇闻之，夜取石灰手授目，血出立枯。置棺自随。夫葬毕，即自缢，或解之，乃触石裂额，趋卧棺中死。

李氏，王宠麟继妻。宠麟仕知府卒，氏年二十余，哭泣不食，经四十日疾革。知族人利其资，必以恶语倾前妻子，预戒家人置己棺中，勿封殓。众果蝟集，噪孤杀母。氏从棺中言：“已知汝辈计必出此也。”众大惭而去，然后瞑。

孙氏，甌宁人。幼解经史，字吴廷桂。廷桂死，孙欲左丧，家人止不得，父为命舆。曰：“奔丧而舆，可乎？”入夜，徒步往，挟纳采双金雀以见舅姑。拜毕，奠枢侧，遂不离次，期必死。吴家故贫，所治棺，取具而已。好事者助以美楨，孙视之曰：“木以美逾吾夫，非礼矣。”却之。以樁榱来，乃许。届期缢死，书衣带中云：“男毋附尸，女毋启衣。”

方孝女，莆田人。父澜，官仪制郎中，卒京师。女年十四，无他兄弟，与叔父扶榱归。渡扬子江，中流舟覆，榱浮。女时居别舟，皇遽呼救，风涛汹怒，人莫敢前。女仰天大哭，遂赴水死。经三日，尸浮，傍父榱，同泊南岸。又有解孝女，宁陵

人。年十四，同母浣衣。母误溺水，女四顾无人，号泣投水。俄兄绍武至，泅而得之，母女皆死。女手挽母甚坚，兄救母，久之复苏。女手仍不解，兄哭抚之曰：“母已生，妹可慰矣。”乃解。

李氏，东乡何璇妻。璇客死。李有殊色，父迫之嫁。遂以簪入耳中，手自拳之至没，复拔出，血溅如注。姑觉，呼家人救，则已死矣。

项贞女，秀水人。国子生道亨女，字吴江周应祁。精女工，解琴瑟，通《列女传》，事祖母及母极孝。年十九，闻周病瘵，即持斋、燃香灯礼佛，默有所祝，侍女辈窃听，微闻以身代语。一日，谓乳媪曰：“未嫁而夫亡，当奈何？”曰：“未成妇，改字无害。”女正容曰：“昔贤以一剑许人，犹不忍负，况身乎？”及讣闻，父母秘其事，然传吴江人来，女已喻。祖母属其母入视，女留母坐，色甚温，母释然去。夜伺诸婢熟睡，独起以素丝约发，衣内外悉易以缟，而纫其下裳。检衣物当劳诸婢者，名标之，列诸床上。大书于几曰：“上告父母，儿不得奉一日驩，今为周郎死矣。”遂自缢。两家父母从其志，竟合葬焉。

李氏，寿昌人。年十三，受翁应兆聘。应兆暴卒，女尽取备嫁衣饰焚之，以身赴火，为父母救止。乃赴翁家，哀告舅姑乞立嗣，复乞一小楼，设夫位，坐卧于旁，奠食相对，非姑不接面。舅亡，家落，忍饥纺绩以养姑。未几，姑亦亡，邻火大起，夜半达旦，延百余家。邻妇趋上楼，劝之避，妇曰：“此正我授命时也。”抱夫木主待焚。须臾四面皆烬，小楼独存。

玉亭县君，伊府宗室典柄女。年二十四，适杨仞。不两月仞卒，号恸不食。或劝以舅姑年老，且有遗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万历二十一年，河南大饥，宗禄久缺，纺绩

三日，不得一飧，母子相持恸哭。夜分梦神语曰：“汝节行上闻于天，当有以相助。”晨兴，母子述所梦皆符，颇怪之。其子曰：“取屋后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钱数百。自是，每掘辄得钱。一日，舍傍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两月余，官俸亦至，人以为苦节所感。

马节妇，年十六，归平湖诸生刘濂。十七而寡。翁家甚贫，利其再适，必欲夺其志。不与饮食，百计挫之，志益厉。尝闭门自经，或救之，则系绝而坠于地死矣。急解之，渐苏。翁又阴纳沈氏聘，其姑诱与俱出，令女奴抱持纳沈舟。妇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须臾风雨昼晦，疾雷击舟，欲覆者数四。沈惧，乃旋舟还之。事闻于县，县令妇别居。时父兄尽歿，无可归，假寓一学舍，官贍之以老。

王氏，东莞叶其瑞妻。其瑞贫，操舟往来邻境，一月一归。妇纺绩易食。万历二十四年，岭南大饥，民多鬻妻子。其瑞将鬻妇博罗民家，券成，载其人俱来。入门见氏羸甚，问之，不饷粥数日矣。其瑞泣语之故，且示之金，妇笑而许之。及舟发宝潭，跃入潭中死。两岸观者如堵，皆谓水迅，尸流无所底。其瑞至，从上流哭数声，尸忽涌出，去所投处，已逆流数十步矣。

刘氏，博平吴进学妻。杨氏，进性妻。进学疫死，既葬，刘夜匍匐缢于墓所。未几，进性亦疫死，杨一恸几绝。姑议嫁之，杨曰：“我何以不如妣。”遂缢死。

谭氏，南海方存业妻。生子三月，夫亡，悲号欲殉。母乃姑交止之，且讽改适。氏垂涕曰：“吾久不乐生，特念姑与儿耳。”哽咽流涕不止，二人不敢复言。及子七岁，遣就塾师，先令拜姑，微示付托意，窃自喜曰：“吾今可以遂志矣。”一日，媒氏至，复劝改适，氏愈愤，中夜缢死。又张氏，临清林

与岐妻。夫亡，欲自缢，舅姑慰之曰：“尔死，如遗孤何？”氏以衣物倩乳姬育其子，三月，知子安乳姬，遂不食死。

李烈妇，余姚吴江妻。年二十，夫与舅俱卒，家酷贫，妇纺绩养姑，已恒冻馁。有黄某者，谋娶之，贿夫族某使辑其姑，未即从。某乃阴与黄及父家约，诡称其母暴病，肩舆来迎。妇仓卒升舆，既及门，非父家也。姑亦寻至，布几席，速使成礼。妇佯曰：“所以不欲嫁者，为姑老无依耳。姑既许，复何言。然妾自夫歿未尝解带，今愿一洗沐。”又问：“聘财几何？”姑以数对。曰：“亟怀之去。姑在，我即从人，殊赧颜也。”众喜，促姑行，为具汤。汤至，久不出，辟户视之，则缢死矣。其后，崇祯十五年，余姚又有黄烈妇者，金一龙妻。夫早歿，黄截指自誓，立从子为嗣，与姑相依。熊氏子欲娶之，母党利其财，给令还家，问道送于熊。黄知势不可挽，愿搜括所有以偿聘金，不听，相持至夜深，引刀自刎未殒。其姑闻之，急趋视，黄曰：“妇所以未即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复何求。”遂剜喉以绝。郡邑闻之，毙熊氏子狱中。

须烈妇，吴县人。夫李死，市儿悦其色，争欲娶之。妇泣曰：“吾方送一夫，旋迎一夫。且利吾夫之死而妻我，不犹杀我夫耶！”市儿乃纠党聚谋，将掠之。妇惊奔母，母惧不敢留。返于姑，姑惧知母。投姊，姊益不敢留，妇泣而归。邻人劝之曰：“若即死，谁旌若节者，何自苦若此？”妇度终不免，自经死。

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逾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目乃瞑。

马氏，山阴刘晋嘯妻。万历中，晋嘯客死，马年二十许，家无立锥。伯氏有楼，遂与母寄居其上，以十指给养，不下梯者数十年。常用瓦盆贮新土，以足附之。邻妇问故，曰：“吾以服土气耳。”年六十五卒。

谢烈妇，名玉华，番禺曹世兴妻。世兴为冯氏塾师，甫成婚，即负笈往。亡何病归，不能起，妇誓不改适。曹族之老嘉之，议分祭田以贍。或谓妇年方盛，当俟襄事毕，令归宁，妇佯诺。及期，驾輿欲行，别诸姒，多作诀语，徐入室闭户，以刀自断其颈。家人亟穴板入，血流满衣，尚未绝，见诸人入，亟以左手从断处探喉出之，右手引刀一割，乃瞑。

张氏，桐城李栋妻。栋死无子，张自经于床。母救之，奋身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夺斧，抑而坐之蓐间，张瞢闷不语。家人稍退，张遽擗身出户投于水。水方冰，以首触穴入，遂死。”邑又有烈妇王氏，高文学妻。文学死，父道美来吊，谓王曰：“无过哀。事有三等，在汝自为之。”王辍泣问之，父曰：“其一从夫地下为烈，次则冰霜以事翁姑为节，三则恒人事也。”王即键户，绝粒不食，越七日而死。又有戚家妇者，宝应人。甫合卺，而夫暴殁。妇哭之哀，投门外汪中死。后人名其死所为戚家汪云。

金氏，通渭刘大俊妻。年十九，夫病风痹，金扶浴温泉。暴风雨，山水陡发，夫不能动，令金急走。金号泣坚持不肯舍，并溺死。尸流数十里而出，手犹挽夫不释云。又应山诸生王芳妻杨氏。芳醉坠塘中，氏赴水救之。夫入水益深，氏追深处偕死。

王氏，山阴沈伯燮妻。议婚数年，伯燮病历，手挛发秃，父母有他意。女问：“沈郎病始何日？”父曰：“初许时固佳儿，今乃病。”女曰：“既许而病，命也，违命不祥。”竟归

之。伯燮病且惫，王奉事无少怠。居八年卒，嗣其从子。更出簪珥佐舅买妾，更得子。逾年，舅姑相继亡，王独抚二幼孤，鬻手食之，并成立。

李孝妇，临武人，名中姑，适江西桂廷凤。姑邓患痰疾，将不起，妇涕泣忧悼。闻有言乳肉可疗者，心识之。一日，煮药，嚙香祷灶神，自割一乳，昏仆于地，气已绝。廷凤呼药不至，出视，见血流满地，大呼求救，倾骇城市，县长佐皆诣其庐，命亟治。俄有僧踵门曰：“以室中蕲艾傅之，即愈。”如其言，果苏，比求僧不复见矣。乃取乳和药奉姑，姑竟获全。又洪氏，怀宁章崇雅妻。崇雅早卒，洪守志十年。姑许，疾不能起，洪剜乳肉为羹而饮之，获愈，余肉投池中，不令人知。数日后，群鸭自水中衔出，鸣噪回翔，小童获以告姑。姑起视之，乳血犹淋漓也。其夫兄崇古亦早亡，姒硃氏誓死靡他，妯娌相守五十年云。

倪氏，兴化陆鰲妻。性纯孝，舅早世，悯姑老，朝夕侍寝处，与夫睽异者十五年。姑鼻患疽垂毙，躬为吮治，不愈，乃夜焚香告天，割左臂肉以进，姑啖之愈。远近称孝妇。

刘氏，张能信妻，太仆卿宪宠女，工部尚书九德妇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汤药不离侧。及病剧，举刀割臂，侍婢惊持之。舅闻，嘱医言病不宜近腥腻，力止之。逾日，竟割肉煮糜以进，则乃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医给我，使姑未鉴我心。”复割肉寸许，恸哭奠箸前，将阖棺，取所奠置棺中曰：妇不获复事我姑，以此肉伴姑侧，犹身事姑也。”乡人莫不称其孝。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列女三

徐贞女 刘氏 余氏 虞凤娘 林贞女 王贞女 倪美玉 刘烈女
 上海某氏 谷氏 白氏 高烈妇 于氏 台氏 胡氏 王氏 刘孝女
 崔氏 高陵李氏 烈妇柴氏 周氏 王氏 荆媪宋氏 李氏 陈氏
 蕲水李氏婢 阿来万氏 王氏 五烈妇 明伦堂女 陈氏 泽二
 李氏 姜氏 六安女 石氏女 谢氏 庄氏 冯氏 唐烈妻 陈氏
 刘氏 唐氏 颜氏 卢氏 于氏 萧氏 杨氏 仲氏女 何氏 赵氏
 倪氏 王氏 韩氏 邵氏 李氏 江氏 杨氏 张氏 石氏 王氏等
 郭氏 姚氏 硃氏 徐氏女 定州李氏 胡敬妻 姚氏 熊氏 丘氏
 乾氏 黄氏 洗马畷妇 向氏 雷氏 商州邵氏 吕氏 曲周邵氏
 王氏 吴之瑞妻 张氏 韩鼎允妻 刘氏 江都程氏六烈 江都
 张氏 兰氏等 张秉纯妻 刘氏 陶氏 田氏 和州王氏 方氏
 陆氏 子道弘妻 于氏 项淑美 王氏 甬上四烈妇 夏氏

徐贞女，宣城人。少字施之济。年十五，里豪汤一泰艳之，倚从子祭酒宾尹，强委禽焉。女父子仁不受，夜趣施舁女归。一泰恚甚，胁有司摄施妇，欲庭夺以归，先使人摔之济父子及媒妁数人，殴之府门，有司莫能制。徐氏被摄，候理，次城东旅舍，思不免，夜伺人静，投池中死，衣上下缝纫不见寸体。观者皆泣下，共舁古庙，盛夏郁蒸，蝇不敢近。郡守张德明临视，立祠城东祀之。

刘氏，京师人。有松江人戍边者，诈称无妻，娶刘。既而遇赦归，给刘曰：“吾暂归省。”久之不复至，刘抵松访之，

夫拒不纳。刘哭曰：“良人弃我，我将安归。”乃翦发为尼，行乞市上，人多怜而周之。刘置一棺，夜卧棺中数十年。邻火起，刘入棺，呼曰：“乞与阖棺，以毕吾事。”遂焚死。

余氏，黄冈宋蒙妾。蒙妻刘，举子女各一人，余无所出。及蒙卒，刘他适，妾辛勤育之。日事纺绩，非丙夜不休。壶政严肃，亲属莫敢窥其门。逾二十年，忽谓子女曰：“吾命将尽，不能终视若辈，惟望若辈为上流人尔。”越数日，无疾而逝。

虞凤娘，义乌人。其姊嫁徐明辉而卒，明辉闻凤娘贤，恳其父欲聘为继室。女知，泣谓父母曰：“兄弟未尝同妻，即姊妹可知。”父执不听，女绝口不言，自经死。

林贞女，侯官人。父舜道，官参政。女幼许长乐副都御史陈省子长源，既纳币，长源卒。女蓬首削脂泽，称疾卧床，哭无声而神伤。或谓未成妇，何自苦。答曰：“子名氏、岁月饰而榑之以归陈，忍自昧哉！”固请于父，欲赴陈丧，父为达其意。陈父答曰：“以凶归，所不忍，以好归，畴与主之？姑俟丧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缓之，觊夺吾志也。”遂不食，积七日，呕血死。

王贞女，昆山人，太仆卿宇之孙，诸生述之女，字侍郎顾章志孙同吉。未几，同吉卒。女即去饰，白衣至父母前，不言亦不泣，若促驾行者。父母有难色，使姬告其舅姑，舅姑扫庭内待之。女既至，拜柩而不哭，敛容见舅姑，有终焉之意。姑含泪曰：“儿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妇。”女闻姑称新妇，泪簌簌下，遂留执妇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视姑眠食外，辄自屏一室，虽至戚遣女奴候视，皆谢绝，曰：“吾义不见门以外人。”后姑病，女服勤，昼夜不懈。及病剧，女人候床前，出视药灶，往来再三，若有所为。群婢窥之而莫得其迹，姑既进药则睡，觉而病立间，呼女曰：“向饮我者何药？乃速愈如是。”

欲执其手劳之，女缩手有难进之状。姑怪起视，已断一指煮药中矣。姑叹曰：“吾以天夺吾子，常忧老无所倚。今妇不惜支体以疗吾疾，岂不胜有子耶！”流涕久之。人皆称贞孝女云。

倪美玉，年十八归董绪。绪居丧过毁得疾，谓妻曰：“吾无兄弟，又无子。吾死，父母祀绝矣。当以吾屋为小宗祠，置祀田数亩，小宗人递主之，春秋享祀，吾父母获与焉，吾无憾矣。汝必以此意告我叔父而行之。”绪卒，倪立从子为后。治丧毕，携其女及田二十亩嘱其姒曰：“以此累姆。”及夫叔父自外郡至，泣拜致夫命，叔父如其言。事竣，妇出拜谢，即入室卧不食。居数日，沐浴整衣曰：“亡夫召我矣。”举手别父母亲属而逝，年二十二。

刘烈女，钱塘人。少字吴嘉谏。邻富儿张阿官屡窥之，一夕缘梯入。女呼父母共执之，将讼官。张之从子倡言刘女诲淫，缚人取财。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贼污我名，不可活矣，我当诉帝求直耳。”即自缢。盛暑待验，暴日下无尸气。嘉谏初惑人言，不哭。徐察之，知其诬也，伏尸大恸。女目忽开，流血泪数行，若对泣者。张延讼师丁二执前说，女傅魂于二曰：“若以笔污我，我先杀汝。”二立死。时江涛震吼，岸土裂崩数十丈，人以为女冤所致。有司遂杖杀阿官及从子。

上海某氏，既嫁，夫患疯癩，舅姑谋夺以妻少子。妇觉，密告其夫，夫泣遣之归宁。妇潜制殓具，夫既死，舅姑不以告，不阖棺，露置水滨，以俗忌恶疾也。妇闻，盂饭沦鸡，偕幼妹至棺所，抱尸浴之，敛以衣衾，阖棺设祭。祭毕，与妹诀，以巾幕面，投水死。

谷氏，余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学，赘之于家。数日，邻人宋思徵责于父，见氏美，遂指逋钱为聘物，讼之官。知县马从龙察其诬，杖遣之。及谷下阶，茂将扶以行。谷故未尝出闺

阁，见隶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己，惭发赧，推茂远之。从龙望见，以谷意不属茂也，立改判归思。思即率众拥舆中而去，谷母随之至思舍。谷呼号求速死，断发属母遗茂。思族妇十余人，环相劝尉，不可解，乘间缢死。从龙闻之大惊，捕思，思亡去。茂感妻义，终身不娶。

白氏，清涧惠道昌妻。年十八，夫亡。怀娠六月，欲以死殉。众谕之曰：“胡不少待，举子以延夫嗣。”氏泣曰：“非不念良人无后，但心痛不能须臾缓耳。”七日不食而死。

高烈妇，博平诸生贾垓妻。垓卒，氏自计曰：“死节易，守节难。况当兵乱之际，吾宁为其易者。”执姑手泣曰：“妇不能奉事舅姑，反遗孤孙为累。然妇殉夫为得正，勿过痛也。”遂缢。

于氏，颍州邓任妻。任病，家贫，药饵不给，氏罄嫁笥救之。阅六月病革，氏聘簪二，绾一于夫发，自绾其一，抚任颈哽咽曰：“妾必不负君。”纳指任口中，令啮为信。任歿三日，缢死。

州又有台氏，诸生张云鹏妻。夫病，氏单衣蔬食，祷天愿代，割臂为糜以进。夫病危，许以身殉，订期三日。夫付红帨为诀，氏号泣受之。越三日，结所授帨就缢，侍婢救不死，恨曰：“何物奴，败我事！令我负三日约。”自是，水浆不入口，举声一号，热血迸流。至七日，顿足曰：“迟矣，郎得毋疑我。”母偶出栲沐，扃户缢死。

胡氏，诸城人，遂平知县丽明孙女也。年十七，归诸生李敬中，生一女而夫卒。初哭踊甚哀，比三日不哭，盥栲拜舅姑堂下，家人怪之，从容答曰：“妇不幸失所天，无子，将从死者地下，不得复事舅姑，幸强饭自爱。他日叔有子，为亡人立嗣，岁时奠麦饭足矣。”姑及其母泣止之，不可，乃焚香告柩

前，顾家人曰：“洗含汝等亲之，不可近男子。”遂入户自经，母与姑槌门痛哭疾呼，终不顾而死。

王氏，淄川成象妻。夫死，痛哭三日，脣焦齿黑。父不忍，予之水，谢勿饮。又三日，气息渐微，强起语父曰：“翁姑未葬，夫亦露殡，奈何？”父许任其事，氏就枕叩头而瞑，年十七。

刘孝女，京师人。父兰卒，矢志不嫁，以养其母。崇祯元年，年四十六矣，母病歿，女遂绝粒殉之。

崔氏，香河王锡田妻。崇祯二年，城破，氏与众诀曰：“我义不受辱。”涕泣乳其女，将自缢，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门，众俱奔，氏仓皇缢于户后，恐贼见其貌，或解之也。

高陵李氏，镇抚刘光灿妻。夫歿，励志苦守。崇祯四年，贼陷高陵。年七十九，其家掖之走，曰：“未亡人弃先夫室何往？”语未已，贼露刃入。即取刀自刺，流血淋漓。贼壮其烈，与饮食，怒不受，以碗击贼，骂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啜贼食耶！”遂遇害。

烈妇柴氏，夏县孙贞妻。崇祯四年，夫妇避贼山中。贼搜山，见氏悦之，执其手。氏以口啮肉弃之曰：“贼污吾手。”继扳其肱，又以口啮肉弃之曰：“贼污吾肱。”贼舍之去，氏骂不绝声，还杀之。

周氏，新城王永命妻，登州都督遇吉兄女也。幼通《孝经》、《列女传》。崇祯五年，叛将耿仲明、李九成等据登州反，纵兵淫掠。一小校将辱之，氏给之去，即投缢死。明日，贼至，怒其诳己，支解之。事平，永命侦贼所在，击斩之，以其首祭奠。时蓬莱浦延禧妻王氏，年二十，守节抚孤。九成叛，城陷，叔允章至其家，问所向。答曰：“儿岂向患难中求活。”时有麻索在床头，叔以手振之曰：“欲决计于此乎？”氏首肯，从

容就缢。

荆媪，陕西淳化人，姓高氏。兄起凤，邑诸生。崇祯五年，流贼掠继母秦氏及荆媪去，起凤驰赴贼营请赎。贼索二马，起凤倾资得一马，予之。贼止还其母。起凤与妹诀曰：“我去，汝即死。”贼令劝妹从己，且欲留为书记。起凤大骂不从，被杀。百计胁荆媪，大骂求死。贼悦其色，割发裂衣以恐之。媪益骂不已，贼乃杀之，年甫十六。巡按吴甡上其事，兄妹皆旌。

陈丹余妻宋氏。丹余为郟阳诸生。崇祯六年，贼至被掠，并执其女，迫令入空室。前有古槐，母女抱树立，骂曰：“吾母子死白日下，岂受污暗室中。”大骂不行。贼断其手，益大骂，俱被害。

黄日芳妾李氏、陈氏。日芳知霍丘县，崇祯八年，赍计簿入郡。流贼突至，围城。二人相谓曰：“主君未还，城必不守，我两人独有一死耳。”密缝内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携赴藏天涧死。越三日，日芳至，号哭涧侧。两尸应声浮出，颜色如生，手尚相援。

蕲水李氏，诸生何之旦妻。流贼至蕲，执而逼之去，不从，则众挟之。李骂益厉，啮贼求死。贼怒，刺之，创遍体，未尝有惧色，贼断其颈死。从婢阿来抱李幼女，守哭。贼夺女将杀之，不与，伏地以身庇之。刺数十创，婢、女俱死。

万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庆女孙也。生六子，皆有室。崇祯八年，流贼陷其城，恸哭孀姑前，命诸妇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节。”诸子环泣，急麾之曰：“汝辈男子，当图存宗祀，何泣焉？”长子承舜泣曰：“儿读书，惟识忠孝字耳，愿为厉鬼杀贼，何忍母独死。”遂负母投于塘。诸妇女孙相随死者十数人，仅存子希舜，求其尸，其聚塘坳，无一相离者。

流贼陷和州，王氏一时五烈妇；王用宾妻尹氏，用贤妻杜氏，用聘妻鲁氏，用极妻戴氏，又王氏良器女，刘台妻也。五人同匿城西别墅，誓偕死。及贼登陴，呼声震地。五人相持泣曰：“亟死亟死，毋污贼刃。”结缯，缯断，适用贤所佩剑挂壁上，杜趋拔之，争磨以刃，次第死。州又有女，失其姓，与诸妇共匿明伦堂后。其四人已为贼执，用帛牵之。独此女不肯就执，多方迫之不得。四妇劝之，泣曰：“我处女也，可同男子去耶？”以头抢地。贼攀其足而曳之，女大骂。贼怒，一手攀足，以刀从下劈之，体裂为四。

陈氏，泾阳王生妻。有子方晬，生疾将死，以遗孩属陈。陈曰：“吾当生死以之。”流贼至，陈抱子避楼上。贼烧楼，陈从楼檐跳下，不死。贼视其色丽，挟之马上，陈跃身坠地者再。最后以索缚之，行数里，陈力断所系索，并鞍坠焉。贼知不可夺，乃杀之。贼退，家人收其尸，子呱呱怀中，两手犹坚抱如故。

鸡泽二李氏。一同邑田蕴玺妻。遇乱，蕴玺兄弟被杀。李抱女同姒王抱男而逃。王足创难行，令李速去。李曰：“良人兄弟俱死，当存此子以留田氏后。”遂弃己女，抱其子赴城，得无恙。一嫁曲周郭某。遭乱，举家走匿。翁姑旋被杀，李携幼男及夫弟方七岁者共逃，力罢，不能俱全。或教之舍叔而抱男，李曰：“翁姑死矣，叔岂再得乎！子虽难舍，然吾夫在外，或未死，尚可期也。”竟弃男，负叔而走。

宋德成妻姜氏，临清人。德成知赞皇县，寇入署，姜投井。贼出之，逼令食，骂曰：“待官兵剿汝，醢为脯，吾当食之。”以簪自剔一目示贼曰：“吾废人也，速杀为幸。”贼怒杀之。

六安女，失其姓。崇祯中，流贼入境，见其美，将犯之。以帕蒙其头，辄坏之，曰：“毋污我发。”被以锦衣，又掷之

曰：“毋污吾身。”强拥诸马上，复投地大骂请死。贼怒刃之，既而叹曰：“真烈女。”

石氏女，失其邑里，随父守仁寓五河。崇祯十年，流贼突至，执欲污之。女抱槐树厉声骂贼。贼使数人牵之不解，割其两手，骂如初。又断其足，愈骂不绝，痛仆地佯死。贼就褫其衣，女以口啮贼指，断其三，含血升许喷贼，乃瞑。贼拥薪焚之，厥后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则燥，晒则湿。村人骇异，掘去之，色亦入土三尺许。

又当涂举人吴昌祚妻谢氏，为乱卒所掠。谢以手抱树，大骂不止。卒怒，断其附树之指，复拾断指掷卒面，卒磔杀之。

周彦敬妻庄氏。彦敬，栖霞知县。氏读书知大义，乱起，乡人悉窜山穴中。庄以男女无别，有难色。彦敬强之曰：“不入，且见杀。”庄曰：“无礼不如死，君疑我难死乎！”既引刀自裁。彦敬感其义，终身不复娶。

梁凝禧妻冯氏。凝禧，随州诸生。崇祯十年，闻贼警，夫妇买舟避难。行至西河，贼追急，登岸奔魏家砦。夫妇要同死，氏诀凝禧曰：“同死固甘，但君尚无子，老母在堂，幸速逃，明早可于此地寻我。”凝禧遂逃，次早果得尸于分手处。

唐烈妻陈氏。烈，孝感诸生。崇祯十年，从夫避难山砦。贼突至，夫与子俱奔散，陈独行山谷间。砦人曰：“非唐氏姬乎？事迫矣，可急入保。”陈问夫与子至未，曰：“未也。”陈泣曰：“我茕茕一妇人，靡因而至。诸君虽怜而生我，我何面目安兹土耶！夫存亡未知，依人以生不贞，弃夫之难不义。失贞与义，何以为人！吾其行也。”卒不入。已，贼至，逼去不从，大骂死。

又刘氏，怀宁人，应天府丞颜素之孙妇也。崇祯末，乱兵焚掠江市。其舅与夫先在南京。刘子身出避，仓皇无所之，见

男妇杂走登舟，慨然曰：“吾侪妇人，保姆不在，义不出帷，敢乱群乎！”遂投江死。

唐氏，广济潘龙跃妻。崇祯十三年避贼灵果山。贼至，加刃龙跃颈，索钱。唐跪泣，乞以身代夫，不许。女巽跪泣，乞以身代父，不许。唐知夫不免，投于塘，女从之。贼怆然释其夫。

又颜氏，长乐诸生黄应运妻。城陷，兵至其家，欲杀应运生母詹氏，颜泣诉，愿身代。及颜方受刃，妾曾又奔号曰：“此我主母，无所出，愿杀我以全其命。”卒感其义，两释之。

颍州卢氏，王瀚妻。家贫，春织终岁。崇祯十四年大饥，夫患疫。氏语夫曰：“君死，我当从。”及夫死，时溽暑，氏求亲戚敛钱以葬曰：“我当死，但酷热无衣棺，恐更为亲戚累，迟之秋爽耳。”闻者咳之。及秋，尽糶其新谷，置粗布衣，余买酒蔬祀夫墓。归至家，市梨数十进姑，并贻妯娌，语人曰：“我可死矣。”夜半自缢。

于氏，汝州张鐸妻。崇祯十四年，贼破城，氏谓两婢曰：“吾辈今日必死，曷若先出击贼，杀贼而毙，不失为义烈鬼。”于是执挺而前，贼先入者三，出不意，悉为所踣。群贼怒，攒刺之，皆死。

萧氏，万安赖南叔妻。夫早丧，无子，遗一女。寇大起，筑室与女共居。盗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门，詈曰：“昔宁化曾氏妇，立砮杀贼。汝谓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杀汝。”贼怒，纵火焚之，二人咸烬。

又杨氏，安定举人张国纮妾。崇祯十六年，贼贺锦攻城急。国纮与守者议，丁壮登陴，女子运石。杨先倡，城中女子从之，须臾四城皆遍。及城陷，杨死谯楼旁。事定，家人获其尸，两手犹抱石不脱。

仲氏女，湖州人，随父贾汉阳。崇祯中，汉阳陷，从群妇将出城，贼守门者止之。有顷，贼大肆淫掠，见女美，执之。女面披发，大骂。贼具马，命二贼挟之上，连坠伤额，终不肯往。贼露刃迫之曰：“身往何如头往？”笑曰：“头往善。”遂被害。

邝抱义妻何氏。抱义，临武诸生。崇祯末，氏为贼所执，乃垢面蓬发给以病疫，贼惧释之。及贼退，家人咸喜，何泣曰：平昔谒拜伯叔，犹赭颜汗发。今匿身不固，以面目对贼，牵臂引裾，虽免污辱，何以为人！”竟忿恚不食死。

汤祖契妻赵氏。祖契，睢州诸生。氏知书，有志节。崇祯十五年，贼陷太康，将抵睢。氏语家人曰：“州为兵冲，未易保也。脱变起，有死耳。”及城破，属祖契负其母以逃，而已阖户自经，家人解之，投井，复为家人所阻，怒曰：“贼至不死，非节也，死不以时，非义也。”贼至，环刃相向，牵之出，厉声诃贼，遂遇害。

萧来凤妻倪氏。来凤，商城贡生，慷慨有大节。贼逼受职，不屈死，倪自经从之。又有宋愈亨，深泽举人，寇至投井死。妻王氏曰：“夫既如此，吾敢相负。”媳韩生男甫六日，愿从死，相对缢。

邵氏，邹县张一桂妻，同妾李氏遇贼。欲迫李行，邵骂曰：亡夫以妾托我，岂令受贼辱。”贼怒杀之。李知不免，给曰：“我有簪珥埋后园井旁。”贼随李发之，至则曰：“主母为我死，我岂独生。”即投井。贼下井扶之，李披发破面骂不已，扭其衣欲令并死井底，叫声若雷。贼知不可强，乃刃之。

宗胤芳妻江氏，鲁山人。子麟祥，进士。流贼之乱，江与麟祥妻袁氏率孙女、孙妇九人登楼，俱悬于梁。视其已死，乃引刀自刳。

曹复彬妻杨氏。复彬，江都诸生。城破，复彬创仆地，杨匿破屋中。长女菑文，年十四，趣母决计。次女菑红，年十二，请更衣死。杨止之，复彬执不可，乃为三缳，次第而缢。

梁以樟妻张氏，大兴人。以樟知商丘县。崇祯十五年，流贼围商丘，急积薪楼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缢。谓子燮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赖。”属乳媪匿民家。自缢死。家人举火，诸尸俱烬。

郑完我母石氏，甘州卫人。完我，南阳府同知，既之官，妻王氏奉石家居。崇祯十六年，贼围甘州，石预戒家人积薪室中。及城陷，携王及一孙女纵火自焚。寇退，出尸灰烬间，姑娘牵挽不释手。女距三尺许，覆以甕，启视色如生。

郭氏，长治宋体道妻。崇祯十五年，任国琦作乱，同居诸妇皆罗跪，呼郭不出，独匿塙垣。贼怒，诘其不跪，瞪目厉声曰：“我跪亦死，不跪亦死，已安排不活矣。”贼加数刃，迄死骂不绝口。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县之骥女，诸生吴道震妻。年十九，夫亡，以子德坚在襁褓，忍死抚之。越二十六年，至崇祯末，流贼掠桐城。兄孙林奉母避潜山，氏偕行。贼奄至，孙林格斗死，德坚负氏逃。氏曰：“事急矣，汝书生焉能负我远行，倘贼追及，即俱死，汝不能全母，顾反绝父祀乎！”叱之去，德坚泣弗忍，氏推之坠层崖下。须臾贼至，叱曰：“出金可免。”氏曰：“我流离远道，安得有金。”贼令解衣验之，骂曰：“何物贼奴，敢作此语！”贼怒，刃交下死。

硃氏，无为人，徐毕璋妻。年十七，归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未字。崇祯十五年，流贼破城。硃方怀孕，奔井边，谓京曰：“吾妊在怀，井口狭，可推而纳之。”京曰：“唯。”纳毕，即哭呼曰：“父母安在乎，吾伴嫂死矣！”跃而入。

李氏，定州人，广平教授元荐女，归同里郝生。崇祯十六年，州被兵。生将奉亲避山中，留李与二子居其母家。生控马将发，李哭拜马前，指庭中井诀曰：“若有变，即洁身此中，以衣袂为识，旁有白线一行者，即我也。”比城破，藏二子他所，入井死。兵退，生出其尸，颜色如生。

胡敬妻姚氏。敬，孝感贡生。流贼陷孝感，姚乘舟避难南湖，歔歔不已。邻舟妇解之曰：“贼入黄，从未杀人，何畏也？”姚曰：“我非畏杀，畏其不杀耳。”闻贼将入湖，叹曰：“贼至而死，辱矣。”遂携二女僮投水死。

熊氏，武昌李荃臣妻，大名知县正南女。荃臣父周华，官赣州知官，荃臣从父之任，留妇于家。崇祯十六年，武昌陷，妇匿林藪中，为贼所得，夺刀自刎。贼去，邻姬救活之。明年，李自成率残卒南奔，妇只身窜山谷。有胡姓者，欲为子娶之。妇曰：“吾颈可断，汝不闻前事乎！”已，荃臣自江西归，遇贼被杀。妇恸三日，自缢死。

丘氏，孝感刘应景妻。崇祯末，为贼所执，逼从，不可。贼曰：“刃汝。”丘曰：“得死为幸。”贼注油满甕，渍其衣，语同类曰：“此妇倔强，将齰之。”丘哂曰：“若谓死溺、死焚、死刃有间乎？官兵旦夕至，若求如我，得哉！”贼怒，束于木焚之，火炽，骂不绝口。同邑乾氏，年十七，归高文焕。文焕卒，无子，拔刀自裁。母及姑救之，越三日复苏。自是断葷，日不再食。崇祯十六年，闻贼陷德安，将及孝感。从子高騫将扶避山砦，氏曰：“吾老矣，岂复出门求活。行吾四十年前之志，可也。”投后园池中死。

邑又有黄氏，张挺然妻。崇祯末，贼帅白旺陷德安，授挺然伪掌旅。黄泣止之，不听。贼令挺然取妇为质，黄携十岁儿匿青山砦。挺然诱以利，劫以兵，且使亲戚招之，皆不应。已

而破砮，焚己居以穷黄，黄匿愈深，竟不可得。挺然寄儿金簪，儿以绾发，黄怒，拔弃之曰：“何为以贼物污首！”久之，贼败，挺然走死襄阳，黄耕织以抚其子，乡人义之。

蕲水洗马阪某氏，为贼所执，不从。贼刃其腹，一手抱婴儿，一手捧腹，使气不即尽以待夫。夫至，付儿，放手而毙。

向氏，黄陂人。年十八，归王旦士。未久，贼陷黄陂，被执。贼持刀迫之，氏骂不绝口。贼指众曰：“若非汝父母，即舅姑兄弟，必尽杀，而后及汝。”氏曰：“我义不辱，与家人何与！”夺刃自刎。贼怒，立磔之。

刘长庚妾雷氏。长庚为同州诸生。贼陷潼关，将及州，长庚拜家庙，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长，且有子，当逃。”召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当从吾死。”雷曰：“妾志也。”长庚携酒登楼，谓妾曰：“汝平日不饮，今当共醉。”妾欣然引满。长庚且饮且歌，夜半遍题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对曰：“请先之。”夺刀自刎。长庚乃解所系条，缢于梁。女方七岁，横刀于壁，以颈就之而死。

邵氏，商州人，布政使可立女，侍郎雒南薛国用子匡伦妻也。流贼将至，避之母家。商州陷，贼驱使执纍，骂曰：“吾大家女，嫁大臣子，肯为狗贼作饭耶！”贼怒，斫其足，骂益厉，断舌寸磔之。

关陈谏妻吕氏。陈谏，云梦诸生。族有安氏者，殉其夫关坤，吕每谈及，辄感慨歔歔曰：“妇人义当如是。”崇祯末，寇陷邻郡，吕谓夫曰：“贼焰方张，不如早为之所。”取鱼网结其体甚固。俄寇至，俾缝衣，吕投剪破贼面，骂曰：“贼敢辱我针黹乎！手可断，衣不可缝。”贼怒，磔之，投于水。

邵氏，曲周李纯盛妻。寇至，姑姊妹俱避地洞中。邵为寇所得，问洞所在。给之行，寇喜随之，径往井傍，投井死。洞

中五十余人俱获免。

王氏，宛平刘应龙妻。年十六，嫁应龙。家贫，以女红养舅姑。应龙父子相继亡，王事姑抚子。阅二十年，贼陷都城，泣拜其姑曰：“留长孙奉事祖母，妇死已决。”遂携幼子投井死。

吴之瑞妻张氏。之瑞，宿松诸生。福王时，城陷，军士欲污之。张恐祸及夫与子，给曰：“此吾家塾师，携其子在此。吾丑之，若遣去，则惟命。”夫与二子去已远，张乃厉声唾骂，撞石死。

韩鼎允妻刘氏。鼎允为怀宁诸生。福王时，城溃。舅姑双柩殡于堂，刘守不去。贼欲剖棺，刘抱棺号哭，贼释之。一女年十三，贼欲纵火，而数盼其女。刘给之曰：“苟不惊先柩，女非所惜也。”贼喜投炬，携女去。刘送女，目门外池示之，女即投池死。贼怒，刃刘，刘骂不绝口死。

江都程氏六烈。程煜节者，江都诸生也。其祖姑有适林者，其姑有适李者，其叔母曰刘氏、邹氏、胡氏。而煜节之妹曰程娥，未字。城被围，与刘约俱死，各以大带置袖中。城破，女理发更衣，再拜别其母，遂缢死。刘有女甫一岁，啼甚惨。刘乳之，复以糕饵一器置女侧，乃死。邹与胡亦同死。适林者，投井死。适李者，遭掠，给卒至井旁，大骂投井死。时称一门六烈。

张氏，江都史著馨妻。年二十六，夫亡。及城陷，抚其子泣曰：“向也抚孤为难，今也全节为大。儿其善图，吾不能顾矣。”遂赴水死。

又兰氏，孙道升继妻。其前妻女曰四，兰所生女曰七，皆嫁古氏。次曰存，孙女曰巽，皆未嫁。其弟道乾、道新并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妻丁氏，道新妻古氏，其从弟子启先妻董

氏。江都之围，诸妇女各手一刃一绳自随。城破，巽先缢死。兰时五十四，引绳自缢死。王氏、丁氏投舍后汪中死。古氏亦五十四，守节三十年，头尽白，投井死。有女嫁于吴，生女曰睿，方八岁，适在外家，从死于井。董氏以带系门枢，缢死。存病足，力疾投井死。董氏之娣，有祖母曰陈氏，方寄居，与董氏同处，亦自缢死。四与七同缢于床死。

同时有张廷铉者，妻薛氏，城破自缢死。廷铉之妹曰五，遇卒鞭撻使从己，大呼曰：“杀即杀，何鞭为！”遂杀死。

张秉纯妻刘氏。秉纯，和州诸生。家故贫，氏操井臼，处之怡然。国亡，秉纯绝粒死。氏一勺水不入口，阅十有六日，筋骨销铄，命子扶至柩前祭拜，痛哭而绝。

陶氏，当涂孙士毅妻，守节十年。南都覆，为卒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否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不忍杀，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陶母奔护，亦被杀。

田氏，仪真李铁匠妻，姿甚美。高杰步卒掠江上，执犯之，田以死拒。挟马上，至城南小桥，马不能渡。田给卒牵衣行，睹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并溺死。

王氏，和州诸生张侣颜妻。南都不守，刘良佐部卒肆掠。氏同母匿朝阳洞，卒攻洞急，氏以子付母曰：“贼势汹汹，我少妇，即苟免，何面目回夫家。此张氏一线，善抚之。”言讫，挺身跳洞外，洞高数十仞，乱石巉岩若锋刃，碎身死焉。

方氏，桐城钱秉镫妻。避寇寓南都。岁祲，饘粥不给，以女红易米食其夫，已与婢仆杂食糠粃。客过，洁茗治饌，取诸簪珥，与秉镫游者，未尝知其贫也。秉镫与阮大铖同里，有隙，避吴中。方挈子女追寻，得之。已而吴中亦乱，方知不免，乃

密纫上下服，抱女赴水死。

陆氏，嘉定黄应爵妻。少丧夫，家贫，纺绩自给逾三十年。甫歿，嘉定城破。子道弘妻，亡其姓，持二女仓卒欲赴井。长女曰：“若使母先投，必恋念吾二女，不如先之。”乃挽妹亟入，道弘妻继之，并溺死。

于氏，丹阳荆溇妻。溇父大澈为乱兵所杀。于闻变，知不免，谓溇曰：“请先杀妾。”溇不忍，怒曰：“君不自杀，欲留为乱兵污耶！”溇恸哭从之。

项淑美，淳安人，适方希文。希文好蓄书。杭州不守，大帅方国安溃兵掠江浒，数百里无宁宇。希文避山间，载书以往。会幼子病疹，希文出延医，淑美与一姬一婢处。是夕，乱兵突至，纵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与俱出，正色叱曰：“出则死于兵，不出死于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时姬已先去，见火炽复入，呼曰：“火至，奈何弗出？”淑美不应，急取书霍左右，高与身等，坐其中。须臾火迫，书尽焚，遂死。贼退，希文归，则余烬旋而成堆，若护其骨者。一恸，灰即散，乃收骨瘞先兆。

先是，有慈谿王氏，归同里方姓。甫逾月，火起，延及其屋。夫适他出，氏坚坐小楼不下，遂被焚，骸骨俱烬，惟心独存。夫归，捧之长号，未顷即化。

甬上四烈妇。钱塘张氏，鄞县举人杨文瓚妻。国变后，文瓚与兄文琦，友华夏、屠献宸，俱坐死。张纫箴联其首，棺殓毕，即盛服题绝命诗，遍拜族戚。吞脑子不死，以佩带自缢而卒。文琦妻沈氏亦自缢。夏继妻陆氏结帨于梁，引颈就缢，身肥重，帨绝堕地。时炎暑，流汗沾衣，乃坐而摇扇，谓其人曰：余且一凉。”既复取帨结之而尽。有司闻杨、华三妇之缢，遣丐妇四人至献宸家，防其妻硃氏甚严。硃不得间，阳为欢笑

以接之，且时时诮三妇之徒自苦也。数日，防者稍懈，因谓之曰：“我将一浴，汝侪可暂屏。”丐妇听之，阖户自尽。时称“甬上四烈妇。”

夏氏，黔国公沐天波侍女也。沙定州之乱，天波出走，母陈、妻焦亦避外舍。惧贼迫，焦谓姑曰：“吾辈皆命妇，可陷贼手乎！”举火自焚死。夏归其母家，获免。后天波自永昌还，夏复归府，则已薶为尼矣。天波感其义，俾佐内政。及天波从亡缅甸，夏遂自经。时城中大乱，死者载道，尸为乌犬所食，血肉狼籍，夏尸弃十余日，独无犯者。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一

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铸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尝用杜安道为御用监。安道，外臣也，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然亡他宠异，后迁出为光禄寺卿。有赵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马。其后以市马出者，又有司礼监庆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窃。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骥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

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今摭其有关成败者，作《宦官传》。

郑和 侯显 金英 兴安 范弘等 王振 曹吉祥 刘永诚 怀恩 覃吉 汪直 梁芳 钱能等 何鼎 邓原等 李广 蒋琮 刘瑾 张永 谷大用 魏彬等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

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覘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趾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讙，来者日多。

十年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至苏门答刺。其前伪王子苏干刺者，方谋弑主自立，怒和赐不及己，率兵邀击官军。和力战，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朝。帝大喜，赉诸将士有差。

十四年冬，满刺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

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南京设守备，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渤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拔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貲。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见奉天殿，宠赉优渥，仪仗鞍马什器多以金银为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或言卿云、天花、甘露、甘雨、青鸟、青狮、白象、白鹤及舍利祥光，连日毕见，又闻梵呗天乐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贺，学士胡广等咸献《圣孝瑞应歌》诗。乃封哈立麻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给印诰制

如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顶大国师，再宴奉天殿。显以奉使劳，擢太监。

十一年春复奉命，赐西番尼八刺、地涌塔二国。尼八刺王沙的新葛遣使随显入朝，表贡方物。诏封国王，赐诰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刺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帝大悦，锡予有加。榜葛刺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刺。赛佛丁告于朝。十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宣德二年二月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途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

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金英者，宣宗朝司礼太监也，亲信用事。宣德七年赐英及范弘免死诏，辞极褒美。英宗立，与兴安并贵幸。及王振擅权，英不敢与抗。正统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狱囚，筑坛大理寺。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审录，制皆如此。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问计。侍读徐理倡议南迁，安叱之，令扶理出，大言曰：敢言迁者斩！”遂入告太后，劝郕王任于谦治战守。或曰叱理者，英也。

也先入寇，至德胜门，景帝敕安与李永昌同于谦、石亨总理军务。永昌，亦司礼近侍也。景泰元年十一月，英犯赃罪，下狱论死。帝令禁锢之，终景帝世废不用，独任安。也先遣使议和，请迎上皇，廷议报使。帝不恚，令安出，呼群臣曰：“公等欲报使，孰可者？孰为文天祥、富弼！”词色俱厉。尚书王直面折之，安语塞。及遣都给事中李寔往，敕书不及迎上皇。寔惊，走白内阁，遇安。安复诟曰：“若奉黄纸诏行耳，他何

预！”及易储诸，人遂疑安预谋矣。

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英宗复辟，盖磔景帝所用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谓其与黄 宏 扈 蒯邪议，易太子，且与于谦、王文谋立外藩。于是给事、御史皆言安与诚、良等为党，宜同罪。帝宥之，但夺职。是时，中官坐诛者甚众，安仅获免云。安佞佛，临歿，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

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宣德初，为更名，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又偕英及御用太监王瑾同赐银记。正统时，英宗眷弘，尝目之曰蓬来吉士。十四年从征，歿于土木，丧归，葬香山水安寺，弘建也。而王瑾至景泰时始卒。

瑾，初名陈芜。宣宗为皇太孙时，朝夕给事。及即位，赐姓名。从征汉王高煦还，参预四方兵事，赏赉累巨万，数赐银记曰“忠肝义胆”，曰“金貂贵客”，曰“忠诚自励”，曰“心迹双清。”又赐以两宫人，官其养子王椿。其受宠眷，英、弘莫逮也。

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统时，重建三殿，治杨村河，并有功。景泰中，治张秋河，道卒，囊无十金。

阮浪至景帝时，为御用监少监。英宗居南宫，浪入侍，赐镀金绣袋及镀金刀。浪以赠门下皇城使王瑶。锦衣卫指挥卢忠者，险人也，见瑶袋刀异常制，醉瑶而窃之，以告尚衣监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变，言浪传上皇命，以袋刀结瑶谋复位。景帝

下浪、瑶诏狱，忠证之，浪、瑶皆磔死，词终不及上皇。英宗复辟，磔忠及平，而赠浪太监。

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初，太祖禁中官预政。自永乐后，渐加委寄，然犯法辄置极典。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诸中官以是不敢肆。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然是时，太皇太后贤，方委政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惮之未敢逞。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荣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阍，振恶贱已同类，下璟狱。怒霸州知州张需禁饬牧马校卒，逮之，并坐需举主王鐸。又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瑞于长安门。所忤恨，辄加罪谪。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书暴振罪状。事发，磔于市，不覆奏。

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贿赂臻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谄擢本部侍郎，兵部尚书徐晞等多至屈膝。其从子山、林至廕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并肆行无忌。久之，构衅瓦剌，振遂败。瓦剌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师也先贡马，振减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举入寇，振挟帝亲征。廷臣交谏，弗听。至宣府，大风雨，

复有谏者，振益熾怒。成国公侏勇等白事，咸膝行进。尚书邝埜、王佐忤振意，罚跪草中。其党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天象谏，振终弗从。八月己酉，帝驻大同，振益欲北。镇守太监郭敬以敌势告，振始惧。班师，至双寨，雨甚。振初议道紫荆关，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乡稼，复改道宣府。军士纒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败报闻，百官恸哭，都御史陈谔等廷奏振罪，给事中王竑等立击杀马顺及毛、王二中官。郕王命鸾王山于市，并振党诛之，振族无少长皆斩。振擅权七年，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先是，郭敬镇大同，几造箭镞数十囊，以振命遗瓦剌，瓦剌辄报以良马。及帝亲征，西宁侯宋瑛、驸马都尉井源为前锋，遇敌阳和，敬又挠使败。至是逃归，亦坐诛。

英宗复辟，顾念振不置。用太监刘恒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而振门下曹吉祥复以夺门功，有宠颢政。

曹吉祥，滦州人。素依王振。正统初，征麓川，为监军。征兀良哈，与成国公侏勇、太监刘永诚分道。又与宁阳侯陈懋等征邓茂七于福建，吉祥每出，辄选达官、跳荡卒隶帐下，师还畜于家，故家多藏甲。

景泰中，分掌京营。后与石亨结，帅兵迎英宗复位。迁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嗣子钦，从子铉、钺、睿等皆官都督，钦进封昭武伯，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进者，权势与石亨埒，时并称曹、石。二人恶言官有言，共譖于帝，命吏部尚书王翱察核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不及者调用。于是给事何等十三人改州判官，御史吴祜等二十三人改知县。会有风雷雨雹之变，帝乃悟，悉还其职。未几，二人争宠有隙，

御史杨瑄、张鹏劾之，吉祥乃复与亨合，乘间醢帝。帝为下瑄等诏狱，而逮治阁臣徐有贞、李贤等。事具贤传。承天门灾，帝命阁臣岳正草罪己诏，诏语激切。吉祥、亨复醢正谤讟，帝又谪正。焰益张，朝野仄目。

久之，帝觉其奸，意稍稍疑。及李贤力言夺门非是，始大悟，疏吉祥。无何，石亨败，吉祥不自安，渐蓄异谋，日犒诸达官，金钱、穀帛恣所取。诸达官恐吉祥败而已随黜退也，皆愿尽力效死。钦问客冯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钦大喜。天顺五年七月，钦私掠家人曹福来，为言官所劾。帝令锦衣指挥逮杲按之，降敕遍谕群臣。钦惊曰：“前降敕，遂捕石将军。今复尔，殆矣。”谋遂决。是时甘、凉告警，帝命怀宁侯孙镗西征，未发。吉祥使其党掌钦天监太常少卿汤序择是月庚子昧爽，钦拥兵入，而已以禁军应之。谋定，钦召诸达官夜饮。是夜，镗及恭顺侯吴瑾俱宿朝房。达官马亮恐事败，逸出，走告瑾。瑾趣镗由长安右门隙投疏入。帝急繫吉祥于内，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门闭弗启。钦知亮逸，中夜驰往逮杲家，杀杲，斫伤李贤于东朝房。以杲头示贤曰：“杲激我也。”又杀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攻东、西长安门不得入，纵火。守卫者拆河需砖石塞诸门。贼往来叫呼门外。镗遣二子急召西征军击钦于东长安门。钦走攻东安门，道杀瑾。复纵火，门毁。门内聚薪益之，火炽，贼不得入。天渐曙，钦党稍稍散去。镗勒兵逐钦，斩铉、牟睿，镗子軌斫钦中膊。钦走突安定诸门，门尽闭。奔归家，拒战。会大雨如注，镗督诸军大呼入，钦投井死。遂杀鐸，尽屠其家。越三日，磔吉祥于市。汤序、冯益及吉祥姻党皆伏诛。马亮以告反者，授都督。

英宗始任王振，继任吉祥，凡两致祸乱。其他宦者若跛儿

干、亦失哈、喜宁、韦力转、牛玉之属，率凶狡。土木之败，跛儿干、喜宁皆降敌。跛儿干助敌反攻，射内使黎定。既又为敌使至京，有所需索，景帝执而诛之。喜宁数为也先画策，索赏赐，导入边寇掠。上皇患之，言于也先；使宁还京索礼物，而命校尉袁彬以密书报边臣。至独石，参将杨俊擒宁送京师，景泰元年二月磔于市。亦失哈镇辽东。敌犯广宁，亦失哈禁官军勿出击。百户施带儿降敌，为脱脱不花通于亦失哈。正统十四年冬，带儿逃归，巡按御史刘孜并劾亦失哈及他不法事。景帝命诛带儿，而置亦失哈不问。韦力转者，性淫毒，镇守大同，多过恶。衔军妻不与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杀养子。天顺元年，工部侍郎霍瑄发力转僭用金器若王者，及强娶所部女为妾诸不法事。帝怒，执之下锦衣卫狱，既而宥之。牛玉事，详《吴废后传》。

其与吉祥分道征兀良哈者刘永诚，永乐时，尝为偏将，累从北征。宣德、正统中，再击兀良哈。后监镇甘、凉，战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团营。英宗复辟，勒兵从，官其嗣子聚。成化中，永诚始卒。

怀恩，高密人，兵部侍郎戴纶族弟也。宣宗杀纶，并籍恩父太仆卿希文家。恩方幼，被宫为小黄门，赐名怀恩。宪宗朝，掌司礼监。时汪直理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恩班在前，性忠鯁无所挠，诸阉咸敬惮之。员外郎林俊论芳及僧继晓下狱，帝欲诛之，恩固争。帝怒，投以砚曰：“若助俊讪我。”恩免冠伏地号哭。帝叱之出。恩遣人告镇抚司曰：“汝曹谄芳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径归，称疾不起。帝怒解，遣医视恩，卒释俊。会星变，罢诸传奉官。御马监王敏请留马房传奉者，帝许之。敏谒恩，恩大骂曰：“星变，专为我曹坏国政故。今甫欲正之，又为汝坏，天雷击汝矣！”敏愧恨，遂死。进宝石

者章瑾求为锦衣卫镇抚，恩不可，曰：“镇抚掌诏狱，奈何以贿进。”当是时，尚书王恕以直谏名，恩每叹曰：“天下忠义，斯人而已。”宪宗末，惑万贵妃言，欲易太子，恩固争。帝不恚，斥居凤阳。孝宗立，召归，仍掌司礼监，力劝帝逐万安，用王恕。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卒，赐祠额曰显忠。

同时有覃吉者，不知所由进，以老阉侍太子。太子年九岁，吉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宪宗赐太子庄田，吉劝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从内侍读佛经，吉入，太子惊曰：“老伴来矣。”亟手《孝经》。吉跪曰：“太子诵佛书乎？”曰：“无有。《孝经》耳。”吉顿首曰：“甚善。佛书诞，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汪直者，大藤峡瑶种也。初给事万贵妃于昭德宫，迁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二年，黑箐见宫中，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事发，伏诛。帝心恶之，锐欲知外事。直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将校尉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独都御史王越与结欢。明年设西厂，以直领之，列官校刺事。南京镇监覃力朋进贡还，以百艘载私盐，骚扰州县。武城县典史诘之，力朋击典史，折其齿，射杀一人。直廉得以闻，逮治论斩。力朋后得幸免，而帝以此谓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

建宁卫指挥杨晔，故少师荣曾孙也，与父泰为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筠所。筠为请瑛，瑛阳诺而驰报直。直即捕晔、筠考讯，三琶之。琶者，锦衣酷刑也。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晔不胜苦，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士伟所。直不复奏请，捕士伟下狱，并掠其妻孥。狱具，晔死狱中，泰论斩，士伟等皆谪官，郎中武清、乐章，行人张廷纲，参政刘福等皆

无故被收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

五月，大学士商辂与万安、刘珣、刘吉奏其状。帝震怒，命司礼太监怀恩、覃吉、黄高至阁下，厉色传旨，言：“疏出谁意？”辂口数直罪甚悉，因言：“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无有先后。”珣慷慨泣下。恩遂据实以奏。顷之，传旨慰劳。翼日，尚书忠及诸大臣疏亦入。帝不得已，罢西厂，使怀恩数直罪而宥之，令归御马监，调韦瑛边卫，散诸旗校还锦衣。中外大悦。然帝眷直不衰。直因言阁疏出司礼监黄赐、陈祖生意，为杨晔报复。帝即斥赐、祖生于南京。御史戴缙者，佞人也，九年秩满不得迁。窥帝旨，盛称直功。诏复开西厂，以千户吴绶为镇抚，直焰愈炽。未几，令东厂官校诬奏项忠，且讽言官郭镗、冯贯等论忠违法事。帝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众知出直意，无敢违，竟勒忠为民。而左都御史李宾亦失直旨褫职，大学士辂亦罢去。一时九卿劾罢者，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以所善王越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十五年秋，诏直巡边，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囊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直大悦。惟河南巡抚秦纮与直抗礼，而密奏直巡边扰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马文升方抚谕辽东，直至不为礼，又轻钺，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势倾天下。

直年少喜兵。陈钺讽直征伏当加，立边功自固。直听之，用抚宁侯硃永总兵，而自监其军。师还，永封保国公，钺晋右都御史，直加禄米。又用王越言，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诏永同

越西讨，直为监军。越封威宁伯，直再加禄米。已，伏当加寇辽东，亦思马因寇大同，杀掠甚众。辽东巡按强珍发钺奸状，直右钺谪珍。于是恶直者，指王越、陈钺为二钺。小中官阿丑工俳优，一日于帝前为醉者谩骂状。人言驾至，谩如故。言汪太监至，则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为直状，操两钺趋帝前。旁人问之，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曰：“王越、陈钺也。”帝听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犹未敢攻直也。会东厂尚铭获贼得厚赏，直忌，且怒铭不告。铭惧，乃廉得其所泄禁中秘语奏之，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始疏直。

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御敌。敌退，直请班师。不许，徙镇大同，而尽召将吏还，独留直、越。直既久镇不得还，宠日衰。给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扰，请仍罢西厂。阁臣万安亦力言之。而大同巡抚郭镗复言直与总兵许宁不和，恐误边事。帝乃调直南京御马监，罢西厂不复设。中外欣然。寻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而褫逐其党王越、戴缙、吴绶等。陈钺已致仕，不问。韦瑛后坐他事诛，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缙由御史不数年至南京工部尚书。越、钺颇以材进。缙无他能，工侧媚而已。

西厂废，尚铭遂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帝寻觉之，谪充南京净军，籍其家，鞫送内府，数日不尽。而陈准代为东厂。准素善怀恩，既代铭，诫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预也。”都人安之。

梁芳者，宪宗朝内侍也。贪黷谄佞，与韦兴比。而谄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妖人李孜省、僧继晓皆由芳进，共为奸利。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有白

衣躡至太常卿者。陕西巡抚郑时论芳被黜，陕民哭送之。帝闻颇悔，斥传奉官十人，系六人狱，诏自后传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刑部员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继晓下狱。久之，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谓芳及韦兴曰：“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兴不敢对。芳曰：“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帝不恚曰：“吾不汝瑕，后之人将与汝计矣”。芳大惧，遂说贵妃劝帝废太子，而立兴王。会泰山累震，占者言应在东朝。帝惧，乃止。孝宗立，谪芳居南京，寻下狱，兴亦斥退。正德初，群阉复荐兴司香太和山，兼分守湖广行都司地方。尚书刘大夏、给事中周玺、御史曹来旬谏，不听。兴遂复用，而芳卒废以死。

钱能，芳党也。宪宗时，郑忠镇贵州，韦朗镇辽东，能镇云南，并恣纵，而能尤横。贵州巡抚陈宣劾忠，因请尽撤诸镇监，帝不允。而云南巡按御史郭阳顾上疏誉能，请留之云南。旧制，安南贡道出广西，后请改由云南，弗许也。能诈言安南捕盗兵入境，请遣指挥使郭景往谕其王，诏从之。能遂令景以玉带、彩纒、犬马遗王，给其贡使改道云南。边吏格之不得入，乃去。复遣景与指挥卢安等索宝货于干崖、孟密诸土司，至暹淫曩罕弄女孙，许为奏授宣抚。逾三年，事发。诏巡抚都御史王恕廉之，捕景，景赴井死。再遣刑部郎中锤蕃往按，事皆实。帝宥能，而致其党九人于法。指挥姜和、李祥不就逮，能复上疏为二人求宥，帝曲从之。巡按御史甄希贤复劾能杖守矿千户一人死，亦不罪。召归，安置南京。复夤缘得南京守备。时恕为南京参赞尚书，能心惮恕不敢肆。久之卒。

韦眷、王敬亦芳党。眷为广东市舶太监，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请以广南均徭户六十隶市舶。布政使彭韶争之，诏给其半。眷又诬奏布政使陈选，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逆

眷者。弘治初，眷因结蔡用妄举李父贵冒纪太后族，降左少监，撤回京。事详《纪太后传》。

王敬好左道，信妖人王臣。使南方，挟臣同行。伪为诏，括书画、古玩，聚白金十万余两。至苏州，召诸生使录妖书，且辱之。诸生大哗。巡抚王恕以闻。东厂尚铭亦发其事。诏斩臣，而黜敬充孝陵卫净军。

何鼎，余杭人，一名文鼎，性忠直。弘治初，为长随，上疏请革传奉官，为侪辈所忌。寿宁侯张鹤龄兄弟出入宫禁，尝侍内庭宴。帝如厕，鹤龄倚酒戴帝冠，鼎心怒。他日鹤龄复窥御帷，鼎持大瓜欲击之，奏言：“二张大不敬，无人臣礼。”皇后激帝怒，下鼎锦衣狱。问主使，鼎曰：“有。”问为谁，曰：“孔子、孟子也。”给事中庞洋、御史吴山及尚书周经、主事李昆、进士吴宗周先后论救，帝以后故，俱不纳。后竟使太监李广杖杀鼎。帝追思之，赐祭勒其文于碑。是时，中官多守法，奉诏出镇者，福建邓原、浙江麦秀、河南蓝忠、宣府刘清，皆廉洁爱民。兵部上其事，赐敕旌励。又有司礼太监萧敬者，历事英宗、宪宗，谙习典故，善鼓琴。帝尝语刘大夏曰：“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独李广、蒋琮得帝宠任，后二人俱败，而敬至世宗朝，年九十余始卒。

李广，孝宗时太监也。以符篆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十一年，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日者言广建亭犯岁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广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

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诸交结广者，走寿宁侯张鹤龄求解，乃寝勿治。广初死时，司设监太监为请祠额葬祭，及是以大学士刘健等言，罢给祠额，犹赐祭。

蒋琮，大兴人。孝宗时，守备南京。沿江芦场，旧隶三厂。成化初，江浦县田多沉于江，而濒江生沙洲六，民请耕之，以补沉江田额。洲与芦场近，又瓦屑坝废地及石城门外湖地，故不隶三厂。太监黄赐为守备时，受奸民献，俱指为芦场，尽收其利。民已失业，而岁额租课仍责偿之民。孝宗立，县民相率醢于朝，下南京御史姜绶等覆按。弘治二年，绶等劾琮与民争利，且用揭帖抗诏旨。琮条辨绶疏，而泛及御史刘恺、方岳等及南京诸司违法事。给事中韩重因星变请斥琮及太监郭镛等，以弭天怒，未报。而太监陈祖生复奏户部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私种南京后湖田事。后湖者，洪武时置黄册库其中，令主事、给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岁久湖塞，锦、向于湖滩稍种蔬伐苇，给公用，故为祖生所奏。事下南京法司。适郭镛奉使两广，道南京，往观焉。御史紘等因劾镛擅游禁地。镛怒，归醢于帝，言府尹杨守随勘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独绳内臣。帝乃遣太监何穆、大理寺少卿杨谧再勘后湖田，并覆绶、琮讦奏事。

明年，奏上，褫锦职，谪守随、向以下官有差。又勘琮不当受献地，私嘱勘官，所讦事皆诬，绶等劾琮亦多不实，并宜逮治。诏逮绶等。御史伊宏、给事中陈瑒等皆言不宜以一内臣而置御史十人于狱，不听。绶等镌级调外，而宥琮不问。时刘吉窃柄，素恶南京御史劾己，故兴此狱。尚书王恕、李敏，给事中赵竑，御史张宾先后言琮、绶同罪异罚，失平，亦不纳。琮由是益无忌。久之，广洋卫指挥石文通奏琮僭侈杀人，掘聚

宝山伤皇陵气，及殴杀商人诸罪。琮竟免死，充孝陵净军。

刘瑾，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者以进，冒其姓。孝宗时，坐法当死，得免。已，得侍武宗东宫。武宗即位，掌钟鼓司，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而瑾尤狡狠。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孝宗遗诏罢中官监枪及各城门监局，瑾皆格不行，而劝帝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又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

外廷知八人诱帝游宴，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骤谏，不听。尚书张升，给事中陶谐、胡煜、杨一瑛、张禧，御史王涣、赵佑，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陆昆等，交章论谏，亦不听。五官监候杨源以星变陈言，帝意颇动。健、迁等复连疏请诛瑾，户部尚书韩文率诸大臣继之。帝不得已，使司礼太监陈宽、李荣、王岳至阁，议遣瑾等居南京。三反，健等执不可。尚书许进曰：“过激将有变。”健不从。王岳者，素謇直，与太监范亨、徐智心嫉八人，具以健等语告帝，且言阁臣议是。健等方约文及诸九卿诘朝伏阙面争，而吏部尚书焦芳驰白瑾。瑾大惧，夜率永成等伏帝前环泣。帝心动，瑾因曰：“害奴等者王岳。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大怒，立命瑾掌司礼监，永成掌东厂，大用掌西厂，而夜收岳及亨、智充南京净军。旦日诸臣入朝，将伏阙，知事已变，于是健、东阳皆求去。帝独留东阳，而令焦芳入阁，追杀岳、亨于途，箠智折臂。时正德元年十月也。

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郤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

守备南京武靖伯赵承庆、府尹陆珩、尚书林瀚，皆以传翬、郤疏得罪，珩、瀚勒致仕，削承庆半禄。南京副都御史陈寿，御史陈琳、王良臣，主事王守仁，复以救铤等谪杖有差。瑾势日益张，毛举官僚细过，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贍。因颡擅威福，悉遣党阉分镇各边。叙大同功，迁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数百员。《通鉴纂要》成，瑾诬诸翰林纂修官誉写不谨，皆被谴，而命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改誉，超拜官秩。骏由光禄卿擢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数人，装潢匠役悉授官。创用枷法，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并摭小过，枷濒死，始释而戍之。其余枷死者无数。锦衣狱徽纆相属。恶锦衣佥事牟斌善视狱囚，杖而辍之。府丞周玺、五官监候杨源杖至死。源初以皇变陈言，罪瑾者也。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

二年三月，瑾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大臣则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部曹则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词臣则检讨刘瑞，言路则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郤、艾洪、吕翬、任惠、李光翰、戴铤、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硃廷声、刘玉等，皆海内号忠直者也。又令六科寅入酉出，使不得息，以困苦之。令文臣毋辄予封诰，痛绳文吏。宁王宸濠图不轨，赂瑾求复护卫，瑾予之，濠反谋遂成。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

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东阳頹首而已。

当是时，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有罪人溺水死，乃坐御史匡翼之罪。尝求学士吴俨贿，不得，又听都御史刘宇谗，怒御史杨南金，乃以大计外吏奏中，落二人职。授播州土司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令奴媵间洁督山东学政。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都察院奏谏误名瑾，瑾怒詈之，都御史屠濬率属跪谢乃已。遣使察核边仓，都御史周南、张燾、马中锡、汤全、刘宪，布政以下官孙禄、冒政、方矩、华福、金献民、刘逊、郭绪、张翼，郎中刘绎、王荇等，并以赦前罪，下狱追补边粟，宪至瘐死。又察盐课，杖巡盐御史王润，逮前运使甯举、杨奇等。察内甲字库，谪尚书王佐以下百七十三人。复创罚米法，尝忤瑾者，皆擿发输边。故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任良弼，御史张津，陈顺、乔恕、聂贤、曹来旬等数十人悉破家，死者系其妻孥。

其年夏，御道有匿名书诋瑾所行事，瑾矫旨召百官跪奉天门下。瑾立门左诘责，日暮收五品以下官尽下狱。明日，大学士李东阳申救，瑾亦微闻此书乃内臣所为，始释诸臣。而主事何鉞、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已喝死。是日酷暑，太监李荣以冰瓜啖群臣，瑾恶之。太监黄伟愤甚，谓诸臣曰：“书所言皆为国为民事，挺身自承，虽死不失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即日勒荣闲住，而逐伟南京。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又悉逐京师客佣，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辇下汹汹几致乱。都给事中许天锡欲劾瑾，惧弗克，怀疏自缢。

瑾故急贿，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勘事归，

以无金自杀。其党张彩曰：“今天下所馈遗公者，非必皆私财，往往贷京师，而归则以库金偿。公奈何敛怨贻患。”瑾然之。会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以故事入赂，瑾皆举发致罪。乃遣给事、御史十四人分道盘察，有司争厚敛以补帑。所遣人率阿瑾意，专务搏击，劾尚书顾佐、吕钟、韩文以下数十人。浙江盐运使杨奇逋课死，至鬻其女孙。而给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赵时中、阮吉、张彧、刘子厉，以无重劾下狱。奎、彧枷且死，李东阳疏救，始释为民。希曾等亦皆杖斥，忤意者谪斥有差。又矫旨籍故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景、尚书秦纮家。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遍道路。《孝宗实录》成，翰林预纂修者当迁秩，瑾恶翰林官素不下己，调侍讲吴一鹏等十六人南京六部。

是时，内阁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皆为瑾腹心。变更旧制，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都指挥以下求迁者，瑾第书片纸曰“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复奏。边将失律，赂入，即不问，有反升擢者。又遣其党丈边塞屯地，诛求苛刻。边军不堪，焚公廨，守臣谕之始定。给事中高滂丈沧州，所劾治六十一人，至劾其父高铨以媚瑾。又以谢迁故，令余姚入毋授京官。以占城国使人亚刘谋逆狱，裁江西乡试额五十名，仍禁授京秩如余姚，以焦芳恶彭华故也。瑾又自增陕西乡试额至百名，亦为芳增河南额至九十五名，以优其乡士。其年，帝大赦，瑾峻刑自如。刑部尚书刘璟无所弹劾，瑾诟之。璟惧，劾其属王尚宾等三人，乃喜。给事中郝夔核榆林功，惧失瑾意，自缢死。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请编瑾行事，著为律令。

五年四月，安化王真鐸反，檄数瑾罪。瑾始惧，匿其檄，

而起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讨之。初，与瑾同为八虎者，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瑾。又欲逐永，永以譟免。及永出师还，欲因诛瑾，一清为画策，永意遂决。瑾好招致术士，有俞日明者，妄言瑾从孙二汉当大贵。兵仗局太监孙和数遗以甲仗，两广镇监潘午、蔡昭又为造弓弩，瑾皆藏于家。永捷疏至，将以八月十五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永虑有变，遂先期入，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真鐻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永成等亦助之。遂执瑾，系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次日晏朝后，帝出永奏示内阁，降瑾奉御，谪居凤阳。帝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梟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张彩狱毙，磔其尸。阁臣焦芳、刘宇、曹元而下，尚书毕亨、硃恩等，共六十余人，皆降谪。已，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

张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总神机营，与瑾为党。已而恶其所为，瑾亦觉其不附己也，言于帝，将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趋帝前，诉瑾陷己。帝召瑾与质，方争辩，永辄奋拳殴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为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及真鐻反，命永及右都御史杨一清往讨。帝戎服送之东华门，赐关防、金瓜、钢斧以行，宠遇甚盛。瑾亦忌之，而帝方永，不能间也。师出，真鐻已擒，永遂率五百骑抚定余党。还次灵州，与一清言，欲奏瑾不法事。一清曰：“彼在上左右，公言能必入乎？不如以计诛之。”因为永画策，永大喜，语详一清传。是时，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京师籍籍谓瑾将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

作乱。适永捷疏至，将以是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欲俟事成并擒永。或以告永，永先期入献俘，是夜遂奏诛瑾。

于是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王敞等，奏永辑宁中外，两建奇勋，遂封永兄富为泰安伯、弟容为安定伯。涿州男子王豸尝刺龙形及“人王”字于足，永以为妖人，擒之。兵部尚书何鉴乞加永封，下廷臣议。永欲身自封侯，引刘永诚、郑和故事风廷臣，内阁以非制格之。永意沮，乃辞免恩泽。吏部尚书杨一清言宜听永让，以成其贤，事竟已。久之，坐库官盗库银事，闲住。九年，北边有警，命永督宣府、大同、延绥军御之，寇退乃还。

宁王宸濠反，帝南征，永率边兵二千先行。时王守仁已擒宸濠，槛车北上。永以帝意遮守仁，欲纵宸濠于鄱阳湖，俟帝至与战。守仁不可，至杭州诣永。永拒不见，守仁叱门者径入，大呼曰：“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拒我！”永为气慑。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永大悟，乃曰：“群小在侧，永来，欲保护圣躬耳，非欲攘功也。”因指江上槛车曰：“此宜归我。”守仁曰：“我何用此。”即付永，而与永偕还江西。时太监张忠等已从大江至南昌，方穷治逆党，见永至，大沮。永留数旬，促忠同归，江西赖以安。忠等屡谗守仁，亦赖永营救获免。武宗崩，永督九门防变。世宗立，御史萧淮奏谷大用、丘聚辈蛊惑先帝，党恶为奸，并及永。诏永闲住。已而淮复劾永在江西不法事，再降永奉御，司香孝陵，然永在江西，实非有不法也。嘉靖八年，大学士杨一清等言，永功大，不可泯，乃起永掌御用监，提督团营。未几卒。

谷大用者，瑾掌司礼监时提督西厂，分遣官校远出侦事。江西南康民吴登显等，五月五日为竞渡，诬以擅造龙舟，籍其家，天下皆重足屏息。建鹰房草场于安州，夺民田无数。瑾诛，

大用辞西厂。未几，帝复欲用之，大学士李东阳力谏乃止。六年，刘六、刘七反，命大用总督军务，偕伏羌伯毛锐、兵部侍郎陆完讨之。大用驻临清，召边将许泰、郤永、江彬、刘晖等入内地，听调遣。久之无功，会贼过镇江狼山，遇飓风舟覆，陆完兵至歼之，遂封大用弟大亮为永清伯。而先是平真镛时，其兄大宽已封高平伯矣，义子冒升赏者，不可胜纪。世宗立，以迎立功赐金币。给事中阎闾极论之，寻降奉御，居南京。已，召守康陵。嘉靖十年籍其家。

魏彬，当瑾时，总三千营。瑾诛，代掌司礼监。其年，叙宁夏功，封弟英镇安伯，马永成兄山亦封平凉伯。世宗立，彬不自安，为英辞伯爵。诏改都督同知，世袭锦衣指挥使。给事中杨秉义、徐景嵩、吴严皆言彬附和逆瑾，结婚江彬，宜置极典。帝宥不问。已而御史复论之，始令闲住。

张忠，霸州人。正德时御马太监，与司礼张雄、东厂张锐并侍豹房用事，时号三张，性皆凶悖。忠利大盗张茂财，结为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而雄至怨其父不爱己致自宫，拒不见。同侪劝之，乃垂帘杖其父，然后相抱泣，其无人理如此。锐以捕妖言功，加禄至一百二十石。每缉事，先令逻卒诱人为奸，乃捕之，得贿则释，往往以危法中人。三人并交通宸濠，受臧贤、钱宁等贿，以助成其叛。宁王反，忠劝帝亲征。其遮王守仁捷，欲纵宸濠鄱阳，待帝自战，皆忠之谋也。

是时，又有吴经者，尤亲暱。帝南征，经先至扬州。尝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先是，又有刘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乌斯藏僧，所赍金宝以百余万计。廷臣交章谏，不听。允至成都，治装几余，费又数十万，公私匱竭。既至，为番人所袭。允走免，将士死者数百人，尽亡其所赍。及归，武宗已崩，世

宗用御史王钧等言，张忠、吴经发孝陵卫充军，张雄、张锐下都察院鞫治、允亦得罪。

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搯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李芳 冯保 张鲸 陈增 陈奉 高淮 梁永 杨荣 陈矩 王安 魏忠贤
王体乾 李永贞等 崔文升 张彝宪 高起潜 王承恩 方正化

李芳，穆宗朝内官监太监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见信任。初，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躐官工部尚书，修卢沟桥，所侵盗万计。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隆庆元年二月，芳劾之。时杲已削官，乃下狱遣戍，尽汰其所冒冗员。又奏革上林苑监增设皂隶，减光禄岁增米盐及工部物料，以是大为同类所嫉。而是时，司礼诸阉滕祥、孟冲、陈洪方有宠，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作鳌山灯，导帝为长夜饮。芳切谏，帝不悦。祥等复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闲住。二年十一月复杖芳八十，下刑部监禁待决。尚书毛恺等言：“芳罪状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无礼，其锢之。”芳锢，祥等益横。前司礼太监黄锦已革廕，祥辄复予之。工部尚书雷礼劾祥：“传造采办器物及修补坛庙乐器，多自加徵，糜费巨万。工厂存留大木，斩截任意。臣礼力不能争，乞早赐罢。”帝不罪祥，而令礼致仕。冲传旨下海户王印于镇抚司，论戍，法司不预闻。纳肃藩辅国将军缙贵贿，越制得嗣封肃王。洪尤贪肆，内阁大臣亦有因之以进者。三人所糜国帑无算。帝享太庙，三人皆冠进贤冠，服祭服以从，爵赏辞谢与六卿埒。廷臣论劾

者，太常少卿周审怡以外补去，给事中石星、李已、陈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宝丞郑履淳，皆廷杖削籍。三人各廕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独久系狱。四年四月，刑科都给事中舒化等以热审届期，请宥芳，乃得释，充南京净军。

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时司礼掌印缺，保以次当得之，适不悦于穆宗。大学士高拱荐御用监陈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罢，拱复荐用孟冲。冲故掌尚膳监者，例不当掌司礼。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谋去之。会居正亦欲去拱专柄，两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属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拱益恶保，思逐之。

穆宗甫崩，保言于后妃，斥孟冲而夺其位，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及帝登极，保升立宝座旁不下，举朝大骇。保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势益张。拱讽六科给事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交章数其奸，而给事中雒遵、陆树德又特疏论列，拱意疏下即拟旨逐保。而保匿其疏，亟与居正定谋，遂逐拱去。

初，穆宗崩，拱于阁中大恸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谮于后妃曰：“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迨拱去，保憾犹未释。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伪为内侍服，入乾清宫，被获下东厂。保欲缘此族拱，与居正谋，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许之。逾日，锦衣都督硃希孝等会鞫。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且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鞫而罢。会廷臣杨博、葛守礼等保待之，居正亦迫众议微讽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暗大臣，移送法司坐

斩，拱获免。由是举朝皆恶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进。

慈圣太后遇帝严。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所昵孙海、客用为乾清宫管事牌子，屡诱帝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又数进奇巧之物，帝深宠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责。帝长跪受教，惶惧甚。保属居正草帝罪己手诏，令颁示阁臣。词过挹损，帝年已十八，览之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谏。又缘保意劾去司礼秉笔孙德秀、温太及掌兵伏局周海，而令诸内侍俱自陈。由是保所不悦者，斥退殆尽，时八年十一月也。

保善琴能书。帝屡赐牙章曰“光明正大”，曰“尔惟盐梅”，曰“汝作舟楫”，曰“鱼水相逢”，曰“风云际会”，所以待之甚隆。后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帝积不能堪，而保内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然保亦时引大体。内阁产白莲，翰林院有双白燕，居正以进。保使使谓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

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然保性贪，其私人锦衣指挥徐爵、内官张大受，为保、居正交关语言。且数用计使两人相疑，旋复相好，两人皆在爵术中。事与筹画，因恃势招权利，大臣亦多与通。爵夜至禁门，守卫者不敢诘，其横如此。居正之夺情及杖吴中行等，保有力焉。已而居正死，其党益结保自固。居正以遗疏荐其座主潘晟入阁，保即遣官召之。御史雷士楨、王国，给事中王继光相继言其不可用，晟中途疏辞。内阁张四维度申时行不肯为晟下，拟旨允之，帝即报可。保时病起，诟曰：“我小恙，遽无我耶？”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维以无故事难之，拟廕弟侄一人都督

僉事。保怒曰：“尔由谁得今日，而负我！”御史郭惟贤请召用吴中行等，保责其党护，谪之。吏部尚书王国光罢，保辄用其乡人梁梦龙代。爵、大受等窃权如故。

然是时太后久归政，保失所倚，帝又积怒保。东宫旧阉张鲸、张诚间乘陈其过恶，请令闲住。帝犹畏之，曰：“若大伴上殿来，朕奈何？”鲸曰：“既有旨，安敢复入。”乃从之。会御史李植、江东之弹章入，遂谪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从子邦宁并官都督，削职下狱，瘐死。大受其党周海、何忠等八人，贬小火者，司香孝陵。爵与大受子，烟瘴永戍。尽籍其家，保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

保之发南京也，太后问故。帝曰：“老奴为张居正所惑，无他过，行且召还。”时潞王将婚，所需珠宝未备，太后间以为言。帝曰：“年来无耻臣僚，尽货以献张、冯二家，其价骤贵。”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黠猾，先窃而逃，未能尽得也。”而其时，锦衣都督刘守有与僚属张昭、庞清、冯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隐没，得罪。

张鲸，新城人，太监张宏名下也。内竖初入宫，必投一大当为主，谓之名下。冯保用事，鲸害其宠，为帝画策害保。宠谓鲸曰：“冯公前辈，且有骨力，不宜去之。”鲸不听。既谮逐保，宏遂代保掌司礼监，而鲸掌东厂。宏无过恶，以贤称，万历十二年卒。张诚代掌司礼监。十八年，鲸罢东厂，诚兼掌之。二十四年春，以诚联姻武清侯，擅作威福，降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侄皆削职治罪。

鲸性刚果，帝倚任之。其在东厂兼掌内府供用库印，颇为时相所惮。而其用事司房邢尚智，招权受赇。万历十六年冬，御史何出光劾鲸及其党鸿胪序班尚智与锦衣都督刘守有相倚为奸，专擅威福，罪当死者八。帝命鲸策励供事，而削尚智、

守有职，余党法司提问。给事中陈尚象、吴文粹、杨文焕，御史方万策、崔景荣复相继论列，报闻。法司奏鲸等赃罪，尚智论死，鲸被切责。给事中张应登再疏论之，御史马象乾并劾大学士申时行阿纵。帝皆不听，命下象乾诏狱。以时行及同官许国、王锡爵等申救，象乾疏乃留中。给事中李沂至谓帝纳鲸金宝，故宽鲸罪。帝大怒，言沂等为张居正、冯保报复，杖六十，削其官，鲸亦私家闲住。已而南京兵部尚书吴文华率南九卿请罪鲸而宥言者，帝亦不听。寻复召鲸入。给事中陈与郊、御史贾希夷、南京吏部尚书陆光祖、给事中徐常吉、御史王以通等言益力，俱不报。最后大理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指鲸以贿复进。帝怒甚，召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命治于仁罪，而召鲸，令时行等传谕责训之，鲸宠遂衰。尚智后减死充军。

陈增，神宗朝矿税太监也。万历十二年，房山县民史锦奏请开矿，下抚按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台山，还言紫荆关外广昌、灵丘有矿砂，可作银冶。帝闻之喜，以大学士申时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张世才复言阜平、房山各产矿砂，请遣官开矿。时行等仍执不可。

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乎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真、保、蓟、永则王亮，昌黎、迁安则田进，昌平、横岭、涑水、珠宝窝山则王忠，真定复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则赵钦，山西则张忠，河南则鲁坤，广东则李凤、李敬，云南则杨荣，辽东则高淮，江西则潘相，

福建则高竄，湖广则陈奉，而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准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增及陈奉、高淮。

二十四年，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抗增，被陷几死诏狱。巡抚尹应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罚俸。已，复命增兼徵山东店税，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无忌惮，其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全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御史刘曰梧具以状闻，盐务少监鲁保亦奏守训等阻塞盐课，帝俱弗省。久之，凤阳巡抚李三才劾守训奸赃。增惧，因搜得守训违禁珍宝及赀银四十余万，闻于朝。命械入京鞫治，乃论死。而增肆恶山东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陈奉，御马监奉御也。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徵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乱。帝为逮钰、任重，而谪商畊等官。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讐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且悉发境内诸墓。巡按御史王立贤言所掘墓乃元吕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讐奏，语多不仇，请罢不治，而停他处开掘，不报。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

“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问。

奉复使人开谷城矿，不获，胁其库金，为县所逐。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劾奉十大罪，奉随诬奏，降应京杂职。奉又开枣阳矿，知县王之翰以显陵近，执不可。奉劾之翰及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缇骑逮讯，并追逮应京。应素有惠政，民号哭送之。奉又榜列应京罪状于衢。民切齿恨，复相聚围奉署，誓必杀奉。奉逃匿楚王府，众乃投奉党耿文登等十六人于江，以巡抚可大护奉，焚其辕门。事闻，一贯及给事中姚文蔚等请撤奉，不报。而御马监监丞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税，亦奏奉水沮商舟，陆截贩贾，徵三解一，病国剥民。帝始召奉归，而用一贯请，革可大职。奉在湖广二年，惨毒备至。及去，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徒卫，导之出疆，楚民无不毒恨者。奉至京师，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复极言其罪。帝不怪，降二人杂职。三十二年始释应京归，之翰卒瘐死。

当奉劾商畊等时，临清民亦噪而逐马堂。马堂者，天津税监也，兼辖临清。始至，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银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为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皆黥臂诸偷也。事闻，诏捕首恶，株连甚众。有王朝佐者，素仗义，慨然出曰：“首难者，我也。”临刑，神色不变。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临清民立祠以祀。后十余年，堂擅往扬州，

巡盐御史徐缙芳劾其九罪，不问。

高准，尚膳监监丞也。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而准及梁永尤甚。准与陈奉同时采矿徵税辽东。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准诬系诸生数十人。巡按杨宏科救之，不报。参随杨永恩婪贿事发，奉旨会勘，卒不问。准又恶辽东总兵马林不为己下，劾罢之。给事中候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谪先春杂职。巡按何尔健与准互讦奏，准遣人邀于路，责其奏事人，锢之狱，匿疏不以闻。又请复辽东马市，巡抚赵楫力争，始得寝。

三十一年夏，准率家丁三百余，张飞虎帜，金鼓震天，声言欲入大内谒帝，潜住广渠门外。给事中田大益、孙善继、姚文蔚等言：“准搜括士民，取金至数十万，招纳诸亡命降人，意欲何为？”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皆劾准擅离信地，挟兵潜住京师，乃数百年未有之事。御史袁九皋、刘四科、孔贞一，给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准，不报。巡抚楫劾准罪恶万端，且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亦不报。准因上疏自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奏其妄。帝心护准，谬曰：“朕固命之矣。”

准自是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蓟辽总督蹇达再疏暴淮罪，乃召归，而以通湾税监张晔兼领其事。获阳竟死狱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释。

梁永，御马监监丞也。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徵收名马货物。税监故不典兵，永独畜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

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箠毙县吏卒，斗牛愤恨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顾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池，徵其课。缘是帅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蓝田等七关岁得十万。复用奸人胡奉言，索咸阳冰片五十斤、羊毛一万斤、麝香二十斤。知县宋时际怒，勿予。

咸宁人道行遇盗，迹之，税使役也，知县满朝荐捕得之。永诬时际、朝荐劫税银，帝命逮时际，而以朝荐到官未久，镌秩一级。陕西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且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硃賡请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置不报，而释时际勿逮，复朝荐官。

会御史余懋衡方按陕西，永惧，使纲鸩懋衡几死。讼于朝，言官攻永者数十疏，永部下诸亡命乃稍稍散。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赍重宝，輜辀盈路，诈为上供物，持剑戟弓弩，结阵以行。而永所遣人解马匹者，已乘邮传先发。九功等急驰，欲追及与同出关。朝荐疑其盗，见九功等后至无验，逻兵与格斗，追至渭南，杀数人，尽夺其装。御史懋衡以捕盗杀伤闻。永大窘，听乐纲谋，使人系疏发中驰奏：“九功等各贡名马、金珠、睛绿诸宝物，而咸宁知县朝荐承余御史指，伏兵渭南遮劫之，禽君章等，诬以盗。”帝怒曰：“御史鸩无恙，而朝荐代为报复，且劫贡物。”敕逮朝荐，而令抚按护永等还京。三十四年事也。

是年，杨荣为云南人所杀。初，荣妄奏阿瓦、猛密诸番愿内属，其地有宝井，可岁益数十万，愿赐敕领其事。帝许之。既而荣所进不得什一，乃诬知府熊鐸侵匿，下法司。又请诏丽江土知府木增献地听开采。巡按御史宋兴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兹土，限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远人心。”不报。荣由是愈怙宠，诬劾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皆下诏狱。已，又诬劾云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问。百姓恨荣入骨，相率燔税厂，杀委官张安民。荣弗悛，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至是怒指挥使樊高明后期，榜掠绝觔，枷以示众。又以求马不获，系指挥使贺瑞凤，且言将尽捕六卫官。于是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事闻，帝为不食者数日，欲逮问守土官。大学士沈鲤揭争，且密属太监陈矩剖示。帝乃止诛世勋等，而用巡抚陈用宾议，令四川税使丘乘云兼摄云南事。

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

湖口税监李道劾降九江府经历樊圃充，又劾逮南康知府吴宝秀、星子知县吴一元，降临江知府顾起淹。

山西税监孙朝劾降夏县知县韩薰。给事中程绍以救薰镌一级，给事中李应策等复救之，遂削绍、薰职。巡抚魏允贞以阻挠罢去。

广东税监李凤劾逮乡官通判吴应鸿等。凤与珠池监李敬相仇，巡按李时华恃敬援劾凤。给事中宋一韩言凤乾没五千余万，他珍宝称是。吏部尚书李戴等言凤酿祸，致潮阳鼓噪，粤中人争欲杀之。帝不问。而敬恶亦不减于凤，采珠七八年，岁得珠近万两。其后珠池盗起，敬乃请罢采。

山西矿监张忠劾降夏县知县袁应春，又劾逮西城兵马戴文龙。

江西矿监潘相激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饶州通判陈奇可谕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饶县勘矿洞，知县李鸿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饥渴，惫而归，乃罄鸿，罢其官。

横岭矿监王虎以广昌民变，劾降易州知州孙大祚。

苏、杭织造太监兼管税务孙隆激民变，遍焚诸札委税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

福建税监高宥荐布政使陈性学，立擢巡抚。居闽十余年，广肆毒害。四十二年四月，万众汹汹欲杀宥，宥率甲士二百余人入巡抚袁一驥署，露刃劫之，令谕众退。复挟副使李思诚、佾事吕纯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释一驥。复拘同知陈豸于署者久之。事闻，帝召宥还，命出豸，而一驥由此罢。

他若山东张晔、河南鲁坤、四川丘乘云辈，皆为民害。迨帝崩，始下遗诏罢矿税，撤诸中使还京。

陈矩，安肃人。万历中，为司礼秉笔太监。二十六年提督东厂。为人平恕识大体。尝奉诏收书籍，中有侍郎吕坤所著《闺范图说》，帝以赐郑贵妃，妃自为序，钁诸木。时国本未定，或作《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竝议》，大指言贵妃欲夺储位，坤阴助之，并及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人，语极妄诞。逾三年，皇太子立。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各有匿名书一帙，名曰《续忧危竝议》，言贵妃与大学士硃賡，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其言益妄诞不经。矩获之以闻，大学士賡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锦衣卫大索，必得造妖书者。时大狱猝发，缉校交错都下，以风影捕系，所株连甚众。之桢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属矩。矩正色拒之。

已而百户蒋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师无赖人也，尝伪作富商包继志诗，有“郑主乘黄屋”之句，以胁国泰及继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讯不承，妻妾子弟皆掠治无完肤。矩心念生光即冤，然前罪已当死，且狱无主名，上必怒甚，恐辗转攀累无已。礼部侍郎李廷机亦以生光前诗与妖书词合。乃具狱，生光坐凌迟死。鲤、正域、嘉庆及株连者，皆赖矩得全。

三十三年掌司礼监，督厂如故。帝欲杖建言参政姜士昌，以矩谏而止。云南民杀税监杨荣，帝欲尽捕乱者，亦以矩言获免。明年奉诏虑囚，御史曹学程以阻封日本酋关白事，系狱且十年，法司请于矩求出，矩谢不敢。已而密白之，竟重释，余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赐祠额曰清忠。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樵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王安，雄县人，初隶冯保名下。万历二十二年，陈矩荐于帝，命为皇长子伴读。时郑贵妃谋立己子，数使人扼皇长子过。安善调护，贵妃无所得。“挺击”事起，贵妃心惧。安为太子属草，下令旨，释群臣疑，以安贵妃。帝大悦。光宗即位，擢司礼秉笔太监，遇之甚厚。安用其客中书舍人汪文言言，劝帝行诸善政，发帑金济边，起用直臣邹元标、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称贤。大学士刘一燝、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皆重之。

初，西宫李选侍怙宠陵熹宗生母王才人，安内忿不平。及光宗崩，选侍与心腹阉李进忠等谋挟皇长子自重，安发其谋于涟。涟偕一燝等入临，安给选侍抱皇长子出，择吉即位，选侍移别宫去。事详一燝等传。熹宗心德安，言无不纳。

安为人刚直而疏，又善病，不能数见帝。魏忠贤始进，自结于安名下魏朝，朝日夕誉忠贤，安信之。及安怒朝与忠贤争客氏也，勒朝退，而忠贤、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天启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礼监，安以故事辞。客氏劝帝从其请，与忠贤谋杀之。忠贤犹豫未忍，客氏曰：“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耶？”忠贤意乃决，嗾给事中霍维华论安，降充南海子净军，而以刘朝为南海子提督，使杀安。刘朝者，李选侍私阉，故以移宫盗库下狱宥出者。既至，绝安食。安取篱落中芦菔啖之，三日犹不死，乃扑杀之。安死三年，忠贤遂诬东林诸人与安交通，兴大狱，清流之祸烈矣。庄烈帝立，赐祠额曰昭忠。

魏忠贤，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忠贤自万历中选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字库，又求为皇长孙母王才人典膳，谄事魏朝。朝数称忠贤于安，安亦善遇之。长孙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

光宗崩，长孙嗣立，是为熹宗。忠贤、客氏并有宠。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廕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忠贤兄钊俱锦衣千户。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

天启元年诏赐客氏香火田，叙忠贤治皇祖陵功。御史王心一谏，不听。及帝大婚，御史毕佐周、刘兰请遣客氏出外，大学士刘一燝亦言之。帝恋恋不忍舍，曰：“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祖大葬议之。”忠贤颦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谋杀之，尽斥安名下诸阉。客氏淫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用司礼临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既

而客氏出，复召入。御史周宗建、侍郎陈邦瞻、御史马鸣起、给事中侯震暘先后力争，俱被诘责。给事中倪思辉、硃钦相、王心一复言之，并谪外，尚未指及忠贤也。忠贤乃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密结大学士沈纮为援。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刑部主事刘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赖大学士叶向高救免。

初，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国本之争，指斥营禁。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辄引疾避去。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盈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而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附忠贤，刘一燝及尚书周嘉谟并为杰劾去。然是时叶向高、韩爌方辅政，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皆力持清议，忠贤未克逞。

二年叙庆陵功，廕忠贤弟侄锦衣卫指挥僉事。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论沈纮交通客、魏，俱被谴去。会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以时，忠贤谗慝所致。修撰文震孟、太仆少卿满朝荐相继言之，亦俱黜。

三年春，引其私人魏广微为大学士。令御史郭巩讦宗建、一燝、元标及杨涟、周朝瑞等保举熊廷弼，党邪误国。宗建驳巩受忠贤指挥，御史方大任助宗建攻巩及忠贤，皆不胜。其秋，诏忠贤及客氏子国兴所廕锦衣官并世袭。兵部尚书董汉儒、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交谏，不从。忠贤益无忌，增置内操万人，衷甲出入，恣为威虐。矫诏赐光宗选侍赵氏死。裕妃张氏有娠，客氏谮杀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张氏娠，客氏以计

墮其胎，帝由此乏嗣。他所害宫嫔冯贵人等，太监王国臣、刘克敬、马鉴等甚众。禁掖事秘，莫详也。是冬，兼掌东厂事。

四年，给事中傅櫬结忠贤甥傅应星为兄弟，诬奏中书汪文言，并及左光斗、魏大中。下文言镇抚狱，将大行罗织。掌镇抚刘侨受叶向高教，止坐文言。忠贤大怒，削侨籍，而以私人许显纯代。是时御史李应升以内操谏，给事中霍守曲以忠贤乞祠额谏，御史刘廷佐以忠贤滥磨谏，给事中沈惟炳以立枷谏，忠贤皆矫旨诘责。于是副都御史杨涟愤甚，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贤惧，求解于韩广不应，遂趋帝前泣诉，且辞东厂，而客氏从旁为剖析，体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谕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涟疏，严旨切责。涟既绌，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抚宁侯硃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七十余人，交章论忠贤不法。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请遣忠贤归私第以塞谤，不许。

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顾秉谦因阴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贤，使以次斥逐。王体乾复昌言用廷杖，威胁廷臣。未几，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刺忠贤，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予杖。廷臣俱大窘。一时罢斥者，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后数十人，已又逐韩爌及兵部侍郎李邦华。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乃矫中旨召用例转科道。以硃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丞，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为之爪牙。未几，复用拟戍崔呈秀为御史。呈秀乃造《天鉴》、《同志》诸录，王绍徽亦造《点将录》，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为魁，尽罗入不附忠

贤者，号曰东林党人，献于忠贤。忠贤喜，于是群小益求媚忠贤，攘臂攻东林矣。

初，朝臣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事，忠贤本无预。其党欲藉忠贤力倾诸正人，遂相率归忠贤，称义儿，且云：“东林将害翁。”以故，忠贤欲甘心焉。御史张讷、倪文焕，给事中李鲁生，工部主事曹钦程等，竞搏击善类为报复。而御史梁梦环复兴汪文言狱，下镇抚司拷死。许显纯具爱书，词连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涟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至牵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于狱。又杀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吴裕中至死。又削逐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朝署一空。而特召元诗教、刘述祖等为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于是忠贤之党遍要津矣。

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戚臣李承恩者，宁安大长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赐器。忠贤诬以盗乘輿服御物，论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甚至剥皮、刳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其年，叙门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又廕其族叔魏志德都督僉事。擢傅应星为左都督，且旌其母。而以魏良卿僉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

六年二月，卤簿大驾成，廕都督僉事。复使其党李永贞伪为浙江太监李实奏，逮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攀龙赴水死，顺昌等六人死狱中。苏州民见顺昌逮，不平，殴杀二校尉，巡抚毛一鹭为捕颜佩韦等五人悉诛死。刑部尚书徐兆魁治狱，视忠贤所怒，即坐大辟。又从霍维华言，命顾秉谦等修

《三朝要典》，极意诋诸党人恶。御史徐复阳请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御史卢承钦又请立东林党碑。海内皆屏息丧气。霍维华遂教忠贤冒边功矣。

辽阳男子武长春游妓家，有妄言，东厂擒之。许显纯掠治，故张其辞云：“长春敌间，不获且为乱，赖厂臣忠智立奇勋。”诏封忠贤侄良卿为肃宁伯，赐宅第、庄田，颁铁券。吏部尚书王绍徽请崇其先世，诏赠忠贤四代如本爵。忠贤又矫诏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再叙功，廕都督同知，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各一人。浙江巡抚潘汝楨奏请为忠贤建祠。仓场总督薛贞言草场火，以忠贤救，得无害。于是颂功德者相继，诸祠皆自此始矣。

编修吴孔嘉与宗人吴养春有仇，诱养春仆告其主隐占黄山，养春父子瘐死。忠贤遣主事吕下问、评事许志吉先后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残酷。知府石万程不忍，削发去，徽州几乱。其党都督张体乾诬扬州知府刘鐸代李承恩谋释狱，结道士方景阳诅忠贤，鐸竟斩。又以睚眦怨，诬新城侯子锦衣王国兴，论斩，并黜主事徐石麒。御史门克新诬吴人顾同寅、孙文豸、熊廷弼，坐妖言律斩。又逮侍郎王之寀，毙于狱。凡忠贤所宿恨，若韩爌、张问达、何士晋、程注等，虽已去，必削籍，重或充军，死必追赃破其家。或忠贤偶忘之，其党必追论前事，激忠贤怒。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

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心忌张皇后，其年秋，诬后父张国纪纵奴不法，矫中宫旨，冀摇后。帝为致奴法，而诘让国纪。忠贤未嫌，复使顺天府丞刘志选、御史梁梦环交发国纪罪状，并言后非国纪女。会王体乾危言沮之，乃止。

其冬，三殿成。李永贞、周应秋奏忠贤功，遂进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时已晋肃宁侯矣，亦晋宁国公，食禄如魏国公例，再加恩廕锦衣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书薛凤翔奏给赐第。已而太监陶文奏筑喜峰隘口成，督师王之臣奏筑山海城，刑部尚书薛贞奏大盗王之锦狱，南京修孝陵工竣，甘镇奏捷，蕃育署丞张永祚获盗，并言忠贤区画方略。忠贤又自奏三年缉捕功，诏书褒奖。半岁中，所廕锦衣指挥使四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授其侄希孟世袭锦衣同知，甥傅之琮、冯继先并都督僉事，而擢崔呈秀弟凝秀为蓟镇副总兵。名器僭滥，于是为极。其同类尽镇蓟、辽，山西宣、大诸厄要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岁时赂名马、珍玩绝。

七年春，复以崔文升总漕运，李明道总河道，胡良辅镇天津。文升故侍光宗药，为东林所攻者也。海内争望风献谄，诸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亦各建祠。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父配启圣公。

初，潘汝祯首上疏，御史刘之待会藁迟一日，即削籍。而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已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宗室若楚王华燿、中书硃慎鉴，勋戚若丰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及孙国桢、张翌明、郭允厚、杨

维和、李时馨、汪若极、何廷枢、杨维新、陈维新、陈欢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辈，佞词累牍，不顾羞耻。忠贤亦时加恩泽以报之。所有疏，咸称“厂臣”不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象以闻。立极等票旨云：“厂臣修德，故仁兽至。”其诬罔若此。前后赐奖敕无算，诰命皆拟九锡文。

是年自春及秋，忠贤冒款汪烧饼、擒阿班歹罗鍊等功，积廕锦衣指挥使至十有七人。其族孙希孔、希孟、希尧、希舜、鹏程，姻戚董芳名、王选、杨六奇、杨祚昌，皆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官。又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魏抚民又从锦衣改尚宝卿。而忠贤志愿犹未极，会袁崇焕奏宁远捷，忠贤乃令周应秋奏封其从孙鹏翼为安平伯。再叙三大工功，封从子良栋为东安侯，加良卿太师，鹏翼少师，良栋太子太保。因遍赉诸廷臣。用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独绌崇焕功不录。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飨南北郊，祭太庙。于是天下皆疑忠贤窃神器矣。

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镛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百司章奏，置急足驰白乃下。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客氏居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宫嫔。偶出归私第，骑从赫奕照衢路，望若卤簿。忠贤故驎无他长，其党日夜教之，客氏为内主，群凶煽虐，以是毒痛海内。

七年秋八月，熹宗崩，信王立。王素稔忠贤恶，深自儆备，其党自危。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崔呈秀以尝帝，主事陆澄原、

钱元恂，员外郎史躬盛遂交章论忠贤。帝犹未发。于是嘉兴贡生钱嘉徵劾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疏上，帝召忠贤，使内侍读之。忠贤大惧，急以重宝啖信邸太监徐应元求解。应元，故忠贤博徒也。帝知之，斥应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并弃市，籍其家。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八人，盖将效吕不韦所为，人尤疾之。

崇祯二年命大学士韩爌等定逆案，始盖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诸丽逆案者日夜图报复。其后温体仁、薛国观辈相继柄政，潜倾正人，为翻逆案地。帝亦厌廷臣党比，复委用中当。而逆案中阮大铖等卒肆毒江左，至于灭亡。

王体乾、李永贞、涂文辅，皆忠贤党。体乾，昌平人，柔佞深险。熹宗初，为尚膳太监，迁司礼秉笔。王安之辞司礼掌印也，体乾急谋于客、魏夺之，而置安于死。用是，一意附忠贤，为之尽力。故事，司礼掌印者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故忠贤一无所忌。杨涟劾忠贤疏上，帝命体乾诵之，置疏中切要语不读，涟遂得谴。万燝之死，出体乾意。忠贤不识字，体乾与永贞等为之谋主，遇票红文书及改票，动请御笔，体乾独奏，忠贤默然也。及忠贤冒陵工、殿工、边功等赏，体乾、永贞辈亦各磨锦衣官数人。尝疑选人受益、黄愿素为钱谦益、黄尊素兄弟，欲并柶锢，其阿媚忠贤如此。及庄烈帝定逆案，革体乾职，籍其家。

永贞，通州人。万历中为内侍，犯法被系者十八年，光宗立，得释。忠贤用事，引其党诸栋、史宾等为秉笔。永贞入栋幕，与忠贤掌班刘荣为死友。栋死，夤缘得通于忠贤，由文书

房升秉笔太监，匝月五迁，与体乾、文辅及石元雅共为忠贤心腹。凡章奏入，永贞等先钤识窾要，白忠贤议行。崔呈秀所献诸录，永贞等各置小册袖中，遇有处分，则争出册告曰：“此某录中人也。”故无得免者。永贞性贪，督三殿工，治信王邸，所侵没无算。庄烈帝立，永贞阳引退，行十五万金于体乾及司体王永祚、王本政求援。三人恶其反覆，首于帝。永贞惧，遂亡去。既而被获，谪凤阳，寻以伪草李实奏，逮至，伏诛。

文辅，初为客氏子侯国兴授读，谄附忠贤，由司礼秉笔历掌御马监，总督太仓、节慎二库。夺宁安大长公主第为廨，署曰“户工总部。”驺从常数百人，部郎以下皆庭参，势焰出群阉上。庄烈帝立，复附徐应元，谪南京。

时有刘若愚者，故隶陈矩名下。善书，好学有文。天启初，李永贞取入内直房，主笔札。永贞多密谋，若愚心识之，不敢与外廷通。忠贤败，若愚为杨维坦所劾，充孝陵净军。已，御史刘重庆以李实诬高攀龙等七人事劾实。实疏辨言系空印纸，乃忠贤逼取之，令永贞填书者。帝验疏，墨在硃上，遂诛永贞，坐若愚大辟。久之，得释。若愚当忠贤时，禄赐未尝一及，既幽囚，痛己之冤，而恨体乾、文辅辈之得漏网也，作《酌中志》以自明，凡四卷，见者邻之。

崔文升者，郑贵妃宫中内侍也。光宗立，升司礼秉笔，掌御药房。时贵妃进帝美女四人，帝幸焉，既而有疾。文升用大黄药，益剧，不视朝。外廷汹汹，皆言文升受贵妃指，有异谋。给事中杨涟言：“陛下哀毁之余，万几劳瘁。文升误用伐药，又构造流言，谓侍御蛊惑，损陛下令名。陛下奈何置贼臣于肘腋间哉！”然构造之说，涟疑文升误用药，故为此以图御罪，其实出于文升果否，未知也。未几，光宗服鸿胪丞李可灼红丸，遂崩。言者交攻可灼及阁臣方从哲，惟御史郑宗周等直指文升。

给事中魏大中言文升之恶不下张差，御史吴牲亦谓其罪浮河灼。下廷议，可灼论戍，文升谪南京。及忠贤用事，召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庄烈帝即位，召回。御史吴焕复劾之。疏甫上，文升即结同党伏宫门号哭，声彻御座。帝大怒，并其党皆杖一百，充孝陵净军。

张彝宪，庄烈帝朝司礼太监也。帝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崇祯四年九月，遣王应朝等监视关、宁，又遣王坤宣府，刘文忠大同，刘允中山西，监视军马。而以彝宪有心计，令钩校户、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辅故事，为之建署，名曰户工总理，其权视外总督，内团营提督焉。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余人论谏，不纳。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具公疏争，帝曰：“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众莫敢对。南京侍郎吕维祺疏责辅臣不能匡救，礼部侍郎李孙宸亦以召对力谏，俱不听。彝宪遂按行两部，踞尚书上，命郎中以下谒见。工部侍郎高弘图不为下，抗疏乞归，削籍去。彝宪益骄纵，故勒边镇军器不发。管盔甲主事孙肇兴恐稽滞军事，因劾其误国。帝命回奏，罪至遣戍。主事金铉、周鏞皆以谏斥去。工部尚书周士朴以不赴彝宪期，被诘问，罢去。

是时，中珰势复大振。王坤至宣府，甫逾月，即劾巡按御史胡良机。帝落良机职，命坤按治。给事中魏呈润争之，亦谪外。坤性狂躁敢言，朝中大吏有欲倚之相倾挤者。于是坤抗疏劾修撰陈于泰，谓其盗窃科名，语侵周延儒。给事中傅朝佑言坤妄干弹劾之权，且其文词练达，机锋挡激，必有阴邪险人主之，其意指温体仁。帝置不问。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内臣举动，几于手握皇纲，而辅臣终不敢一问。至于身被弹击，犹忍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备责延儒，欲以动帝。帝

怒，削其籍。时帝方一意用内臣，故言者多得罪。

到八年八月始下诏曰：“往以廷臣不职，故委寄内侍。今兵制粗立，军饷稍清，尽撤监视总理。”又明年，命彝宪守备南京，寻死。然帝卒用高起潜辈典兵监镇，驯至开关延贼，遂底灭亡。

高起潜，在内侍中，以知兵称，帝委任之。五年命偕其侪吕直督诸将征孔有德于登州，明年凯旋。时流贼大炽，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大帅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诸营，名曰监军，在边镇者，悉名监视。而起潜得监视宁、锦诸军。已而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八年尽撤诸镇内臣，惟起潜监视如故。

九年七月复遣太监李国辅、许进忠等分守紫荆、倒马诸关，孙惟武、刘元斌防马水河。时兵部尚书张凤翼出督援军，宣大总督梁廷栋亦引兵南，特命起潜为总监，给金三万、赏功牌千，以司礼大珰张云汉、韩赞周副之。然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潜行部视师，令监司以下悉用军礼。永平道刘景耀、关内道杨于国疏争，被黜。既而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比，致宣大总督卢象升孤军战歿，又匿不言状，人多疾之。

十七年，李自成将犯阙，帝复命起潜监宁、前诸军，而以杜勋镇宣府。勋至镇即降贼。事闻，廷臣请急撤城守太监，忽传旨云：“杜勋骂贼殉难，予廕祠。”盖为内臣蒙蔽也。未几，勋从贼至，自成设黄幄坐广宁门外，秦、晋二王左右席地坐，勋侍其下，呼城上请入见。守城诸珰缒之上，同入大内，盛称贼势，劝帝自为计。左右请留之，勋曰：“不返，则二王危。”乃纵之出，复缒下，语守城诸珰曰：“吾曹富贵固在也。”俄而城陷，诸珰皆降。及贼败将遁，乃下令尽逐内竖，无贵贱

老弱皆号哭徒跣，破面流血，走出京城门。贼遂捆载其金帛珠宝西去。

初，内臣奉命守城，已有异志，令士卒皆持白杨杖，硃其外，贯铁环于端使有声，格击则折，至是贼即以其杖驱焉。广宁门之启，或曰太监曹化淳献之，或曰化淳实守东直门，而化淳入国朝，上疏奏辨甚力，时仓卒莫能明也。起潜赴宁、前，中道弃关走。福王召为京营提督，后亦降于我大清。

王承恩，太监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礼秉笔太监。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阙，帝命承恩提督京营。是时，事势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贼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三门。承恩见贼坎墙，急发砲击之，连毙数人，而诸瑯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内官，备亲征。夜分，内城陷。天将曙，帝崩于寿皇亭，承恩即自缢其下。福王时，谥忠愍。本朝赐地六十亩，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侧。

方正化，山东人。崇祯时，为司礼太监。十五年冬，畿辅被兵，命总监保定军务，有全城功，已而撤还。十七年二月复命出镇，正化顿首辞，帝不许。又顿首曰：“奴此行万无能为，不过一死报主恩尔。”帝亦垂涕遣之。既至，与同知邵宗元等登陴共守。有请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乱，诸公好为之。”及城陷，击杀数十人，贼问：“若为谁？”厉声曰：“我总监方公也！”贼攒刀斫杀之，其从奄皆死。时内臣殉难者，更有故司礼掌印太监高时明，司礼秉笔太监李凤翔，提督诸监局太监褚宪章、张国元四人。督东厂太监王之心家最富，既降，贼勒其贖，拷死。南渡时，建旌忠祠祀诸死难者，以王承恩为正祀，内臣正化等附祀，而之心亦滥与焉。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阉党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儉，窜身妇寺。淫刑痛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余烬，终以覆国。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今录自焦芳、张彩以下，迄天启朝，为《阉党列传》，用垂鉴诫。其以功名表见，或晚节自盖，如王骥、王越、杨维垣、张捷之徒，则仍别见焉。

焦芳 刘宇 曹元 张彩 韩福等 顾秉谦 魏广微等 崔呈秀 吴淳夫等 刘志选 梁梦环等 曹钦程 石三畏等 王绍徽 周应秋 霍维华 徐大化等 阎鸣泰 贾继春 田尔耕 许显纯

焦芳，泌阳人。天顺八年进士。大学士李贤以同乡故，引为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满九年考，当迁学士。或语大学

士万安：“不学如芳，亦学士乎？”芳闻大恚曰：“是必彭华间我也。我不学士，且刺华长安道中。”华惧，言于安，乃进芳侍讲学士。先是，诏纂《文华大训》，进讲东宫，其书皆华等所为。芳耻不与，每进讲，故摘其疵，扬言众中。翰林尚文采，独芳粗陋无学识，性阴狠，动辄议讪，人咸畏避之。尹旻之罢也，芳与其子龙相比，谪桂阳州同知。芳知出华、安二人指，衔次骨。

弘治初，移霍州知州，擢四川提学副使，调湖广。未几，迁南京右通政，以忧归。服阕，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寻擢礼部右侍郎。怨刘健尼己，日于众中嫚骂。健判牒不可意，即引笔抹去，不关白尚书。俄改吏部，转左侍郎。马文升为尚书，芳辄加姍侮，阴结言官，使抨击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又上言御边四事以希进用，为谢迁所抑，尤憾迁。每言及余姚、江西人，以迁及华故，肆口詬詈。芳既积忤廷臣，复锐进，乃深结阍宦以自固，日夜谋逐健、迁，代其位。

正德初，户部尚书韩文言会计不足。廷议谓理财无奇术，唯劝上节俭。芳知左右有窃听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须用度，况县官耶？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武宗闻之大喜。会文升去，遂擢为吏部尚书。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以告芳。芳阴泄其谋于瑾。瑾遂逐文及健、迁辈，而芳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居内阁数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曰门下。裁阅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赂瑾者先赂芳。子黄中，亦傲很不学，廷试必欲得第一。李东阳、王鏊为置二甲首，芳不悦。言于瑾，径授翰林检讨，俄进编修。芳以黄中故，时时詈东阳。瑾闻之曰：“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

顾恨李耶？”

瑾怒翰林官傲己，欲尽出之外，为张彩劝沮。及修《孝家实录》成，瑾又持前议，彩复力沮。而芳父子与检讨段炅辈，教瑾以扩充政事为名，乃尽出编修顾清等二十余人于部曹。有司应诏举怀材抱德之士，以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彪四人名上。瑾以礼等皆迁乡人，而诏草出健，因下四人诏狱，欲并逮健、迁。东阳力解之。芳厉声曰：“纵贯其罪，不当除名耶？”乃黜健、迁为民，而榜逐余姚人之为京官者。

满刺加使臣亚刘，本江西万安人，名萧明举。以罪叛入其国，与其国人端亚智等来朝。既又谋入淳泥国索宝，且杀亚智等。事闻，方下所司勘奏。芳即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华、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议。宜裁减解额五十名，通籍者勿选京职，著为令。”且言：“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杨廷和解之曰：“以一盗故，祸连一方，至裁解额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案耶？”乃止。

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瑾。其总裁《孝宗实录》，若何乔新、彭韶、谢迁皆肆诬诋，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

始张彩为郎时，芳力荐以悦瑾，觊其为奸利。比彩为尚书，芳父子荐人无虚日，彩时有同异，遂有隙。而段炅见瑾暱彩，芳势稍衰，转附彩，尽发芳阴事于瑾。瑾大怒，数于众中斥芳父子。芳不得已，乃乞归。

黄中顾阁廕，以侍读随父还。瑾败，给事、御史交劾，削其官，黜黄中为民。久之，芳使黄中赍金宝遗权贵，上章求湔雪复官，为吏科所驳。于是吏部覆奏，请械系黄中法司，以彰

天讨。黄中狼狈遁走。

芳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大盗赵鏐入泌阳，火之，发窖多得其藏金，乃尽掘其先人冢墓，杂烧以牛马骨。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树，拔剑斫其首，使群盗糜之，曰：“吾为天子诛此贼。”鏐后临刑叹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谢天下，死有余恨！”瑾从孙二汉当死，亦曰：“吾死固当，第吾家所为，皆焦芳与张彩耳。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芳父子竟良死。

刘宇，字至大，钧州人。成化八年进士。由知县入为御史，坐事谪，累迁山东按察使。弘治中，以大学士刘健荐，擢右金都御史，巡抚大同，召为左副都御史。正德改元，吏部尚书马文升荐之，进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宇初抚大同，私市善马赂权要。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孝宗召见，语及之。帝密遣锦衣百户邵琪往察，宇厚赂琪，为之抵讳。后大夏再召对，帝曰：“健荐宇才堪大用，以朕观之，此小人，岂可用哉？由是知内阁亦未可尽信也。”宇闻，以大夏不为己地，深憾之。

刘瑾用事，宇介焦芳以结瑾。二年正月入为左都御史。瑾好摧折台谏，宇缘其意，请敕箝制御史，有小过辄加笞辱，瑾以为贤。瑾初通贿，望不过数百金，宇首以万金贽，瑾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寻转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子仁应殿试，求一甲不得。厚贿瑾，内批授庶吉士，逾年迁编修。时许进为吏部尚书，宇谗于瑾，遂代其位，而曹元代宇为兵部。宇在兵部时，贿赂狼籍。及为吏部，权归选郎张彩，而文史赠遗又不若武弁，尝悒悒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后瑾欲用彩代宇，乃令宇以原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宇宴瑾阁中，极馭，大喜过望。明日将入阁办事。瑾曰：“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可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逾年瑾诛，科道交章劾奏，

削官致仕，子仁黜为民。

曹元，字以贞，大宁前卫人。柔佞滑稽，不修士行。举成化十一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正德二年累迁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分守中官张昭奉命捕虎豹，元以军士出境搜捕，恐启边衅，上疏请止，不从。改抚陕西。逾年，召为兵部右侍郎，转左，寻代宇为尚书兼督团营，加太子少保。将校迁除，皆惟瑾命。元所入亦不赀。五年拜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元与刘瑾有连，自瑾侍东宫，即与相结。及瑾得志，遂夤缘躐至卿相，然琐刺无能，在阁中饮酒谐谑而已。瑾败，元即日上疏请罪，词极哀。诏许致仕，言官交劾，黜为民。元无子，病中自作墓志，叹曰：“我死，谁铭我者！”

当刘瑾时，廷臣党附者甚众。瑾诛，言官交劾。内阁则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则吏部张彩、户部刘玘、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濂、礼部硃恩、刑部刘纓、工部李善。侍郎则吏部柴升、李瀚，前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都察院则副都御史杨纶、佾都御史萧选。巡抚则顺天刘聪、应天魏讷、宣府杨武、保定徐以贞、大同张禴、淮扬屈直、两广林廷选，操江王彦奇。前总督文贵、马炳然。大理寺则卿张纶，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张桧。通政司则通政吴钺、王云凤，参议张龙。太常则少卿杨廷仪、刘介。尚宝卿则吴世忠，丞屈铨。府尹则陈良器，府丞则石禄。翰林则侍读焦黄中，修撰康海，编修刘仁，检讨段炅。吏部郎则王九思、王纳海。给事中则李宪、段豸。御史则薛凤鸣、硃袞、秦昂、宇文钟、崔哲、李纪、周琳。其他郎署监司又十余人。于是彩论死，福谪戍，元、恩、震、聪、讷、武、恬、介、黄中、海、仁、宪、凤鸣、钟除名，亨、昂闲住，善、岩、谅、

志淳、纶、直、彦奇、良器、哲致仕，选、以贞、祚龠、中孚、龙、禄、铨、炅、豸、袞、纪、琳、九思，纳海谪外，朝署为清。

张彩，安定人。弘治三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历文选司郎中。彩议论便利，善伺权贵指。初矫饰彻声誉，尚书马文升等皆爱之。给事中刘邵尝劾其颠倒选法数事，文升悉为辩析，且誉其聪明刚正，为上下所推服。诏令办事如故。彩即五疏移疾去，文升固留不得，时论称之。越数日，给事李贯荐彩有将略。杨一清总制三边，亦荐彩自代。而焦芳以彩与刘瑾同乡，力荐于瑾。瑾欲致之，因著令，病过期不赴者，斥为民。彩乃就道。既见瑾，高冠鲜衣，貌白皙修伟，须眉蔚然，词辩泉涌。瑾大敬爱，执手移时，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时文选郎刘永已迁通政，次当验封郎石确。疏既入，瑾令尚书许进追原疏，以彩易之。彩自是一意事瑾。瑾恶进不附己，彩因媒孽去进，以刘宇代之。宇虽为尚书，铨政率由彩，多不关白宇，即白宇，宇必温言降接。彩抱案立语，宇俯偻不敢当。居文选半载，擢左佾都御史，与户部右侍郎韩鼎同廷谢。鼎老，拜起不如仪，为谷大用、张永辈所窃笑。瑾方惭，而彩丰采英毅，大用等皆称羨，瑾乃喜。越二日罢鼎，而彩逾年超拜吏部右侍郎。

鼎，合水人。弘治时，为给事中，负直声。后迁右通政，治水安平有劳绩，以通政使家居。至是为瑾所引，复挫归，遂失其素望。

瑾欲大贵彩，乃命刘宇入内阁，以彩代之。一岁中，自郎署长六卿。僚友守官如故，咸惴惴白事尚书前，彩厉色无所假借。寻加太子少保。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哺未得见。彩故徐徐来，直入瑾小阁，欢饮而出，始揖众人。众以是益畏

彩，见彩如瑾礼。彩与朝臣言，呼瑾为老者。凡所言，瑾无不从。因不时考察内外官，纠摘严急，间一用薄罚，而诸司台谏谪辱日甚。变乱旧格，贿赂肆行，海内金帛奇货相望涂巷间。性尤渔色。抚州知府刘介，其乡人也，娶妾美。彩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贺曰：“子何以报我？”介惶恐谢曰：“一身外，皆公物。”彩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内，牵其妾，舆戴而去。又闻平阳知府张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张禴按致其罪，拟戍。恕献妾，始得论减。

彩既衔瑾恩，见瑾擅权久，贪冒无厌，天下怨之，因乘间说曰：“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官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瑾大然之。会御史胡节巡按山东还，厚遗瑾。瑾发之，捕节下狱。少监李宣、侍郎张鸾、指挥同知赵良按事福建还，馈瑾白金二万。瑾疏纳金于官，而按三人罪。其他因贿得祸者甚众。苛敛之害为少衰，中外或称彩能导瑾为善矣。及瑾伏诛，彩以交结近侍论死，遇赦当免。改拟同瑾谋反，瘐死狱中，仍剖尸于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韩福者，西安前卫人也。成化十七年进士。为御史，按宣府、大同，数条奏军民利病，边人悦之。弘治中，迁大名知府，奸盗屏迹，道不拾遗，政绩为畿辅冠。以卓异举，迁浙江左参政，病免。

武宗立，言官交荐，召为大理右少卿。正德二年以右佥都御史督苏、松粮储。未几，召入为右副都御史。坐累，下诏狱。狱上，刘瑾以同乡故，立命出之。召与语，大悦，即用为户部左侍郎。福强结干吏，所在著能声。至是受挫，为瑾所拔擢，遂精心事瑾，为效力。瑾亦时召与谋，委寄亚于彩。会湖广以缺饷告，命兼佥都御史往理之。瑾喜操切，福希指，益务为严

苛。湖广民租自私弘治改元后，逋六百余万石，皆遇灾蠲免。福欲追徵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抚郑时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举朝骇愕，户部尚书刘玘等议如福言。瑾忽怒福，取诏旨报曰：“湖广军民困敝，朕甚悯之。福任意苛敛，甚不称朕意，令自劾，吏部举堪代者以闻。”福引罪求罢，乃召还。四年复命核辽东屯田。福性故刻深，所携同知刘玉等又奉行过当。军士不能堪，焚掠将吏及诸大姓家。守臣发帑抚慰之。乱始定。给事中徐仁等极论之。瑾迫公议，勒福致仕。明年瑾败，籍其货，则福在湖广时所馈白金数十万两，封识宛然，遂遣戍固原。

李宪，岐山人。为吏科给事中，谄事瑾，每率众请事于瑾，盛气独前，自号六科都给事中。时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刘公所遗也。”瑾败，虞祸及，亦劾瑾六事。瑾在狱，笑曰：“李宪亦劾我乎？”卒坐除名。

张龙，顺天人。官行人，邪媚无赖，与寿宁侯通谱系，因得交诸中人、贵戚，恃势夺人田宅。正德三年夤缘为兵科给事中，出核辽东军饷，得腐豆四石。请逮问监守诸臣，罚郎中徐璉以下米三百石有差。瑾以为能，擢通政参议。瑾败，谪知滦州。后又结硃宁为父，起嘉兴同知，迁登州知府。言官弹射无虚月。与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陈逵、右参议孙清并贪残，天下目为“四害”。龙朝觐入都，中旨擢右通政，为宁通中外贿，所乾没不赀。后以私取贿，为宁所觉，斥逐之。嘉靖初，下狱论死。

顾秉谦，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累官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天启元年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二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贤于是谋结外廷诸臣，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明年春，秉谦、广微遂与硃国祯、硃延禧俱入参机务。

广微，南乐人，侍郎允贞子也。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由庶吉士历南京礼部侍郎。忠贤用事，以同乡同姓潜结之，遂召拜礼部尚书。至是，与秉谦俱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七月，秉谦晋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十一月晋少保、太子太傅。五年正月晋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改建极殿。九月晋少师。

秉谦为人，庸劣无耻，而广微阴狡。赵南星与其父允贞友善，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闻之，恨刺骨。既柄政，三及南星门，阍人辞不见。广微怫然曰：“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益恨南星。杨涟之劾忠贤二十四罪也，忠贤惧，属广微为调旨，一如忠贤意。而秉谦以涟疏有“门生宰相”语，怒甚。会孟冬飨庙，且颁朔，广微偃蹇后至，给事中魏大中、御史李应升连劾之。广微益愤，遂决意倾善类，与秉谦谋尽逐诸正人，点《缙绅便览》一册，若叶向高、韩爌、何如宠、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乔允升、李邦华、郑三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升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黄克缙、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六十余人为正人，由阍人王朝用进之，俾据是为黜陟。忠贤得内阁为羽翼，势益张。秉谦、广微亦曲奉忠贤，若奴役然。

叶向高、韩爌相继罢，何宗彦卒，秉谦遂为首辅。自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倾害忠直，皆秉谦票拟。《三朝要典》之作，秉谦为总裁，复拟御制序冠其首，欲用是钳天下口。朝廷有一举动，辄拟旨归美忠贤，褒赞不已。广微以札通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时称曰“外魏公”。先是，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议论而已。广微欲擅柄，谋之忠贤，令众辅分任，政权始分，后遂沿为故事。

杨涟等六人之逮也，广微实与其谋，秉谦调严旨，五日一

迨比。尚书崔景荣惧其立死杖下，亟请广微谏止。广微不自安，疏言：“漈等在今日，诚为有罪之人，在前日实为卿寺之佐。纵使赃私果真，亦当辅付法司，据律论罪，岂可逐日严刑，令镇抚追赃乎？身非木石，重刑之下，就死直须臾耳。以理刑之职，使之追赃，官守安在？勿论伤好生之仁，抑且违祖宗之制，将朝政日乱，与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大忤忠贤意。广微惧，急出景荣手书自明，而忠贤怒已不可解。乃具疏乞休，不许。居两月，矫诏切责廷臣，中言“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大不相侔’”，盖即指广微疏语。广微益惧，丐秉谦为解，忠贤意少释。然广微卒不自安，复三疏乞休，五年八月许之去。广微先已加少保、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至是复加少傅、太子太师，庵子中书舍人，赐白金百、坐蟒一、彩币四表里，乘传，行人护归。典礼优渥，犹用前好故也。居二年，卒于家，赠太傅，恤典如制。

秉谦票拟，事事徇忠贤指。初矫旨罪主考丁乾学，又调旨杀漈、光斗等。惟周顺昌、李应升等下诏狱，秉谦请付法司，毋令死非其罪。内臣出镇，秉谦撰上谕，已复与丁绍轼请罢。二事微有执争。冯铨既入阁，同党中日夜交辄，群小亦各有所左右。秉谦不自安，屡疏乞休，后广微一年致仕去。崇祯元年，为言官祖重晔、徐尚勋、汪应元所纠，命削籍。已，坐交结近侍，入逆案中，论徒三年，赎为民。二年，昆山民积怨秉谦，聚众焚掠其家。秉谦年八十，仓皇牵渔舟得免，乃献窖藏银四万于朝，寄居他县以死。广微亦追论削夺，列逆案遣戍中。

自秉谦、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

黄立极，字中五，元城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累官少詹

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八月，忠贤以同乡故，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丁绍轼、周如磐、冯铨并参机务。时魏广微、顾秉谦皆以附忠贤居政府。未几广微去，如磐卒。明年夏，绍轼亦卒，铨罢。其秋，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入。己而秉谦乞归，立极遂为首辅。

施凤来，平湖人。张瑞图，晋江人。皆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积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入阁。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瑞图会试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庄烈帝即位，山阴监生胡焕猷劾立极、凤来、瑞图、国普等，“身居揆席，漫无主持。甚至顾命之重臣，毙于诏狱；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于阉寺；而生祠碑颂，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复何辞？”帝为除焕猷名，下吏。立极等内不自安，各上疏求罢，帝犹优诏报之。十一月，立极乞休去，来宗道、杨景辰并入阁，凤来为首辅。御史罗元宾复疏纠，凤来、瑞图俱告归。

宗道，萧山人。立极同年进士，累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以本官兼内阁大学士，预机务。宗道官礼部时，为崔呈秀父请恤典，中有“在天之灵”语。编修倪元璐屡疏争时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词林故事，止香茗耳。”时谓宗道清客宰相云。

景辰，瑞图同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积官吏部右侍郎，与宗道同入阁。官翰林时，为《要典》副总裁，一徇奸党指，又三疏颂忠贤。及朝局已变，乃请毁《要典》，给事、御史交劾之，与宗道同日罢。

其后定逆案，瑞图、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

‘，非实状耶？’乃以瑞图、宗道与顾秉谦、冯铨等坐赎徒为民，而立极、凤来、景辰落职闲住。

崔呈秀，蓟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行人。天启初，擢御史，巡按淮、扬。卑污狡狴，不修士行。见东林势方盛，将出都，力荐李三才，求入其党，东林拒不纳。在淮、扬，赃私狼籍。霍丘知县郑延祚贪，将劾之，以千金贿免。延祚知其易与，再行千金，即荐之。其行事多类此。

四年九月还朝，高攀龙为都御史，尽发其贪污状。吏部尚书赵南星议戍之，诏革职候勘。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廷为助。涿州人冯铨，少年官侍从家居，与熊廷弼有隙，遗书魏良卿劝兴大狱。忠贤冀假事端倾陷诸害己者，得呈秀，恨相见晚，遂用为腹心，日与计画。明年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为呈秀讼冤。中旨即言呈秀被诬，复其官。呈秀乃首疏荐张鹤鸣、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许弘纲等；而再疏请令京官自陈，由是清流多屏斥。寻督三殿工，忠贤以阅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语，以间进《同志》诸录，皆东林党人。又进《天鉴录》，皆不附东林者。令忠贤凭以黜陟，善类为一空。暮夜乞怜者，莫不缘呈秀以进，绳集蚁附，其门如市。累擢工部右侍郎并兼御史，督工如故。御史田景新言，侍郎兼御史非便，请改金都御史，从之。

忠贤尝修乡县肃宁城，呈秀首上疏称美。六年二月，复疏颂忠贤督工功，请赐敕奖谕，末言：“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甘之。”疏出，朝野轰笑。阁臣顾秉谦辈撰敕八百余言，褒忠贤，极口扬诩，前代九锡文不能过也。自是，中外章疏，无不颂忠贤德者矣。时方创《三朝要典》，呈秀疏

陈要典之源，追论并封、妖书、之籥三事，凡拥卫光宗者，悉加丑诋。忠贤悦，宣付史馆。其年七月，进本部尚书。十月，皇极殿成，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母死，不奔丧，夺情视事。呈秀负忠贤宠，嗜利弥甚。朝士多拜为门下士，以通于忠贤。其不附己及势位相轧者，辄使其党排去之，时有“五虎”之目，以呈秀为魁。请所倾陷，不可悉数，虽其党亦深畏之。子鐸不能文，属考官孙之獬，获乡荐。用其弟凝秀为浙江总兵官，女夫张元芳为吏部主事，妾弟优人萧惟中为密云参将，所司皆不敢违。明年八月冒宁、锦功，加太子太傅。俄叙三殿功，加少傅，世廕锦衣指挥僉事。其月迁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并绾两篆，握兵权宪纪，出入巨赫，势倾朝野。无何，熹宗崩，廷臣入临。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

庄烈帝即位，其党知忠贤必败，内相携。副都御史杨所修首请允呈秀守制，御史杨维垣、贾继春相继力攻，呈秀乞罢。帝犹慰留。章三上，温旨令乘传归。已而言者劾呈秀及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号称“五虎”，宜肆市朝。诏逮治，籍其赀。时忠贤已死，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罗诸奇异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诏戮其尸，子鐸除名，弟凝秀遣戍。后定逆案，以呈秀为首。

淳夫，晋江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官陕西僉事，以京察罢。五年夤缘起兵部郎中，与文焕、吉、夔龙并由呈秀进，为忠贤义子。大学士冯铨释褐十三年登宰辅，为忠贤所暱。呈秀妒之，淳夫即为攻铨。六年冬，擢太仆少卿，视职方事。旋擢太仆卿，历工部添注右侍郎。冒宁、锦及三殿功，累进工部

尚书，加太子太傅。岁中六迁，至极品。

倪文焕，江都人。由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视南城。山东多大猾，事发则走匿京师。参政王维章数牒文焕，文焕纳其贿，反劾罢维章。尝误挾皇城守卒，为中官所纠，大惧，走谒呈秀求救，遂引入忠贤幕，为鹰犬。首劾兵部侍郎李邦华，御史李日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林枝桥。再劾户部侍郎孙居相、御史夏之令及故吏部尚书崔景荣、吏部尚书李宗延等数十人。轻者削夺，重者拷死。呈秀首颂忠贤，文焕即继之。出按畿辅，为忠贤建三祠。河南道缺掌印官，呈秀为悬缺待文焕，至越十余人任之。冒宁、锦、殿功，加太仆卿，掌道如故。寻改太常卿。忠贤败，文焕惧，乞终养归。

田吉者，故城人。万历三十八年廷对怀挟，罚三科，以县佐录用。已，补试，由知县历兵部郎中。六年冬，迁淮扬参议，取中旨，擢太常少卿，视职方事。明年擢太常卿。未匝岁，连擢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诸逆党超擢，未有如吉者。

李夔龙，福建南安人。由进士历吏部主事，被劾罢去。天启五年夤缘复官，进郎中。专承呈秀指，引用邪人以媚忠贤。擢太常少卿，仍署选事。寻迁左佾都御史。三殿成，进左副都御史。

庄烈帝嗣位，淳夫、文焕、吉、夔龙，并以上林典簿樊维城、户部员外郎王守履言，逮治论死。

方忠贤败时，庄烈帝纳廷臣言，将定从逆案。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锡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议，又以数十人上。帝不怪，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且曰：“内侍同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对，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

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永光以不习刑名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于是案名罗列无脱遗者。崇祯二年三月上之，帝为诏书颁示天下。

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

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

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

结交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祜、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凤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

结交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

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

案既定，其党日谋更翻，王永光、温体仁阴主之，帝持之坚，不能动。其后，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部内闲住通政使周维京，罪至谪戍。其党乃不敢言。福王时，阮大铖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于是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陞、郭如暗，御史周昌晋、

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国亡乃止。

刘志选，慈谿人。万历中，与叶向高同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刘复初、李懋桧争郑贵妃、王恭妃册封事。后懋桧因给事中邵庶请禁诸曹言事，抗疏力争，贬二秩。志选言：“陛下谪懋桧，使人箝口结舌，蒙蔽耳目，非国家福也。”帝怒，谪福宁州判官。稍迁合肥知县，以大计罢归，家居三十年。光宗、熹宗相继立，诸建言得罪者尽起，志选独以计典不获与。会向高赴召，道杭州，志选与游宴弥月。还朝，用为南京工部主事，进郎中，时已七十余，嗜进弥锐，上疏追论“红丸”，极诋孙慎行不道。魏忠贤喜，天启五年九月召为尚宝少卿。在道，复力攻慎行，遂并及向高。忠贤益喜，出两疏宣史馆。

明年擢顺天府丞。冬十月遂上疏劾张国纪。国纪者，后父也。忠贤忌后贤明，欲倾之。会有张匿名榜于厚戟门者，列忠贤反状，并其党七十余人。忠贤疑出国纪及被逐诸人手。邵辅忠、孙杰谋因此兴大狱，尽杀东林诸人，而借国纪以摇中宫，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诸人虑祸不敢承。志选惑家人言，谓己老必先忠贤死，竟上之。极论国纪罪，而未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蓝田之种。”盖前有死囚孙二言张后己所生，非国纪女也。疏上，事叵测。帝伉俪情笃，但令国纪自新而已。后为故司礼刘克敬所选，忠贤迁怒克敬，谪发凤阳，缢杀之。未几，志选疏颂《要典》，言：“命德讨罪，无微不彰，即尧、舜之放四凶，举元、愷，何以加焉，洵游、夏无能赞一词者。”因力诋王之寀、孙慎行、杨涟、左光斗，而极誉刘廷元、岳骏声、黄克缙、徐景濂、范济世、贾继春并及傅樾、陈九畴。且言：“慷慨忧时，力障狂澜于既倒者，魏广微也，当还之揆席，以继五臣之盛事。赤忠报国，弼成巨典

于不日者，厂臣也，当增入简端，以扬一德之休风。”又言：“之案宜正典刑，慎行宜加谪戍。”忠贤大悦，于是骏声等超擢，之案被逮，慎行遣戍，悉如志选言。

七年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其年，熹宗崩，忠贤败，言官交劾，诏削籍。后定逆案，律无倾摇国母文，坐子骂母律，与梁梦环并论死。志选先自经。

梦环，广东顺德人。举进士。历官御史。父事忠贤，兴汪文言狱，杀杨涟等。出巡山海关，会宁远叙功，崔呈秀不获与，梦环力叙其贤劳，遂进侍郎。劾熊廷弼乾没军资十七万，廷弼已死，家益破。志选之劾国纪也，忠贤意未逞。梦环侦知之，七年二月驰疏极论国纪罪，且故诘“丹山、蓝田”二语，冀倾后。顾事重，忠贤亦不能骤行，而国纪竟勒还籍。梦环建祠祀忠贤，三疏颂功德。宁、锦之役，复称忠贤“德被四方，勋高百代”，于是有安平之封，梦环擢太仆卿。

又刘诏者，杞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卢龙知县。天启二年超擢山东佥事。七年代阎鸣泰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寻进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诏嗜利无耻，父事忠贤。释褐九年，骤至极品。建四祠祀忠贤。忠贤败，仅罢官听勘。御史高弘图言：“倾危社稷，摇动宫闱，如诏及刘志选、梁梦环三贼者，罪实浮于‘五虎’‘五彪’，而天讨未加。且诏建祠蓟州，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及闻先帝弥留，诏即整兵三千，易置将领，用崔呈秀所亲萧惟中主邮骑，直接都门，此其意何为。”由是三人皆被逮，论死。

邵辅忠，定海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为工部郎中，首劾李三才贪险假横四大罪。寻谢病去，久之起故官。天启五年附忠贤，骤迁至兵部尚书，视侍郎事。诸奸党攻击正人，多其所主使。七年三月护桂王之藩衡州，加太子太保。还朝，时事已

变，移疾归。寻丽逆案，赎徒为民。

孙杰，钱塘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官刑科右给事中，以附忠贤劾刘一燝、周嘉谟，为清议所弃。出为江西参议，引疾归。忠贤召为大理丞，累擢工部右侍郎。大学士冯铨由李鲁生、李蕃拥戴为首辅，素与崔呈秀珰。而杰与霍维华以呈秀最得忠贤欢，欲令入阁，谋之吴淳夫等，先击去铨。又恐王绍徽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袁鲸疏攻绍徽，而龚萃肃上阁臣内外兼用疏以坚之。自是，鲁生、蕃与杰等分途，其党日相辄矣。杰官亦至尚书，加少保。忠贤诛，杰被劾罢，名丽逆案，赎徒三年。辅忠、杰本谋摇中宫，而事发于志选、梦环，故得轻论云。

曹钦程，江西德化人。举进士。授吴江知县，赃污狼籍，以淫刑博强项声。巡抚周起元劾之，贬秩，改顺天教授，调国子助教。谄附汪文言，得为工部主事。及文言败，钦程力挤之，由座主冯铨父事魏忠贤，为“十狗”之一。铨欲害御史张慎言、周宗建，令李鲁生草疏，属钦程上之，因及李应升、黄尊素，而荐鲁生及傅櫬、陈九畴、张讷、李蕃、李恒茂、梁梦环辈十余人。慎言等四人并削籍。钦程于群小中尤无耻，日夜走忠贤门，卑谄无所不至，同类颇羞称之。钦程顾骄众人以忠贤亲己。给事中吴国华劾之，忠贤怒，除国华名，钦程益得志。给事中杨所修缘忠贤指，力荐其贤，遂由员外郎擢太仆少卿。后忠贤亦厌之，六年正月为给事中潘士闻所劾。忠贤责以败群，削其籍。濒行犹顿首忠贤前曰：“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絮泣而去。忠贤诛，入逆案首等，论死。系狱久之，家人不复馈食，钦程掠他囚余食，日醉饱。李自成陷京师，钦程首破狱出降。自成败，随之西走，不知所终。福王时，定从贼案，钦程复列首等。

当忠贤盛时，其党争搏击清流，献谄希宠。最著者，石三

畏、张讷、卢承钦、门克新、刘徽、智铤。

三畏，交河人。知文登、曹二县，大著贪声。以御史陈九畴荐，得行取。赵南星秉铨，出为王府长史。故事，外吏行取无为王官者，三畏以是大恨。及忠贤得志，三畏谄附之，遂授御史。首劾都给事中刘弘化护熊廷弼，太仆卿吴炯党顾宪成，两人获严谴。追论京察三变，力诋李三才、王图、孙丕扬、曹于汴、汤兆京、王宗贤、顾宪成、胡忻、王元翰、王淑抃、赵南星、张问达、王允成、涂一榛、王象春等十五人，而荐乔应甲、徐兆魁等十三人。于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追夺。已，极论三案，请以其疏付史馆，而劾礼部侍郎周炳谟、南京尚书沈懋爝、大理丞张廷拱，三人亦获谴。三畏为忠贤“十孩儿”之一。又倚呈秀为荐主，锻成杨、左之狱，咆哮特甚。一日，赴戚畹宴，魏良卿在焉。三畏醉，误令优人演《刘瑾酗酒》一剧。忠贤闻，大怒，削籍归。忠贤殛，借忤廕名，起故官，为南京御史硃纯所劾，罢去。

讷，阆中人。由行人擢御史，承忠贤指，首劾赵南星十大罪，并及御史王允成，吏部郎邹维琏、程国祥、夏嘉遇。忠贤大喜，立除南星等名，且令再奏。乃罗织兵部侍郎李邦华，湖广巡抚孙鼎相，旧给事中毛士龙、魏大中，光禄少卿史记事等十七人，诬以贿南星得官，诸人并获罪。寻请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诸书院。痛诋邹元标、冯从吾、余懋衡、孙慎行并及侍郎郑三俊、毕懋良等，亦坐削夺。复劾罢江西巡抚韩光祐。讷为忠贤鹰犬，前后搏击用力多。忠贤深德之，用其兄太仆少卿朴至南京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朴官宣大总督，为忠贤建四祠。兄弟并入逆案。

承钦，余姚人。由中书舍人擢御史，首劾罢户部侍郎孙居相等，因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

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承钦官至太仆少卿卒。

克新，汝阳人。由青州推官擢御史，劾右庶子叶灿、光禄卿钱春、按察使张光缙倚傍门户，且请速诛熊廷弼。忠贤大喜，立传旨行刑。以阁臣固争，乃令俟秋后，而除灿等名。御史吴裕中，廷弼姻也，愤曰：“廷弼已死人，何必疏促。”与克新绝，逆党由此衔之。廷弼之祸，大学士丁绍轼有力焉。冯铨因使人嗾裕中劾绍轼，而先报忠贤曰：“裕中必为廷弼报仇。”裕中疏上，遂命于午门杖之百，舁至家死。魏广微将谢政，克新言：“广微砥柱狂澜，厥功甚伟，宜锡之温纶，优以礼数。”以是稍失忠贤意。太仓人孙文豸，与同里武进士顾同寅尝客廷弼所。廷弼死，文豸为诗谏之，同寅题尺牋亦有追惜语，为逻卒所获。克新遽以诽谤闻，两人遂弃市，连及同郡编修陈仁锡、故修撰文震孟，并削籍。克新寻巡按山东，崇祯初，引疾去。

徽，清苑人。由临淮知县擢御史。陈朝辅劾冯铨，徽出疏继之，且曰：“臣与铨同乡，痛恶群小之误铨，不忍铨坐失燕赵本色。”闻者笑之。出督辽饷，乾没不赀。初，梁梦环巡关，诬熊廷弼侵盗军贖十七万。徽言：“廷弼原领帑金三十万，茫无所归。其家贖不下百万，而仅以十七万还公家，何以申国法？”因诬给事中刘弘化、毛士龙，御史樊尚燝、房可壮赃贿事。忠贤喜，削弘化等籍，敕所司徵廷弼赃。寻加徽太仆少卿，先后颂忠贤至十一疏。忠贤败，被劾回籍。

铤，元氏人。举乡试，受业赵南星门，授知县。由魏广微

通于忠贤，得擢御史，遂疏诋南星为元恶。先后劾罢礼部侍郎徐光启等。铤以乙榜起家，欲得忠贤欢，搏击弥锐。忠贤大喜，加太仆少卿，以忧归。崇祯初，礼部主事乔若雯劾铤及陈九畴、张讷为魏广微爪牙，诏夺职。后与三畏、讷、承钦、克新、徽并入逆案，讷遣戍，三畏等论徒。

当忠贤横时，宵小希进干宠，皆陷善类以自媒。始所击皆东林也，其后凡所欲去者，悉诬以东林而逐之。自四年十月迄熹宗崩，毙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他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

王绍徽，咸宁人，尚书用宾从孙也。举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邹平知县，擢户科给事中。居官强执，颇以清操闻。汤宾尹号召党与，图柄用。吏部尚书孙丕扬以绍徽其门生，用年例出为山东参议，绍徽辞疾不就。泰昌时，起通政参议，迁太仆少卿，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

天启四年冬，魏忠贤既逐去左光斗，即召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明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寻进户部侍郎，督仓场，甫视事，改左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忠贤为从子良卿求世封，绍徽即为奏请良卿封伯。请推崇其三世，绍徽亦议如其言。至忠贤遣内臣出镇，绍徽乃偕同官陈四不可。王恭厂、朝天宫并灾，绍徽言诛罚过多。忤忠贤意，得谯让。已复上言：“四方多事，九边缺饷，难免催科，乞定分数，宽年限，以缓急之宜付抚按。正殿既成，两殿宜缓，请敕工部裁省织造、瓷器诸冗费，用佐大工。奸党削除已尽，恐藏祸蓄怨，反受中伤。逮系重刑，加于封疆、显过、三案巨奸，则人心悦服，余宜少宽贷。”复忤忠贤意。

初，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

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既而奸党转盛，后进者求速化，妒诸人妨己，拟次第逐之。孙杰乃谋使崔呈秀入阁，先击去绍徽，令御史袁鲸、张文熙诋绍徽朋比。鲸再疏列其鬻官秽状，遂落绍徽职，而以周应秋代。逆案既定，绍徽削籍论徒。

应秋，金坛人。万历中进士。历官工部侍郎，生平无持操。天启三年避东林谢病去。明年冬，魏忠贤起为南京刑部左侍郎。五年召拜刑部添注尚书。时忠贤广树私人，悉饵以显爵，故两京大僚多添注。寻改左都御史。家善烹饪，每魏良卿过，进豚蹄留饮，良卿大欢，时号“煨蹄总宪”。明年七月代绍徽为吏部尚书，与文选郎李夔龙鬻官分贿。清流未尽逐者，应秋毛举细故，削夺无虚日。忠贤门下有“十狗”，应秋其首也。冒三殿功，屡加太子太师。初，杨涟等拷死，应秋夜半叩户，语其馆客曰：“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矣。”庄烈帝嗣位，被劾归。已，入逆案，遣戍死。弟维持。天启中为御史，请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俄劾兵部尚书赵彦等，并削籍。以兄应秋在位，引嫌归。崇祯初，起按浙江，被劾罢。兄弟并丽逆案。

霍维华，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金坛知县，徵授兵科给事中。天启元年六月，中官王安当掌司礼监印，辞疾居外邸，冀得温旨即视事。安与魏忠贤有隙，阉人陆菴臣者，维华内弟也，侦知之以告。维华故与忠贤同郡交好，遂乘机劾安，忠贤辄矫旨杀之。刘一燝、周嘉谟咸恶维华，用年例出为陕西僉事。其同官孙杰言，维华三月兵垣无过失，一燝、嘉谟仰王安鼻息，故摈于外。忠贤大喜，立逐两人，而维华亦以外艰归。

四年冬，朝事大变，南京御史吕鹏云以外转请告。忠贤传旨令与被察徐大化、年例外转孙杰俱擢京卿，维华及王志道、郭兴治、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并复故官。维华得刑科。诸

为赵南星斥者，竞起用事。维华益锐意攻东林，劾罢御史刘璞、南京御史涂世业、黄公辅、万言扬。追论三案，痛诋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而誉范济世、王志道、汪庆百、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张捷、唐嗣美、岳骏声、曾道唯。请改《光宗实录》，宣其疏史馆。忠贤立传旨削一燝等五人籍，逮之寀，免李可灼戍，擢济世巡抚、志道等京卿，嗣美以下悉起用，实录更撰，而以阁臣言免一燝等罪。寻言，总督张我续宜罪，尚书赵彦宜去，御史方震孺不宜逮，韩敬宜复官，汤宾尹宜雪。忤忠贤意，传旨譴责之。五年冬擢太仆少卿。明年擢本寺卿。寻擢兵部右侍郎，署部事。每陈奏，必颂忠贤。七年，延绥奏捷，进右都御史，廕子锦衣千户。宁、锦叙功，进兵部尚书，视侍郎事，廕子如之。俄叙三殿功，加太子太保。

维华性儉邪，与崔呈秀为忠贤谋主。所亲为近侍，宫禁事皆预知，因进仙方灵露饮。帝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忠贤颇以咎维华。维华甚惧，而虑有后患，欲先自贰于忠贤，乃力辞宁、锦恩命，让功袁崇焕，乞以己廕授之。忠贤觉其意，降旨颇厉。无何，熹宗崩，忠贤败，维华与杨维垣等弥缝百方。其年十月，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

崇祯改元，附珰者多罢去，维华自如。辽东督师王之臣免，代者袁崇焕未至，维华谋行边自固。帝已可之，给事中颜继祖极论其罪，言“维华狡人也，珰炽则借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一给事中，三年躡至尚书，无叙不及，有贲必加，即维华亦难以自解。”乃寝前命。顷之，言者踵至，维华乃引退。逆案既定，维华戍徐州，气势犹盛。七年，骆马湖淤，维华言于治河尚书刘荣嗣，请自宿迁抵徐州，穿渠二百余里，引黄河水通漕，冀叙功

复职。荣嗣然其计，费金钱五十余万，工不成，下狱论死，维华意乃沮。九年，边事急，都御史唐世济荐维华边才，至，下狱遣戍。维华遂忧愤死。

福王时，杨维坦翻逆案，为维华等讼冤，章下吏部。尚书张捷重述三朝旧事，力称维华等忠，追赐恤典。赠廕祭葬谥全者，维华及刘廷元、吕纯如、杨所修、徐绍吉、徐景濂六人。赠廕祭葬不予谥者，徐大化、范济世二人。赠官祭葬者，徐扬先、刘廷宣、岳骏声三人。复官不赐恤者，王绍徽、徐兆魁、乔应甲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缵、王永光、章光岳、徐鼎臣、徐卿伯、陆澄源，名不丽逆案，而为清议所抑者，亦赐恤有差。

徐大化，会稽人，家京师。由庶吉士改御史，以京察贬官，再起再贬，至工部主事。孙丕扬典京察，坐不谨落职。故事，大计斥退官无复起者。万历末，群邪用事，文选郎陆卿荣破例起之。天启初，屡迁刑部员外郎，结魏忠贤、刘朝，为之谋主。给事中周朝瑞劾其奸贪，御史张新诏抉其闺房之隐，大化颇愧沮。已，承要人指，力诋熊廷弼。及廷弼入关，又请速诛，与朝瑞相讦，尚书王纪劾罢之。寻复罹察典，削职。四年冬，中旨起大理丞，益与魏广微比，助忠贤为虐。疏荐邵辅忠、姚宗文、陆卿荣、郭巩等十三人，即召用。俄迁少卿。左佥都御史杨涟等之下狱也，大化献策于忠贤曰：“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脏可指。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忠贤大悦，从之，由是诸人皆不免。寻进左副都御史，历工部左、右侍郎。皇极殿成，加尚书，贪恣无忌，忠贤亦厌之。七年四月那移金钱事发，遂勒闲住。后入逆案，戍死。

李蕃，日照人。与李鲁生皆万历四十一年进士。蕃由庐江知县入为御史，鲁生亦方居垣中，皆为魏忠贤心腹。孙承宗请入朝，蕃以王敦、李怀光为比，承宗遂还镇。硃国祯当国，不

为忠贤所喜，蕃希指劾去之。同官排击忠良，多其代草。始与鲁生谄事魏广微，广微败，改事冯铨，铨宠衰，又改事崔呈秀，时号两人为四姓奴。出督畿辅学政，建祠天津、河间、真定，呼忠贤九千岁。加太仆卿，视御史事。忠贤败，被劾罢。

鲁生，沾化人，知邢台、邯郸、仪封、祥符四县。擢兵科给事中，由座主广微通于忠贤，卑污奸险，常参密谋。周起元劾殊童蒙，鲁生希忠贤指，攻罢起元。时中旨频出，朝端以为忧。鲁生独上言：“执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从中出而谁出？”举朝大骇。内阁缺人，诏举老成干济者。冯铨资浅，年未及四十，鲁生、蕃欲令入阁。鲁生遂上言：“成即为老，而非必老乎年。干乃称济，而即有济于国。”铨果柄用。时有“十孩儿”之号，鲁生其一也。尝荐阮大铖、陈尔翼、张素养、李嵩、张捷辈十一人，悉其私党。疏诋家居大学士韩爌，削其籍。主事吕下问治徽州吴养春狱，株累者数百家，知府石万程不能堪，弃官去。鲁生反劾罢万程。迁左给事中，典试湖广，发策诟杨涟，因历诋屈原、宋玉等。冒宁、锦功，进太仆少卿。庄烈帝即位，鲁生知祸及，疏请免涟等追赃。给事中汪始亨、颜继祖，御史张三谟交章发其奸，始罢去。御史汪应元再劾之，乃削籍。

又有李恒茂者，邢台人。为礼科给事中，荐呈秀复官，与深相得。劾罢侍郎扶克俭、太仆少卿孙之益、太常少卿庄钦邻，皆不附忠贤者也。恒茂、鲁生、蕃日走吏、兵二部，交通请托，时人为之语曰：“官要起，问三李。”后忽与呈秀交恶，削籍归。忠贤败，起故官，为御史邹毓祚劾罢。逆案既定。鲁生遣戍，蕃、恒茂赎徒为民。

阎鸣泰，清苑人。万历中进士。除户部主事，屡迁辽东参政，拾遗被劾罢归。久之，起僉事，分巡辽海。开原既失，经

略熊廷弼遣抚沈阳，半道恸哭而返。寻托疾谢归。天启二年，起故官，监军山海关。旋进副使，受知孙承宗，屡疏推荐，而鸣泰实无才略，工谄佞，以虚词罔上而已。其年八月，廷推鸣泰辽东经略，会承宗自请督师，乃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自王化贞弃地后，巡抚罢不设。至是承宗以重臣当关，事权独操，鸣泰不能有所为。明年五月复移疾去，家居三年。魏忠贤窃柄，鸣泰潜结之，用御史智铤荐，召为兵部右侍郎。

六年正月，宁远告警，畿辅震惊。内阁顾秉谦等以顺天巡抚吴中伟非御侮才，荐鸣泰代之。未几，代王之臣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宁远叙功，进本部尚书。以缮修山海关城，进太子太傅。寻召还，协理戎政。叙锦州功，加少保。三殿成，加少师兼太子太师。熹宗崩，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鸣泰由忠贤再起，专事谄谀。每陈边事，必颂功德，于蓟、辽建生祠，多至七所。其颂忠贤，有“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语，闻者咋舌。崇祯初，为言者劾罢。后丽逆案，遣戍死。

生祠之建，始于潘汝祯。汝祯巡抚浙江，徇机户请，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闻于朝，诏赐名“普德”。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其年十月，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之南京。七年正月，宣大总督张朴、宣府巡抚秦士文、宣大巡按张素养建之宣府、大同，应天巡抚毛一鹭、巡按王珙建之虎丘。二月，鸣泰与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建之景忠山，宣大总督朴、大同巡抚王点、巡按素养又建之大同。三月，鸣泰与诏、文焕，巡按御史梁梦环建之西协密云丫髻山，又建之昌平、通州，太仆寺卿何宗圣建之房山。四月，鸣泰与巡抚袁崇焕又建之宁前，宣大总督朴、山西巡抚曹尔祯、巡按刘弘光又建之五台山，庶吉士李若琳建之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国祯建之卢沟桥。五月，通政司经历孙如冽、顺天府尹李春茂建之宣武门外，巡抚硃童蒙建

之延绥，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王大年、汪若极、张枢、智铤等建之顺天，户部主事张化愚建之崇文门，武清侯李诚铭建之药王庙，保定侯梁世勋建之五军营大教场，登莱巡抚李嵩、山东巡抚李精白建之蓬莱阁、宁海院，督饷尚书黄运泰，保定巡抚张凤翼、提督学政李蕃、顺天巡按文焕建之河间、天津，河南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建之开封，上林监丞张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等建之都督府、锦衣卫。六月，总漕尚书郭尚友建之淮安。是月，顺天巡按卢承钦、山东巡按黄宪卿、顺天巡按卓迈，七月，长芦巡盐龚萃肃、淮扬巡盐许其孝、应天巡按宋祯汉、陕西巡按庄谦，各建之所部。八月，总河李从心、总漕尚友、山东巡抚精白、巡按黄宪卿、巡漕何可及建之济宁，湖广巡抚姚宗文、鄖阳抚治梁应泽、湖广巡按温谟建之武昌、承天、均州。三边总督史永安。陕西巡抚胡廷晏，巡按谦、袁鲸建之固原太白山。楚王华奎建之高观山。山西巡抚牟志夔，巡按李灿然、刘弘光建之河东。

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参政周锵、祥符知县季寓庸恣为之，巡抚增光俯首而已。锵与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犹抵书良卿，为忠贤设渗金像。而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有建之内城东街者，工部郎中叶宪祖窃叹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贤闻，即削其籍。上林一苑，至建四祠。童蒙建祠延绥，用琉璃瓦。诏建祠蓟州，金像用冕旒。

几疏词揄扬，一如颂圣，称以“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而阁臣辄以骈语褒答，中外若响应。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已，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还

就班，复稽首如初礼。运泰请以游击一人守祠，后建祠者必守。其孝等方建祠扬州，将上梁，而熹宗哀诏至，既哭临，释纆易吉，相率往拜。监生陆万龄至谓：“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司业硃之俊辄为举行，会熹宗崩，乃止。而华奎、诚铭辈，以藩王之尊，戚畹之贵，亦献谄希恩，祝厘恐后。最后，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熹宗已崩，庄烈帝且阅且笑。忠贤觉其意，具疏伪辞，帝辄报允。无何，忠贤诛，诸祠悉废，凡建祠者概入逆案云。

贾继春，新乡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知临汾、任丘二县，入为御史。李选侍移啾鸾宫，一时颇逼迫，然故无恙也。继春听流言，上书内阁方从哲等，略言：“新君御极，首导以违忤先皇，逼逐庶母，通国痛心。昔孝宗不问昭德，先皇优遇郑妃，何不辅上取法？且先皇弥留，面以选侍谕诸臣，而玉体未寒，爱妾莫保。忝为臣子，夫独何心。”给事中周朝瑞驳之，继春再揭，谓“选侍雉经，皇八妹入井”，至称选侍为未亡人，杨涟乃上移宫始末疏，谓：“宸宫未定，先帝之社稷为重，则平日之宠爱为轻。及宸居已安，既尽臣子防危之忠，即当体圣主如天之度。臣所以请移宫者如此。而蜚语谓选侍踉跄徒跣，屡欲自裁，皇妹失所投井。恐酿今日之疑端，流为他年之实事。”帝于是宣敕数百言，极言选侍无状，严责廷臣党庇。

时继春出按江西，便道旋里，驰疏自明上书之故，中有“威福大权，莫听中涓旁落”语，王安激帝怒，严旨切责，令陈状。于是御史张慎言、高弘图连章为求宽。帝益怒，下廷臣杂议。尚书周嘉谟等言：“臣等意陛下笃念圣母，不能忘选侍。及诵敕谕，知圣心自体恤。而继春误听风闻，慎言等又连疏渎

奏。然意本无他，罪当宥。”未报。御史王大年、张捷、周宗建、刘廷宣，给事中王志道、倪思辉等交章论救，给事、御史复合词为请，诸阁臣又于讲筵救之，乃停慎言、弘图、大年俸，宥志道等。既而继春回奏，词甚哀，且隐“雉经、入井”二语。帝严旨穷诘，令再陈。嘉谟等复力救，帝不许。继春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风闻。乃除名永锢，时天启元年四月也。其后言者屡请召还，帝皆不纳。

四年冬，魏忠贤既逐杨涟等，即以中旨召复官。至则重述移宫事，极言：“涟与左光斗目无先皇，罪不容死。且涟因傅櫬发汪文言事，知祸及，故上劾内疏，先发制人，天地祖宗所必殛。而止坐纳贿结党，则涟等当死之罪未大暴天下。宜速定爰书布中外，昭史册，使后世知朝廷之罪涟等以不道无人臣礼也。”疏娓娓数百言，且请用杨所修言，亟修《三朝要典》，忠贤大喜。

庄烈帝即位，继春方督学南畿，知忠贤必败，驰疏劾崔呈秀及尚书田吉、顺天巡抚单明诩、副都御史李夔龙，群小始自贰。旋由太常少卿进左佾都御史，与霍维华辈力扼正人。崇祯改元五月，给事中刘斯球极言其反覆善幻，乃自引归。已，杨涟子之易疏讦之，诏削籍。初，继春以移宫事诋涟结王安图封拜，后见公议直涟，畏涟向用，俯首乞和，声言疏非己意。还朝则极诋涟。及忠贤殛，又极誉高弘图之救涟，且荐韩爌、倪元璐，以求容于清议。帝定逆案，继春不列名，帝问故。阁臣言继春虽反覆，持论亦可取。帝曰：“惟反覆，故为真小人。”遂引交结近侍律，坐徒三年，自恨死。

田尔耕，任丘人，兵部尚书乐孙也。用祖廕，积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十月代骆思恭掌锦衣卫事。狡黠阴贼，与魏良卿为莫逆交。魏忠贤斥逐东林，数兴大狱。尔耕广布侦卒，罗织

平人，锻练严酷，入狱者率不得出。宵人希进者，多缘以达于忠贤，良卿复左右之，言无不纳，朝士辐辏其门。魏广微亦与缔姻，时有“大儿田尔耕”之谣。又与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有“五彪”之号。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磨锦衣世职者数人，岁时赏赉不可胜纪。显纯等加官亦如之。忠贤败，言者交劾，下吏论死。崇祯元年六月与显纯并伏诛。

显纯，定兴人，驸马都尉从诚孙也。举武会试，擢锦衣卫都指挥僉事。天启四年，刘侨掌镇抚司，治汪文言狱，失忠贤指，得罪，以显纯代之。显纯略晓文墨，性残酷，大狱频兴，毒刑锻练，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余人，皆死其手。诸人供状，皆显纯自为之。每讞鞫，忠贤必遣人坐其后，谓之听记，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问。

应元，大兴人。市井无赖，充校尉，冒缉捕功，积官至锦衣指挥。云鹤，霸州人，为东厂理刑官。寰，吴县人。隶籍锦衣，为东司理刑。凡显纯杀人事，皆应元等共为之。而寰为田尔耕心腹。及显纯论死，法司止当应元、云鹤、寰戍。后定逆案，三人并论死，寰先死戍所。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佞幸

汉史所载佞幸，如籍孺、闾孺、邓通、韩嫣、李延年、董贤、张放之属，皆以宦寺弄臣贻讥千古，未闻以武夫、健儿、贪人、酷吏、方技、杂流任亲暱承宠渥于不衰者也。明兴，创设锦衣卫，典新军，暱居肘腋。成祖即位，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誓天下，特任纪纲为锦衣，寄耳目。纲刺廷臣阴事，以希上指，帝以为忠，被残杀者不可胜数。英宗时，门达、逮杲之徒，并见亲信。至其后，厂卫遂相表里，清流之祸酷焉。宪宗之世，李孜省、僧继晓以祈祷被宠任，万安、尹直、彭华等至因之以得高位。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国事，一时宵人并起，钱宁以锦衣幸，臧贤以伶人幸，江彬、许泰以边将幸，马昂以女弟幸。祸流中外，宗社几墟。世宗入继大统，宜矫前轨，乃任陆炳于从龙，宠郭勋于议礼，而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行之辈，纷然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凡此诸人，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虽以成祖、世宗之英武聪察，而嬖幸酿乱，几与昏庸失道之主同其蒙蔽。彼第以亲己为可信，而孰知其害之至于此也。至顾可学、盛端明、硃隆禧之属，皆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此亦佞幸之尤者，附之篇末，用以示戒云。

纪纲 门达 逮杲 李孜省 继晓 江彬 许泰 钱宁 陆炳 邵元节

陶仲文 顾可学 盛端明等

纪纲，临邑人，为诸生。燕王起兵过其县，纲叩马请自效。王与语，说之。纲善骑射，便辟诡黠，善钩人意向。王大爱幸，授忠义卫千户。既即帝位，擢锦衣卫指挥使，令典亲军，司诏狱。

都御史陈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纲觐帝旨，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讠。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擢都指挥僉事，仍掌锦衣。纲用指挥庄敬、袁江，千户王谦、李春等为羽翼，诬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纲论死，辄将至家，洗沐好饮食之，阳为言，见上必请赦若罪，诱取金帛且尽，忽刑于市。

数使家人伪为诏，下诸方盐场，勒盐四百余万。还复称诏，夺官船二十、牛车四百辆，载入私第，弗予直。构陷大贾数十百家，罄其资乃已。诈取交址使珍奇。夺吏民田宅。籍故晋王、吴王，乾没金宝无算。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优童奏乐奉觞，呼万岁，器物僭乘舆。欲买一女道士为妾，都督薛禄先得之，遇禄大内，挝其首，脑裂几死。恚都指挥哑失帖木不避道，诬以冒赏事，捶杀之。腐良家子数百人，充左右。诏选妃嫔，试可，令暂出待年，纲私纳其尤者。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货尚富。其子文度蒲伏见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纲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挟纲势，什五而中分之。

纲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万计。端午，帝射柳，纲属镇抚庞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噪，以觐众意。”瑛如其言，无敢纠者。纲喜曰：“是无能难我矣。”遂谋不轨。十四年七月，内侍仇纲者发其罪，命给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状。即日磔纲于市，家属无少长皆戍边，列罪状颁示

天下。其党敬、江、谦、春、瑛等，诛谴有差。

门达，丰润人。袭父职为锦衣卫百户。性机警沉鸷。正统末，进千户，理镇抚司刑。久之，迁指挥僉事，坐累解职。景泰七年复故官，佐理卫事兼镇抚理刑。天顺改元，与“夺门”功，进指挥同知。旋进指挥使，专任理刑。千户谢通者，浙江人也，佐达理司事，用法仁恕，达倚信之。重狱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狱为幸，朝士翕然称达贤。然是时英宗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官校为耳目，由是逮杲得大幸，达反为之用。

逮杲者，安平人也，以锦衣卫校尉为达及指挥刘敬腹心，从“夺门”。帝大治奸党，杲缚锦衣百户杨瑛，指为张永亲属，又执千户刘勤于朝，奏其讷上，两人并坐诛。用杨善荐，授本卫百户。以捕妖贼功，进副千户。又用曹吉祥荐，擢指挥僉事。帝以杲强鸷，委任之，杲乃摭群臣细故以称帝旨。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外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并侵官田，杲劾奏，还其田于官。懋等皆服罪，乃已。石亨恃宠不法，帝渐恶之，杲即伺其阴事。亨从子彪有罪下狱，命杲赴大同械其党都指挥硃谅等七十六人。杲因发彪弟庆他罪，连及者皆坐，杲进指挥同知。明年复奏亨怨望，怀不轨，亨下狱死。有诏尽革“夺门”功，达、杲言臣等俱特恩，非以亨故。帝优诏留任，以杲发亨奸，益加倚重。

杲益发舒，势出达上。白遣校尉侦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门多进伎乐货贿以祈免，亲藩郡王亦然。无贿者辄执送达，锻炼成狱。天下朝覲官大半被谴，逮一人，数大家立破。四方奸民诈称校尉，乘传纵横，无所忌。鼓城伯张瑾以葬妻称疾不朝，而与诸公侯饮私第。杲劾奏，几得重罪。杲所遣校尉诬宁府弋阳王奠壘母子乱，帝遣官往勘，事已白，靖王奠培等亦言无左验。帝怒责杲，杲执如初，帝竟赐奠壘母子死。方异尸出，

大雷雨，平地水数尺，人咸以为冤。指挥使李斌尝构杀弘农卫千户陈安，为安家所诉，下巡按御史邢宥覆讞，石亨嘱宥薄斌罪。至是，校尉言：“斌素藏妖书，谓其弟健当有大位，欲阴结外番为石亨报仇。”梟以闻，下锦衣狱，达坐斌谋反。帝两命廷臣会讯，畏梟不敢平反。斌兄弟置极刑，坐死者二十八人。

梟本由石亨、曹吉祥进，讦亨致死，复奏吉祥及其从子钦阴事，吉祥、钦大恨。五年七月，钦反，入梟第斩之，取其首以去。事平，赠梟指挥使，给其子指挥僉事俸。

时达已掌卫事，仍兼理刑。梟被杀，达以守卫功，进都指挥僉事。初，梟给事达左右，及得志恣甚。达怒，力逐之。梟旋复官，欲倾达，达惴惴不敢纵。梟死，达势遂张。欲踵梟所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讦者日盛，中外重足立，帝益以为能。

外戚都指挥孙绍宗及军士六十七人冒讨曹钦功，达发其事。绍宗被责让，余悉下狱。盗窃户部山西司库金，巡城御史徐茂劾郎中赵昌、主事王珪、徐源疏纵。达治其事，皆下狱谪官。达以囚多，狱舍少，不能容，请城西武邑库隙地增置之，报可。御史樊英、主事郑瑛犯赃罪。给事中赵忠等报不以实。达劾其徇私，亦下狱谪官。给事中程万里等五人直登闻鼓，有军士妻醜冤，会斋戒不为奏。达劾诸人蒙蔽，诏下达治。已，劾南京户部侍郎马谅，左都御史石璞，掌前府忻城伯赵荣，都督同知范雄、张斌老聩，皆罢去。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黄衣阅兵。帝怒，命达遣官核，籍其赀，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吴中以下及先后巡按御史吴琬等四人下狱，臣等停俸，琬等谪县丞。御史李蕃按宣府，或告蕃擅挾军职，用军容迎送。御史杨璉按辽东，韩琪按山西，校尉言其妄作威福。皆下达治，蕃、琪并荷校死。陕西督储参政娄良，糊广参议李孟芳，陕西按察使钱博，福建僉事包瑛，陕西僉事李

观，四川巡按田斌，云南巡按张祚，清军御史程万钟及刑部郎中冯维、孙琼，员外郎贝钿，给事中黄甄，皆为校尉所发下狱。瑛守官无玷，不胜愤，自缢死，其他多遣戍。湖广诸生马云罪黜，诈称锦衣镇抚，奉命葬亲，布政使孙毓等八人咸贖祭。事觉，法司请逮问，卒不罪云。达初欲行督责之术，其同列吕贵曰：“武臣不易犯，曹钦可鉴也。独文吏易裁耳。”达以为然，故文吏祸尤酷。

都指挥袁彬恃帝旧恩，不为达下。达深衔之，廉知彬妾父千户王钦诳人财，奏请下彬狱，论赎徒还职。有赵安者，初为锦衣力士役于彬，后谪戍铁岭卫，赦还，改府军前卫，有罪，下诏狱。达坐安改补府军由彬请托故，乃复捕彬，拷掠，诬彬受石亨、曹钦贿，用官木为私第，索内官督工者砖瓦，夺人子女为妾诸罪名。军匠杨坝不平，击登闻鼓为彬讼冤，语侵达，诏并下达治。当是时，达害大学士李贤宠，又数规己，尝谮于帝，言贤受陆瑜金，酬以尚书。帝疑之，不下诏者半载。至是，拷掠坝，教以引贤，坝即谬曰：“此李学士导我也。”达大喜，立奏闻，请法司会鞫坝午门外。帝遣中官裴当监视。达欲执贤并讯，当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讯，坝曰：“吾小人，何由见李学士，此门锦衣教我。”达色沮不能言，彬亦历数达纳贿状，法司畏达不敢闻，坐彬绞输赎，坝斩。帝命彬赎毕调南京锦衣，而禁锢坝。

明年，帝疾笃，达知东宫局丞王纶必柄用，预为结纳。无何，宪宗嗣位，纶败，达坐调贵州都匀卫带俸差操。甫行，言官交章论其罪。命逮治，论斩系狱，没其赀巨万，指挥张山同谋杀入，罪如之。子序班升、从子千户清、婿指挥杨观及其党都指挥牛循等九人，谪戍、降调有差。后当审录，命贷达，发广西南丹卫充军，死。

李孜省，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脏事发，匿不归。时宪宗好方术，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篆进。成化十五年，特旨授太常丞。御史杨守随、给事中李俊等劾孜省脏吏，不宜典祭祀，乃改上林苑监丞。日宠幸，赐金冠、法剑及印章二，许密封奏请。益献淫邪方术，与芳等表里为奸，渐干预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监事。同官王昶轻之，不加礼。孜省譖昶，左迁太仆少卿。故事，寄俸官不得预郊坛分献，帝特以命孜省。廷臣惩昶事，无敢执奏者。

初，帝践位甫逾月，即命中官传旨，用工人文思院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珙及奸僧继晓辈，皆尊显，与孜省相倚为奸，然权宠皆出孜省下。居二年，进左通政。给事中王瑞、御史张稷等交劾之。乃贬二秩，为本司左参议，他贬黜者又十二人。盖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孜省宠固未尝替也。顷之，复迁左通政。

二十一年正月，星变求言。九卿大臣、给事御史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颇感悟，贬孜省上林监丞，令吏部录冗滥者名凡五百余人。帝为留六十七人，余皆斥罢，中外大说。孜省缘是恨廷臣甚，构逐主事张吉、员外郎彭纲，而益以左道持帝意。其年十月，再复左通政，益作威福。构罪吏部尚书尹旻及其子侍讲龙。又假扶鸾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刘敷、礼部郎中黄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书李裕、礼部侍郎谢一夔，皆因之以进。间采时望，若学士杨守陈、倪岳，少詹事刘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诸名臣，悉密封推荐。搢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从而附丽之。通政边镛为佾都御史，李和为南京户部侍郎，

皆其力也。所排挤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皆被谴，朝野侧目。

吏部奏通政使缺，即以命孜省，而右通政陈政以下五人，递进一官。时张文质方以尚书掌司事，通政故未尝缺使也。已，复擢礼部右侍郎，掌通政如故。

常恩，临江人，因中官陈喜进。玉芝，番禺人，因中官高谅进。并以晓方术，累擢太常卿。玉芝丁母忧，特赐祭葬，大治茔域，制度逾等。玘、中不知何许人。玘以扶鸾术，累官太常少卿，丧母赐祭，且给赠诰。故事，四品未三载无给诰赐祭者，宪宗特予之。吏部尚书尹旻因请并赠其父。未几，进本寺卿。其二子经、纶，亦官太常少卿。中以善书供奉文华殿，不数年为太常卿。逾月，以谏官言，降寺丞。孜省以星变贬，常恩亦贬本寺丞，而玉芝、玘、中并如故。孜省复通政，常恩亦复太常卿。

有李文昌者，试术不效，杖五十，斥还。岳州通判沈政以绘事夤缘至太常少卿，请敛天下货财充内府。帝怒，下狱，杖谪广西庆远通判。人颇以为快。

然群奸中外蟠结，士大夫附者日益多。进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为中所引，擢尚宝少卿，日与市井工技伍，趋走阙廷。兵科左给事中张善吉谪官，因秘术干中官高英，得召见，因自陈乞复给事中，士论以为羞。大学士万安亦献房中术以固宠。而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

宪宗崩，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尽汰传奉官，谪孜省、常恩、玉芝、玘、中、经戍边卫。又以中官蒋琮言，逮孜省、常恩、玉芝等下诏狱，坐交结近侍律斩，妻子流二千里。诏免死，仍戍边。孜省不胜拷掠，瘐死。

继晓，江夏僧也。宪宗时，以秘术因梁芳进，授僧录司左

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员外郎林俊请斩芳、继晓以谢天下，几得重谴。继晓虞祸及，乞归养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帝悉从之。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其后西番僧答里巴坚参封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其徒答里实巴、锁南坚参、端竹也失皆为国师，锡诰命。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梭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锦衣玉食几千人。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给事中魏元等切谏，不纳。寻进答里实巴为法王，班卓儿藏卜为国师，又封领占竹为万行清脩真如自在广善普慧弘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答里失藏卜、答里失坚参、乳奴班丹、锁南坚参、法领占五人为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立从。成化二十一年，星变，言官极论其罪，始勒为民，而诸番僧如故。

孝宗初，诏礼议汰。礼官言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刺麻诸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请俱贬黜。诏法王、佛子递降国师、禅师、都纲，余悉落职为僧，遣还本土，追夺诰敕、印章、仪仗诸法物。真人降左正一，高士降左演法，亦追夺印章及诸玉器。僧录司止留善世等九员，道录司留正一等八员，余皆废黜。而继晓以科臣林廷玉言，逮治弃市。

江彬，宣府人。初为蔚州卫指挥僉事。正德六年，畿内贼起，京军不能制，调边兵。彬以大同游击隶总兵官张俊赴调。

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为贼，得赏。后与贼战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镞出于耳，拔之更战。武宗闻而壮之。七年，贼渐平，遣边兵还镇大同、宣府。军过京师，犒之，遂并宣府守将许泰皆留不遣。彬因钱宁得召见。帝见其矢痕，呼曰：“彬健能尔耶！”彬狡黠强很，貌魁硕有力，善骑射，谈兵帝前，帝大说，擢都指挥僉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尝与帝弈不逊，千户周骐叱之。彬陷骐擄死，左右皆畏彬。彬导帝微行，数至教坊司；进铺花氍幄百六十二间，制与离宫等，帝出行幸皆御之。

宁见彬骤进，意不平。一日，帝捕虎，召宁，宁缩不前。虎迫帝，彬趋扑乃解。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然心德彬而嫌宁。宁他日短彬，帝不应。彬知宁不相容，顾左右皆宁党，欲籍边兵自固，固盛称边军骁悍胜京军，请互调操练。言官交谏，大学士李东阳疏称十不便，皆不听。于是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号外四家，纵横都市。每团练大内，间以角牴戏。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铠甲相错，几不可辨。

八年命许泰领敢勇营，彬领神威营。改太平仓为镇国府，处边兵。建西官厅于奋武营。赐彬、泰国姓。越二年，迁都督僉事。彬荐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勇略，并召侍豹房，同赐姓为义儿。毁积庆、鸣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四镇军，彬兼统之。帝自领群阉善射者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帝时临阅，名过锦。诸营悉衣黄罩甲，泰、琮、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

彬既心忌宁，欲导帝巡幸远宁。因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帝然

之。十二年八月，急装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关，为御史张钦所遮，乃还。数日，复夜出。先令太监谷大用代钦，止廷臣追谏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未几，幸阳和。迤北五万骑入寇，诸将王勋等力战。至应州，寇引去。斩首十六级，官军死数百人，以捷闻京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硃寿，又自称镇国公，所驻蹕称军门。中外事无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岁。廷臣前后切谏，悉置不省。

十三年正月还京，数念宣府。彬复导帝往，因幸大同。闻太皇太后崩，乃还京发丧。将葬，如昌平，祭告诸陵，遂幸黄花、密云。彬等掠良家女数十车，日载以随，有死者。永平知府毛思义忤彬，下狱谪官。典膳李恭疏请回銮，指斥彬罪。未及止，彬逮恭死诏狱。帝驻大喜峰口，欲令朵颜三卫花当、把儿孙等纳质宴劳，御史刘士元陈四不可，不报。帝既还，下诏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硃寿统率六军，而命彬为威武副将军。录应州功，封彬平虏伯；子三人，锦衣卫指挥；泰，安边伯；琮、周，俱都督。升赏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赏赐亿万计。

彬又导帝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还，由西安历偏头关，抵太原，大徵女乐，纳晋府乐工杨腾妻刘氏以归。彬与诸近幸皆母事之，称曰刘娘娘。初，延绥总兵官马昂罢免，有女弟善歌，能骑射，解外国语，嫁指挥毕春，有娠矣。昂因彬夺归，进于帝，召入豹房，大宠。传升昂右都督，弟昺、昶并赐蟒衣，大珰皆呼为舅，赐第太平仓。给事、御史谏，不应。尝幸昂第，召其妾。昂不听，帝怒而起。昂复结太监张忠进其妾杜氏，遂传升昺都指挥，昶仪真

守备。昂喜过望，又进美女四人谢恩。及是，纳钦女，皆彬所导也。

十四年正月自太原还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团营。帝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及还京，复欲南幸。刑部主事汪金疏陈九不可，且极言酗酒当戒，帝不省。廷臣百余人伏阙谏，彬故激帝怒，悉下狱，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议得寝。

会宁王宸濠反，彬复赞帝亲征，下令谏者处极刑。命彬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并督东厂锦衣官校办事。是时，张锐治东厂，钱宁治锦衣，彬兼两人之任，权势莫与比，遂扈帝以行。寻止宁，令董皇店役，不得从。八月发京师。彬在途，矫旨辄缚长吏，通判胡琮惧，自缢死。十二月至扬州，即民居为都督府，遍刷处女、寡妇，导帝渔猎。以刘姬谏，稍止。至南京，又欲导帝幸苏州，下浙江，抵湖、湘。诸臣极谏，会其党亦劝沮，乃止。当是时，彬率边兵数万，跋扈甚。成国公硃辅为长跪，魏国公徐鹏举及公卿大臣皆侧足事之。惟参赞尚书乔宇、应天府丞寇天叙挺身与抗，彬气稍折。

十五年六月幸牛首山。诸军夜惊，言彬欲为逆，久之乃定。时宸濠已就擒，系江上舟中，民间数讹传将为变。帝心疑，欲归。闰八月发南京。至清江浦，渔积水池，帝舟覆被溺，遂得疾。十月，帝至通州。彬尚欲劝帝幸宣府，矫旨召勋戚大臣议宸濠狱。又上言：“赖镇国公硃寿指授方略，擒宸濠逆党申宗远等十五人，乞明正其罪。”乃下诏褒赐镇国公，岁加彬禄米百石，廕一子锦衣千户。会帝体愈甚，左右力请乃还京。彬犹矫旨改团练营为威武团练营，自提督军马，令泰、周、琮等提督教场操练。

及帝崩，大学士杨廷和用遗命，分遣边兵，罢威武团练营。

彬内疑，称疾不出，阴布腹心，衷甲观变，令泰诣内阁探意。廷和以温语慰之，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密与司礼中官魏彬计，因中官温祥入白太后，请除彬。会坤宁宫安兽吻，即命彬与工部尚书李鏊入祭。彬礼服入，家人不得从。事竟将出，中官张永留彬、鏊饭，太后遽下诏收彬。彬觉，亟走西安门，门闭。寻走北安门，门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门者。门者执之，拔其须且尽。收者至，缚之。有顷，周、琮并缚至，骂彬曰：“奴早听我，岂为人擒！”世宗即位，磔彬于市，周、琮与彬子勋、杰、鰲、熙俱斩，绘处决图，榜示天下，幼子然及妻、女俱发功臣家为奴。时京师久旱，遂大雨。籍彬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他珍珠不可数计。许泰，江都人。都督宁子，袭职为羽林前卫指挥使。中武会举第一，擢署都指挥同知。寻充副总兵，协守宣府。正德六年，与郤永、江彬俱调剿流贼，败贼霸州，追败之东光半壁店。未几，复败贼枣强。刘六寇曹州，泰与冯楨、郤永击却之，乘胜擒斩千八百人。贼犯蠡县、临城，泰等不敢击，被劾停俸。既而贼奔卫辉，泰为所败。调赴莱阳，逗遛不进，诏革署都督僉事新衔，仍以都指挥同知办贼。贼平，进署都督同知，留京师，与彬日侍左右，赐国姓，历迁左都督。冒应州功，封安边伯。

宸濠反，帝以泰为威武副将军，偕中官张忠率禁军先往。宸濠已为王守仁所擒。泰欲攘其功，疾驰至南昌，穷搜逆党，士民被诬陷者不可胜计。诛求刑戮，甚于宸濠之乱。嫉守仁功，排挤之百方。执伍文定，窘辱备至。居久之，始旋师。世宗即位，廷臣交劾，文定亦备以虐民妒功状上闻，下狱论死。夤缘贵近，减死徙边”马昂亦罢，灵等戍边。

钱宁，不知所出，或云镇安人。幼鬻太监钱能家为奴，能

嬖之，冒钱姓。能死，推恩家人，得为锦衣百户。正德初，曲事刘瑾，得幸于帝。性蝟狡，善射，拓左右弓。帝喜，赐国姓，为义子，传升锦衣千户。瑾败，以计免，历指挥使，掌南镇抚司。累迁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言无不听，其名刺自称皇庶子。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诸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

太监张锐领东厂缉事，横甚，而宁典诏狱，势最炽，中外称曰“厂、卫”。司务林华、评事沈光大皆以杖系校尉，为宁所奏，逮下锦衣狱，黜光大，贬华一级。锦衣千户王注与宁睚，搥人至死，员外郎刘秉鉴持其狱急。宁匿注于家，而属东厂发刑部他事。尚书张子麟亟造谢宁，立释注，乃已。厂卫校卒至部院白事，称尚书子麟辈曰老尊长。太仆少卿赵经初以工部郎督乾清宫工，乾没帑金数十万。经死，宁佯遣校尉治丧，迫经妻子扶柩出，姬妾、帑藏悉据有之。中官廖常镇河南，其弟锦衣指挥鹏肆恶，为巡抚邓庠所劾，诏降级安置。鹏惧，使其嬖妾私事宁，得留任。

宁子永安，六岁为都督。养子钱杰、钱靖等，俱冒国姓，授锦衣卫官。念富贵已极，帝无子，思结强藩自全。为宁王宸濠营复护卫，又遣人往宸濠所，有异谋。又令宸濠数进金银玩好于帝。谋召其世子司香太庙，为入嗣地。又以玉带、彩紵附其典宝万锐归，诈称上赐。凡宸濠所遣私人行贿京师，皆主伶人臧贤家，由宁以达帝左右。

宸濠反，帝心疑宁。宁惧，白帝收宸濠所遣卢孔章，而归罪贤，谪戍边，使校尉杀之途以灭口，又致孔章瘐死，冀得自全。然卒中江彬计，使董皇店役。彬在道，尽白其通逆状。帝

曰：“黠奴，我固疑之。”乃羈之临清，驰收其妻子家属。帝还京，裸缚宁，籍其家，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世宗即位，磔宁于市。养子杰等十一人皆斩，子永安幼，免死，妻妾发功臣家为奴。

陆炳，其先平湖人。祖墀，以军籍隶锦衣卫为总旗。父松，袭职，从兴献王之国安陆，选为仪卫司典仗。世宗入承大统，松以从龙恩，迁锦衣副千户。累官后府都督僉事，协理锦衣事。

世宗始生，松妻为乳媪，炳幼从母入宫中。稍长，日侍左右。炳武健沉鸷，长身火色，行步类鹤。举嘉靖八年武会试，授锦衣副千户。松卒，袭指挥僉事。寻进署指挥使，掌南镇抚事。十八年从帝南幸，次卫辉。夜四更，行宫火，从官仓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闥负帝出，帝自是爱幸炳。屡擢都指挥同知，掌锦衣事。

帝初嗣位，掌锦衣者硃宸，未久罢。代者骆安，继而王佐、陈寅，皆以兴邸旧人掌锦衣卫。佐尝保持张鹤龄兄弟狱，有贤声。寅亦谨厚不为恶。及炳代寅，权势远出诸人上。未几，擢署都督僉事。又以缉捕功，擢都督同知。炳骤贵，同列多父行，炳阳敬事之，徐以计去其易己者。又能得阁臣夏言、严嵩欢，以故日益重。尝捶杀兵马指挥，为御史所纠，诏不问。言故睚炳，一日，御史劾炳诸不法事，言即拟旨逮治。炳窘，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长跪泣谢罪，乃已。炳自是嫉言次骨。及嵩与言构，炳助嵩，发言与边将关节书，言罪死。嵩德炳，恣其所为，引与筹画，通贿赂。后仇鸾得宠，陵嵩出其上，独惮炳。炳曲奉之，不敢与钧礼，而私出金钱结其所亲爱，得鸾阴私。及鸾病亟，炳尽发其不轨状。帝大惊，立收鸾敕印，鸾忧惧死，至剖棺戮尸。

炳先进左都督，录擒哈舟儿功，加太子太保。以发鸾密谋，

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岁给伯禄。三十三年命入直西苑，与严嵩、硃希忠等待修玄。三十五年三月赐进士恩荣宴。故事，锦衣列于西。帝以炳故，特命上坐，班二品之末。明年疏劾司礼中官李彬侵盗工所物料，营坟墓，僭拟山陵，与其党杜泰三人论斩，籍其赀，银四十余万，金珠珍宝无算。寻加炳太保兼少傅，掌锦衣如故。三公无兼三孤者，仅于炳见之。

炳任豪恶吏为爪牙，悉知民间铢两奸。富人有小过辄收捕，没其家。积赀数百万，营别宅十余所，庄园遍四方，势倾天下。时严嵩父子尽揽六曹事，炳无所不关说。文武大吏争走其门，岁入不赀，结权要，周旋善类，亦无所吝。帝数起大狱，炳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二十九年卒官。赠忠诚伯，谥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绎为本卫指挥僉事。隆庆初，用御史言，追论炳罪，削秩，籍其产，夺绎及弟太常少卿炜官，坐赃数十万，系绎等追偿，久之赀尽。万历三年，绎上章乞免。张居正等言，炳救驾有功，且律非谋反叛逆奸党，无籍没者；况籍没、追赃，二罪并坐，非律意。帝悯之，遂获免。

邵元节，贵谿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也。师事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咸尽其术。宁王宸濠召之，辞不往。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谏官屡以为言，不纳。嘉靖三年，徵元节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雨雪愆期，祷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

六年乞还山，诏许驰传。未几，趋朝。有事南郊，命分献风云雷雨坛。预宴奉天殿，班二品。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给事中高金论之，帝下金诏

狱。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其租。又遣中使建道院于贵谿，赐名仙源宫。既成，乞假还山。中途上奏，言为大学士李时弟员外旼所侮。时上章引罪，旼下狱获谴。比还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赐蟒服及“阐都辅国”玉印。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

帝幸承天，元节病不能从。无何死，帝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护丧还，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隆庆初，削元节称谥。

陶仲文，初名典真，黄冈人。尝受符水诀于罗田万玉山，与邵元节善。

嘉靖中，由黄梅县吏为辽东库大使。秩满，需次京师，寓元节邸舍。寓节年老，宫中黑眚见，治不效，因荐仲文于帝。以符水噉剑，绝宫中妖。庄敬太子患痘，禱之而瘥，帝深宠异。

十八年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此何祥也？”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监国，专事静摄。太仆卿杨最疏谏，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神仙禱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婿吴浚、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禱功，特授少保、礼

部尚书。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仲文起筮库，不二岁登三孤，恩宠出元节上。乃请建雷坛于乡县，祝圣寿，以其徒臧宗仁为左至灵，驰驿往，督黄州同知郭显文监之。工稍稽，谪显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趋甚急，公私骚然。御史杨爵、郎中刘魁言及之。给事中周怡陈时事，有“日事祷祠”语。帝大怒，悉下诏狱，拷掠长系。吏部尚书熊浹谏乱仙，即命削籍。自是，中外争献符瑞，焚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之者矣。

帝自二十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顾可学、盛端明、硃隆禧辈，皆缘以进。其后，夏言以下冠香叶冠，积他衅至死。而严嵩以虔奉焚修蒙异眷者二十年。大同获谍者王三，帝归功上玄，加仲文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廕子世恩为尚宝丞。复以圣诞加恩，给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为高士。时都御史胡纘宗下狱，株连数十人。二十九年春，京师灾异频见，帝以咨仲文。封言虑有冤狱，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纘宗等爰书，帝悉从轻典，果得雨。乃以平狱功，封仲文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弘经、永宁封真人。仇鸾之追戮也，下诏称仲文功，增禄百石，廕子世昌国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齐河县道士张演建大清桥，浚河得龙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丈，类有神相。”帝即发帑银助之。时建元岳湖广太和山，既成，遣英国公张溶往行安神礼，仲文偕顾可学建醮祈福。明年，圣诞，加恩，廕子锦衣百户。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

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重，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又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

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真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明年，仲文有疾，乞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宝、法冠及白金万两。既归，帝念之不置，遣锦衣官存问，命有司以时加礼，改其子尚宝少卿世恩为太常丞兼道录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

仲文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余。帝闻痛悼，葬祭视邵元节，特谥荣康惠肃。世恩后至太常卿。隆庆元年坐与王金伪制药物，下狱论死。仲文秩谥亦追削。

段朝用，合肥人。以烧炼干郭勋，言所化银皆仙物，用为饮食器，当不死。勋进之帝，帝大悦。仲文亦荐之，献万金助雷坛工费。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请岁进数万金以资国用，帝益喜。已而术不验，其徒王子岩攻发其诈。帝执子岩、朝用，付镇抚拷讯，朝用所献银，故出勋资。事既败，帝亦浸疏勋。明年，勋亦下狱，朝用乃胁勋贿，捶死其家人，复上疏读奏。帝怒，遂论死。

龚可佩，嘉定人。出家昆山为道士，通晓道家神名，由仲文进。诸大臣撰青词者，时从可佩问道家故事，俱爱之，得为太常博士。帝命入西宫，教宫人习法事，累迁太常少卿。为中

官所恶，诬其嗜酒，使使侦之，报可佩醉员外郎邵峻所。执下诏狱，并逮峻，俱杖六十。可佩杖死，尸暴潞河，为群犬所食，峻亦夺官。峻与可佩故无交，无敢白其枉者。

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有所问，辄密封遣中官诣坛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秽褻，中官惧，交通道行，启视而后焚，答始称旨。帝大喜，问：“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恶严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会御史邹应龙劾嵩疏上，帝即放嵩还。已，嵩词知道行所为，厚赂帝左右，发其怙宠招权诸不法事。下诏狱，坐斩，死狱中。

胡大顺者，仲文同县人。缘仲文进，供奉灵济宫。仲文死，大顺以奸欺事发，斥回籍。后凯复用，伪撰万寿金书一帙，诡称吕祖所作，且言吕祖授三元大丹，可却疾不老。遣其子元玉从妖人何廷玉赍入京，因左演法蓝田玉、左正一罗万象以通内官赵楹，献之帝。

田玉者，铁柱观道士。严嵩罢归，至南昌，值圣诞，田玉为帝建醮。会御史姜儆访秘法至，嵩索田玉诸符箓进献。田玉亦自以召鹤术托儆附奏，得召为演法，与万象并以扶鸾术供奉西内，因交观楹。时帝方幸此三人，故大顺书由三人进。帝览书问：“既云乩书，扶乩者何不来？”田玉遂诈为圣谕徵之，至则屡上书求见。帝语徐阶曰：“自蓝道行下狱，遂百孽扰宫。今大顺来，可复用乎？”对曰：“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久，似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必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帝悟，报曰：“田玉无状，去冬代廷玉进水银药，遂诈传密旨，徵取大顺，不治无以儆将来。”阶对：“水银不可服食，诈传诏旨罪尤重。倘置不问，群小互相朋结，恐酿大患。”乃命执大顺、田玉、万象

等下锦衣狱，不知其奸由楹也。锦衣上狱词，帝有意宽之，以问阶。阶力言不可不重治，乃下诸人法司，令重拟。楹伺间，具密奏，为诸人申理。帝大怒，付司礼拷讯，具得其交通状，遂与大顺、田玉、万象、廷玉、元玉并论死。楹瘐死。帝以逆囚当显戮，怒所司不如法，诏停刑部司官俸。嘉靖四十四年也。

世宗朝，奏章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奏者，诸司章奏也；他方士杂流有所陈靖，则从后朝入，前朝官不与闻，故无人摘发。赖帝晚年渐悟其妄，而政府力为执奏，诸奸获正法云。

王金者，鄆县人也。为国子生，杀人当死。知县阴应麟雅好黄白术，闻金有秘方，为之解，得未减。金遂逃京师，匿通政使赵文华所。以仙酒献文华，文华献之帝。及文华视师江南，金落魄无所遇。一日，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采芝天下。四方来献者，皆积苑中；中使窃出市人，复进之以邀赏。金厚结中使，得芝万本，聚为一山，号万岁芝山，又伪为五色龟，欲因礼部以献，尚书吴山不为进。山罢，金自进之。帝大喜，遣官告太庙礼官袁炜率廷臣表贺，而授金太医院御医。

先是，总督胡宗宪献白鹿者再。帝喜，告谢玄极宝殿及太庙，进宗宪秩，百官表贺。已，宗宪献灵芝五、白龟二。帝益喜，赐金币、鹤衣，告庙表贺如初。不数日，龟死，帝曰：“天降灵物，朕固疑处尘寰不久也。”淮王献白雁二，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庙。”严嵩孙鹄献玉兔一、灵芝六十四，蓝道行献瑞龟。俱遣中官献太庙，廷臣表贺。未几，兔生二子，礼官请谢玄告庙。是月，兔又生二子，帝以为延生之祥，特建谢典告庙。已又生数子，皆称贺。其他西苑嘉禾，显陵甘露，无不告庙称贺者。当是时，陶仲文已死，严嵩亦罢政，蓝道行又以诈伪诛，宫中数见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乐，中官因诈饰以娱之。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庭中，获一桃御幄后，左右

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赐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复降一桃，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谢玄告庙。未几，寿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贺。帝以奇祥三锡，天眷非常，手诏褒答。

时遣官求方士于四方，至者日众。丰城人熊显进仙书六十六册，方士赵添寿进秘法三十二种，医士申世文亦进三种。帝知其多妄，无殊锡。金思所以动帝，乃与世文及陶世恩、陶仿、刘文彬、高守中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七元天禽护国兵策》，与所制金石药并进。其方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发能愈。世恩竟得迁太常卿，仿太医院使，文彬太常博士。未几，帝大渐，遗诏归罪金等，命悉正典刑，五人并论死系狱。隆庆四年十月，高拱柄国，尽反徐阶之政，乃宥金等死，编口外为民。

顾可学，无锡人。举进士，历官浙江参议。言官劾其在部时盗官帑，斥归，家居二十余年。矚世宗好长生，而同年生严嵩方柄国，乃厚贿嵩，自言能炼童男女洩为秋石，服之延年。嵩为言于帝，遣使赉金币就其家赐之。可学诣阙谢，遂命为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超拜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时盛端明亦以方术承帝眷，可学独扬扬自喜，请属公事，人咸畏而恶之。帝惑乩仙言，手诏问礼部：“古用芝入药，今产何所？”尚书吴山博引《本草》、《黄帝内经》、《汉旧仪》、王充《论衡》、《瑞命记》，言：“历代皆以芝为瑞，然服食之法未有传，所产地亦未敢预拟。”乃诏有司采之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诸山。无何，宛平民献芝五本。帝悦，赉银币。自是，来献者接踵。时又采银矿、龙涎香，中使四出，论者咸咎可学。可学寻以年老乞休。卒，赐祭葬，谥荣僖。

端明，饶平人。举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劾罢，家居十年。自言通晓药石，服之可长生，由陶仲文以进，

严嵩亦左右之，遂召为礼部右侍郎。寻拜工部尚书，改礼部，加太子少保，皆与可学并命。二人但食禄不治事，供奉药物而已。端明颇负才名，晚由他途进，士论耻之。端明内不自安，引去，卒于家。赐祭葬，谥荣简。隆庆初，二人皆褫官夺谥。

硃隆禧者，昆山人。由进士历顺天府丞，坐大计黜。二十七年，陶仲文赴太和山，隆禧邀至其家，以所传长生秘术及所制香衲祈代进。仲文还朝，奏之。帝悦，即其家赐白金、飞鱼服。隆禧入朝谢恩，帝以大计罢闲官例不复起，加太常卿致仕。居二年，加礼部右侍郎。会有边警，仲文乘闲荐隆禧知兵。帝曰：“祖宗法不可废。”卒不用。既卒，其妻请恤典，所司执不予，帝特谕予之。隆庆初，褫官。

帝晚年求方术益急，仲文、可学辈皆前死。四十一年冬，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儆，江南、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大任，畿辅、河南、湖广、四川、山西、陕西、云南、贵州。至四十三年十月还朝，上所得法秘数千册，方士唐秩、刘文彬等数人。儆、大任擢侍讲学士，秩等赐第京师。儆不自安，寻引退。大任入翰林，不为同官所齿。隆庆元年正月，言官劾两人所进刘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遂夺职。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奸臣

《宋史》论君子小人，取象于阴阳，其说当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杀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陈瑛在成祖时，以刻酷济其奸私，逢君长君，荼毒善类。此其所值，皆英武明断之君，而包藏祸心，久之方败。令遇庸主，其为恶可胜言哉！厥后权归内竖，怀奸固宠之徒，依附结纳，祸流搢绅。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黷无厌。庄烈帝手除逆党，而周延儒、温体仁怀私植党，误国覆邦。南都未造，本无足言，马士英庸琐鄙夫，饕残恣恶。之数人者，内无阉尹可依，而外与群邪相比，罔恤国事，职为乱阶。究其心迹，殆将与 已、桧同科。吁可畏哉！作《奸臣传》。

胡惟庸 陈宁 陈瑛 马麟等 严嵩 赵文华等 周延儒 温体仁 马士英 阮大铖

胡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已，代汪广洋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

帝难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进左丞相，复以广洋为右丞相。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遂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基死，益无所忌。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学士吴伯宗劾惟庸，几得危祸。自是，势益炽。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谶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喜自负，有异谋矣。

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责捕盗于代县。平凉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骥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

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嵩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

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陈宁，茶陵人。元末为镇江小吏，从军至集庆，馆于军帅家，代军帅上书言事。太祖览之称善，召试檄文，词意雄伟，乃用为行省掾吏。时方四征，羽书帝午，宁酬答整暇，事无留滞，太祖益才之。淮安纳款，奉命徵其兵，抵高邮，为吴人所获。宁抗论不屈，释还，擢广德知府。会大旱，乞免民租，不许。宁自诣太祖奏曰：“民饥如此，犹征租不已，是为张士诚驱民也。”太祖壮而听之。

辛丑除枢密院都事。癸卯迁提刑按察司佥事。明年改浙东

按察使。有小隶讼其隐过，宁已擢中书参议，太祖亲鞫之，宁首服，系应天狱一岁。吴元年，冬尽将决，太祖惜其才，命诸将数其罪而宥之，用为太仓市舶提举。洪武元年召拜司农卿，迁兵部尚书。明年出为松江知府。用严为治，积蠹弊，多所厘革。寻改山西行省参政。召拜参知政事，知吏、户、礼三部事。宁，初名亮，至是赐名宁。

三年，坐事出知苏州。寻改浙江行省参政，未行，用胡惟庸荐，召为御史中丞。太祖尝御东阁，免冠而栲。宁与侍御史商嵩入奏事，太祖见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宁毋入。栲已，整冠出阁，始命入见。六年命兼领国子监事。俄拜右御史大夫。八月遣释奠先师。丞相胡惟庸、参政冯冕、诚意伯刘基不陪祀而受胙，太祖以宁不举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预祭者不颁胙。久之，进左御史大夫。

宁有才气，而性特严刻。其在苏州徵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及居宪台，益务威严。太祖尝责之，宁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数谏，宁怒，捶之数百，竟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宁闻之惧，遂与惟庸通谋。十三年正月，惟庸事发，宁亦伏诛。

陈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贡入太学。擢御史，出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佥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

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紘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与此

数者，勿问。”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族、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

永乐元年擢左都御史，益以讦发为能。八月劾历城侯盛庸怨诽，当诛，庸自杀。二年劾曹国公李景隆谋不轨，又劾景隆弟增枝知景隆不臣不谏，多置庄产，蓄佃仆，意叵测，俱收系。又劾长兴侯耿炳文僭，炳文自杀。劾驸马都尉梅殷邪谋，殷遇害。三年，行部尚书雒金言事忤帝意，瑛劾金贪暴，金坐诛死。又劾驸马都尉胡观强取民间女子，娶娼为妾，预景隆逆谋，以亲见宥不改。帝命勿治，罢观朝请。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狱。八年劾降平侯张信占练湖及江阴官田，命三法司杂治之。

瑛为都御史数年，所论劾勋戚、大臣十余人，皆阴希帝指。其他所劾顺昌伯王佐，都督陈俊，指挥王恕，都督曹远，指挥房昭，金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复，御史车舒，都督王瑞，指挥林泉、牛谅，通政司参议贺银等，先后又数十人，俱得罪。帝以为能发奸，宠任之，然亦知其残刻，所奏讫不尽从。中书舍人芮善弟夫妇为盗所杀，心疑其所亲，讼于官。刑部验非盗，纵之。善白帝刑部故出盗，帝命御史鞫治，果非盗。瑛因劾善妄奏，当下狱。帝曰：“兄弟同气，得贼惟恐逸之，善何罪，其勿问。车里宣慰使刀暹答侵威远州地，执其知州刀算党以归。帝遣使谕之，刀暹答惧，归地及所执知州，遣弟刀腊等贡方物谢罪。瑛请先下刀腊法司，且逮治刀暹答。帝曰：“蛮僚之性稍不相得则相仇，改则已。今服罪而复治之，何以处不服者。

“遂赦弗问。知嘉兴县李鉴廷见谢罪，帝问故。瑛言：“鉴籍奸党姚瑄，瑄弟亨当连坐，而鉴释亨不籍，宜罪。”鉴言：“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名。”帝曰：“院文无名而不籍，不

失为慎重。”鉴得免。户部人材高文雅言时政，因及建文事，辞意率直，帝命议行之。瑛劾文雅狂妄，请置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讳，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而废之。瑛刻薄，非助朕为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海运粮漂没，瑛请治官军罪，责之偿。帝曰：“海涛险恶，官军免溺死，幸矣。”悉释不问。瑛之奸险附会，一意苛刻，皆此类也。

帝北巡，皇太子监国。瑛言兵部主事李贞受阜隶叶转等四人金，请下贞狱。无何，贞妻击登闻鼓诉冤。皇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之，自辰至午，贞等不至，惟叶转至。讯之，云贞不承，不胜拷掠死，三阜隶皆笞死三日矣，贞实未尝受金。先是，袁纲、覃珩两御史俱至兵部索阜隶，贞猝无以应，两御史衔之，兴此狱。于是刑科给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纲、珩朋奸蒙蔽，擅杀无辜，请罪瑛。皇太子曰：“瑛大臣，盖为下所欺，不能觉察耳。”置勿问，械系纲、珩，以其罪状奏行在。又有学官坐事谪充太学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与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刘子春等复劾瑛方命自恣。皇太子谓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体，殊非大臣之道。”时太子深恶瑛，以帝方宠任，无如何。久之，帝亦浸疏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狱死，天下快之。

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一时臣工多效其所为，如纪纲、马麟、丁珏、秦政学、赵纬、李芳，皆以倾险闻。纲在《佞幸传》。

麟，巩人。洪武末为工科给事中，建文时坐罪谪云南为吏。成祖即位，悉复建文朝所罢官，麟得召还。寻进兵科都给事中。麟无他建白，专以讦发为能。帝久亦厌之，谕麟等曰：“奏牒一字之误皆喋喋，烦碎甚矣。伪谬即改正，不必以闻。”麟等言：“奏内有不称臣者，不可宥。”帝曰：“彼亦偶脱漏耳。言官当陈军国大务，细故可略也。”久之，擢右通政。帝一日

顾侍臣曰：“四方频奏水旱，朕甚不宁。”麟遽进曰：“水旱天数，尧、汤不免。一二郡有之，未害。”帝曰：“《洪范》恒雨恒暘，皆本人事，可委天数哉？尔此言，不学故也。”麟惭而退。麟居言路，纠弹诸司无虚日。尝署兵部事，甫一日，辄有过，为人所奏，自是稍戢。居通政八年，卒于官。

珏，山阳人。永乐四年，里社赛神，诬以聚众谋不轨，坐死者数十人。法司因称珏忠，特擢刑科给事中。伺察百僚小过，辄上闻。居官十年，贪黷不顾廉耻。母丧未期，起复视事，辄随众大祀斋宫，复与庆成宴，为御史俞信等所劾，论大不敬当死。帝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岂有一人免耶？”遂谪戍边。

政学，慈谿人。永乐二年进士。历行在礼部郎中，务掇人过失，肆为奸贪。十六年春，有罪伏诛。

纬初为大兴教谕，燕兵起，与城守有劳。擢礼科给事中，坐罪谪思南宣慰司教授。永乐七年，复原官，务捃摭朝士过。久之，迁浙江副使。后入朝，仁宗见其名曰：“此人尚在耶！是无异蛇蝎。”遂谪嘉兴典史。

芳，颖上人。永乐十三年进士。历刑科给事中。宣宗数御便殿，与大臣议事。芳言：“洪武中，大臣面议时政，必给事中二人与俱，请复其旧。”帝是之。芳辄自矜，百司所为，少不如意，即诣帝前奏之，人比之纪纲。久之，帝亦恶其奸，黜为海盐丞，弃官归。

严嵩，字惟中，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铃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历礼部右侍郎，奉世宗命祭告显陵，还言：“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

群鹤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帝大悦，从之。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

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内阁，命嵩还掌部事。帝将祀献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礼成，赐金币。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寻加太子太保，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

嵩归日骄。诸宗籓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子世蕃又数关说诸曹。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嵩科第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踞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遂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久之，请解部事，遂专直西苑。帝尝赐嵩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寻加太子太傅。翟奎咨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讽言官论之，奎得罪去。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闻票拟事，政事一归嵩。赞

尝叹曰：“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显夏言短，乃请凡有宣召，乞与成国公硃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赞、璧偕入，如祖宗朝饗、夏、三杨故事，帝不听，然心益喜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久之，帝微觉嵩横。时赞老病罢，璧死，乃复用夏言，帝为加嵩少师以慰之。言至，复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知陆炳与言恶，遂与比而倾言。世蕃迁太常少卿，嵩犹畏言，疏遣归省墓。嵩寻加特进，再加华盖殿大学士。窥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构言及曾铣，俱弃市。已而南京吏部尚书张治、国子祭酒李本以疏远擢入阁，益不敢预可否。嵩既倾杀言，益伪恭谨。言尝加上柱国，帝亦欲加嵩，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而以世蕃为太常卿。

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鈇、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

俺答薄都城，慢书求贡。帝召嵩与李本及礼部尚书徐阶入对西苑。嵩无所规画，委之礼部。帝悉用阶言，稍轻嵩。嵩复以间激帝怒，杖司业赵贞吉而谪之。兵部尚书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诸将战。寇退，帝欲杀汝夔。嵩惧其引己，谓汝夔曰：

“我在，毋虑也。”汝夔临死始知为嵩给。

大将军仇鸾，始为曾铣所劾，倚嵩倾铣，遂约为父子。已而鸾挟寇得帝重，嵩犹儿子蓄之，浸相恶。嵩密疏毁鸾，帝不听，而颇纳鸾所陈嵩父子过，少疏之。嵩当入直，不召者数矣。嵩见徐阶、李本入西内，即与俱入。至西华门，门者以非诏旨格之。嵩还第，父子对泣。时陆炳掌锦衣，与鸾争宠，嵩乃结炳共图鸾。会鸾病死，炳讦鸾阴事，帝追戮之。于是益信任嵩，遣所乘龙舟过海子召嵩，载直西内如故。世蕃寻迁工部左侍郎。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遣嵩，致寇乱益甚。及胡宗宪诱降汪直、徐海，文华乃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书俸无谢，自是褒赐皆不谢。

帝尝以嵩直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嵩父子独得帝竅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微，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案、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辈，皆惴惴事嵩。

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厌之，而渐亲徐阶。会阶所厚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各疏论嵩，嵩因密请究主使者，下诏狱，穷治无所引。帝乃不问，而慰留嵩，然心不能无动，阶因得间倾嵩。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有诏二王就婚邸第，嵩

力请留内。帝不悦，嵩亦不能力持。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经此积失帝欢。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帝不悦。而徐阶营万寿营甚称旨，帝益亲阶，顾问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嵩惧，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阶谢不敢。

未几，帝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知其事，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嵩溺爱世蕃，负眷倚，令致仕，驰驿归，有司岁给米百石，下世蕃于理。嵩为世蕃请罪，且求解，帝不听。法司奏论世蕃及其子锦衣鹤、鸿，客罗龙文，戍边远。诏从之，特宥鸿为民，使侍嵩，而锢其奴严年于狱，擢应龙通政司参议。时四十一年五月也。龙文官中书，交关为奸利，而年最黠恶，士大夫竞称萼山先生者也。

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阶极陈河，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辅玄修乃可。严嵩既退，其子世蕃已伏法，敢更言者，并应龙俱斩。”嵩知帝念己，乃赂帝左右，发道行阴事，系刑部，俾引阶。道行不承，坐论死，得释。嵩初归至南昌，值万寿节，使道士蓝田玉建醮铁柱宫。田玉善召鹤，嵩因取其符策，并己祈鹤文上之，帝优诏褒答。嵩因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鹤皆远戍，乞移便地就养，终臣余年。”不许。

其明年，南京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居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后，与龙文日诽谤时政。其治第役众四千，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诏下润逮捕，下法司论斩，皆伏诛，黜嵩及诸孙皆为民。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其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世蕃，短项肥体，眇一目，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然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为三。炳死，益自负。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丧亦然。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之属，所到辄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被应龙劾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园亭。其监工奴见袁州推官郭谏臣，不为起。

御史林润尝劾懋卿，惧相报，因与谏臣谋发其罪，且及冤杀杨继盛、沈练状。世蕃喜，谓其党曰：“无恐，狱且解。”法司黄光升等以谏词白徐阶，阶曰：“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为手削其草，独按龙文与汪直姻旧，为交通贿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制拟王者。又结宗人典榷阴伺非常，多聚亡命。龙文又

招直余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先所发遣世蕃班头牛信，亦自山海卫弃伍北走，诱致外兵，共相响应。即日令光升等疾书奏之。世蕃闻，诧曰：“死矣。”遂斩于市。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

赵文华，慈谿人。嘉靖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以考察谪东平州同知。久之，累官至通政使。性倾狡，未第时在国学，严嵩为祭酒，才之。后仕于朝，而嵩日贵幸，遂相与结为父子。嵩念己过恶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预为计，故以文华任之。文华欲自结于帝，进百华仙酒，诡曰：“臣师嵩服之而寿。”帝饮甘之，手敕问嵩。嵩惊曰：“文华安得为此！”乃宛转奏曰：“臣生平不近药饵，犬马之寿诚不知何以然。”嵩恨文华不先白己，召至直所置责之。文华跪泣，久不敢起。徐阶、李本见之为解，乃令去。嵩休沐归，九卿进谒，嵩犹怒文华，令从吏扶出之。文华大窘，厚赂嵩妻。嵩妻教文华伺嵩归，匿于别室，酒酣，嵩妻为之解，文华即出拜，嵩乃待之如初。以建议筑京师外城，加工部右侍郎。

东南倭患棘，文华献七事。首以祭海神为言，请遣官望祭于江阴、常熟。次讼有司掩骼轻徭。次增募水军。次苏、松、常、镇民田，一夫过百亩者，重科其赋，且预徵官田税三年。次募富人输财力自效，事宁论功。次遣重臣督师。次招通番旧党并海盐徒，易以忠义之名，令侦伺贼情，因以为间。兵部尚书聂豹议行其五事，惟增田赋、遣重臣二事不行。帝怒，夺豹官，而用嵩言即遣文华祭告海神，因察贼情。当是时，总督尚书张经方征四方及狼士兵，议大举，自以位文华上，心轻之。文华不悦。狼兵稍有斩获功，文华厚犒之，使进剿，至漕泾战败，亡头目十四人。文华恚，数趣经进兵。经虑文华轻浅泄师期，不以告。文华益怒，劾经养寇失机，疏方上，经大捷王江

泾。文华攘其功，谓己与巡按胡宗宪督师所致，经竟论死。又劾浙江巡抚李天宠罪，荐宗宪代，天宠亦论死。帝益以文华为贤，命铸督察军务关防，即军中赐之。文华自此出总督上，益恣行无忌。欲分苏松巡抚曹邦辅浒墅关破贼功，不得，则以陶宅之败，重劾邦辅。陶宅之战，实文华、宗宪兵先溃也。兵科给事中夏栻得其情，劾文华欺诞。吏科给事中孙浚亦白邦辅冤状。帝终信文华言，邦辅坐遣戍。文华既杀经、天宠，复先后论罢总督周璠、杨宜，至是又倾邦辅，势益张。文武将吏争输货其门，颠倒功罪，牵制兵机，纪律大乖，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文华又陈防守事宜，请籍闲田百万亩给兵，为屯守计，而令里居缙绅，分督郡邑兵事。为兵部所驳而寝。

官军既屡败，文华知贼未易平，欲委责去。会川兵破贼周浦，俞大猷破贼海洋，文华遂言水陆成功，江南清晏，请还朝。帝悦，许之。比还，败报踵至，帝疑其妄，数诘嵩，嵩曲为解，帝意终不释。会吏部尚书李默发策试选人，中言“汉武征四夷，而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而晚业不终。”文华劾其谤讪，默坐死。帝以是谓文华忠，进工部尚书，且加太子太保。是时，嵩年老，虑一旦死，有后患，因荐文华文学，宜供奉青词，直内阁。帝不许。而东南警蹙至，部议再遣大臣督师，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材矣，嵩令文华自请行，为帝言江南人矫首望文华。帝以为然，命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浙江诸军事。时宗宪先以文华荐代杨宜为总督，及文华再出，宗宪欲藉文华以通于嵩，谄奉无不至。文华素不知兵，亦倚宗宪，两人交甚欢。已而宗宪平徐海，俘陈东，文华以大捷闻，归功上玄。帝大喜，祭告郊庙社稷，加文华少保，廕子锦衣千户。召还朝，文华乃推功元辅嵩，辞升廕，帝优诏不允。

文华既宠贵，志日骄，事中贵及世蕃，渐不如初，诸人憾之。帝尝遣使赐文华，值其醉，拜跪不如礼，帝闻恶其不敬。又尝进方士药，帝服之尽，使小珰再索之，不应。西苑造新阁，不以时告成。帝一日登高，见西长安街有高薨，问谁宅。左右曰：“赵尚书新宅也。”旁一人曰：“工部大木，半为文华作宅，何暇营新阁。”帝益愠。会三殿灾，帝欲建正阳门楼，责成甚亟，文华猝不能办。帝积怒，且闻其连岁视师黻货要功状，思逐之，乃谕嵩曰：“门楼庀材迟，文华似不如昔。”嵩犹未知帝意，力为掩覆，且言：“文华触热南征，因致疾，宜增侍郎一人专督大工。”帝从之。文华因上章称疾，请赐假静摄旬月。帝手批曰：“大工方兴，司空是职。文华既有疾，可回籍休养。”制下，举朝相贺。

帝虽逐文华犹以为未尽其罪，而言官无攻者，帝怒无所泄。会其子锦衣千户恂思以斋祀停封章日请假送父，帝大怒，黜文华为民，戍其子边卫。以礼科失纠劾，令对状。于是都给事中谢江以下六人，并廷杖削籍。文华故病患，及遭谴卧舟中，意邑邑不自聊，一夕手扞其腹，腹裂，脏腑出，遂死。后给事中罗嘉宾等核军饷，文华所侵盗以十万四千计。有诏征诸其家，至万历十一年征犹未及半，有司援恩诏祈免。神宗不许，戍其子慎思于烟瘴地。

鄢懋卿，丰城人。由行人擢御史，屡迁大理少卿。三十五年，转左佥都御史。寻进左副都御史。懋卿以才自负，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暱。会户部以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不举，请遣大臣一人总理，嵩遂用懋卿。旧制，大臣理盐政，无总四运司者。至是懋卿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

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岷时遗严氏

及诸权贵，不可胜纪。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淳安知县海瑞、慈谿知县霍与瑕，以抗忤罢去。御史林润尝劾懋卿要素属吏，馈遗巨万，滥受民讼，勒富人贿，置酒高会，日费千金，虐杀不辜，怨咨载路，苛敛淮商，几至激变，五大罪。帝置不问。四十年召为刑部右侍郎。两淮余盐，岁征银六十万两，及懋卿增至一百万。懋卿去，巡盐御史徐爌极言其害，乃复六十万之旧。嵩败，御史郑洛劾懋卿及大理卿万霖朋奸黠货，两人皆落职。既而霖匿严氏银八万两，懋卿给得其二万，事皆露，两人先后戍边。

时坐严氏党被论者，前兵部右侍郎柏乡魏谦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刘伯跃、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迁、右副都御史信阳董威、金都御史万安张雨、应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进白启常、右谕德兰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新城王材、太仆丞新喻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植与嵩乡里，尝劝嵩杀杨继盛。启常官礼部郎，匿丧迁光禄，与材、汝楫俱为世蕃狎客。启常至以粉墨涂面供欢笑。而材、汝楫俱出入嵩卧内，关通请属，尤为人所恶云。

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与同年生冯铨友善。天启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寻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

庄烈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祯元年冬，锦州兵哗，督师袁崇焕请给饷。帝御文华殿，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延儒揣帝意，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

“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晬？晬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十一月，大学士刘鸿训罢，命会推，廷臣以延儒望轻置之，列成基命、钱谦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十一人名上。帝以延儒不预，大疑。及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帝遂发怒，黜谦益，尽罢会推者不用。二年三月召对延儒于文华殿，漏下数十刻乃出，语秘不得闻。御史黄宗昌劾其生平秽行，御史李长春论独对之非。延儒乞罢，不允。南京给事中钱允鲸言：“延儒与冯铨密契，延儒柄政，必为逆党翻局。”延儒疏辨，帝优诏褒答。其年十二月，京师有警，特旨拜延儒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机务。明年二月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六月，体仁亦入。九月，成基命致仕，延儒遂为首辅。寻加少保，改武英殿。

体仁既并相，务为柔佞，帝意渐响之。而体仁阳曲谨媚延儒，阴欲夺其位，延儒不知也。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谋起逆案王之臣、吕纯如等。或谓延儒曰：“彼将翻逆案，而外归咎于公。”延儒愕然。会帝以之臣问，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体仁益欲倾延儒。四年春。延儒姻娅陈于泰廷对第一，及所用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皆有私，时论籍籍。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热其庐，发其先茔，为言官所纠。兄素儒冒锦衣籍，授千户，又用家人周文郁为副总兵，益为言者所诋 11111

五年正月，叛将李九成等陷登州，囚元化。侍郎刘宇烈视师无功，言路咸指延儒庇宇烈。于是给事中孙三杰、冯元飏，御史余应桂、卫景瑗、尹明翼、路振飞、吴执御、王道纯、王象云等，屡劾延儒。应桂并谓延儒纳巨盗神一魁贿。而监视中

官邓希诏与总督曹文衡相讦奏，语侵延儒。给事中李春旺亦论延儒当去。延儒数上疏辩，帝虽慰留，心不能无动。已而延儒令于泰陈时政四事，宣府太监王坤承体仁指，直劾延儒庇于泰。给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当劾首揆，轻朝廷，疑有邪人交构，副都御史王志道亦言之。帝怒，削志道籍，延儒不能救。体仁各处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摇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为延儒功，索狱囚赅谢。而延儒至目陛下为羲皇上人，语諄逆。”帝怒，下元功诏狱，且穷诘赞化语所自得。赞化言得之上林典簿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张凤翼亦具述延儒语。帝益怒。锦衣卫帅王世盛拷掠元功无所承。狱上，镌世盛五级，令穷治其事。延儒凯体仁为援，体仁卒不应，且阴黜与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六年六月引疾乞归，赐白金、彩缎，遣行人护行。体仁遂为首辅矣。

始延儒里居，颇从东林游，善姚希孟、罗喻义。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及主会试，所取士张溥、马世奇等，又皆东林也。至是归，失势，心内惭。而体仁益横，越五年始去。去而张至发、薛国观相继当国，与杨嗣昌等并以媚嫉称。一时正人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皆得罪。溥等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溥友吴昌时为交关近侍，冯铨复助为谋。会帝亦颇思延儒，而国观适败。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寻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宥戍罪以下，皆得还家。复注误举人，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李清等。帝皆

忻然从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轻弃。”于是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长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废籍。其他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布满九列。释在狱傅宗龙等，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称贤。尝燕侍，帝语及黄道周，时道周方谪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气质少偏，然学与守皆可用。”蒋德璟请移道周戍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即日复道周官。其因事开释如此。

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因遍及诸阁臣。然延儒实庸弩无材略，且性贪。当边境丧师，李自成残掠河南，张献忠破楚、蜀，天下大乱，延儒一无所谋画。用侯恂、范志完督师，皆僨事，延儒无忧色。而门下客盛顺、董廷献因缘为奸利。又信用文选郎吴昌时及给事中曹良直、廖国遴、杨枝起、曾应遴辈。

昌时，嘉兴人。有干材，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行人司副熊开元廷劾延儒纳贿状，触帝怒，与给事中姜埰俱廷杖，下诏狱。左都御史宗周、佾都御史光辰以救开元、埰罢，尚书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罢，延儒皆弗救，朝议皆以咎延儒。会昌时以年例出言路十人于外，言路大哗。掌科给事中吴麟徵、掌道御史祁彪佳劾昌时挟势弄权，延儒颇不自安。

初，延儒奏罢厂卫缉事，都人大悦。朝士不肖者因通赂遗，而厂卫以失权，胥怨延儒。又傲同官陈演，演衔刺骨。掌锦衣者骆养性，延儒所荐也，养性狡狠背延儒，与中官结，刺延儒阴事。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略山东，还至近畿，帝忧甚。大学士吴甡方奉命办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帝大喜，降手敕，奖以召虎、裴度，赐章服、白金、文绮、上驷，给金帛赏军。

延儒驻通州不敢战，惟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帝辄赐玺书褒励。侦大清兵去，乃言敌退，请下兵部议将吏功罪。既归朝，缴敕谕，帝即令藏贮，以识勋劳。论功，加太师，廕子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延儒辞太师，许之。居数日，养性及中官尽发所刺军中事。帝乃大怒，谕府部诸臣责延儒蒙蔽推诿，事多不忍言，令从公察议。陈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请戍边。帝犹降温旨，言“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及廷臣议上，帝复谕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议。延儒遂归。

既去，给事中郝綱疏请除奸，以指延儒。帝不听。山东佥事雷縠祚纠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御史蒋拱宸劾吴昌时赃私巨万，大抵牵连延儒，而中言昌时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机密，重贿入手，辄预揣温旨告人。给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御中左门，亲鞫昌时，折其胫，无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许其通内，帝察之有迹，乃下狱论死，始有意诛延儒。初，薛国观赐死，谓昌时致之。其门人魏藻德新入阁有宠，恨昌时甚，因与陈演共排延儒，养性复腾蜚语。帝遂命尽削延儒职，遣缇骑逮入京师。时旧辅王应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应熊先入，冀为请。帝知之，应熊既抵京，命之归。延儒至，安置正阳门外古庙，上疏乞哀，不许。法司以戍请，同官申救，皆不许。冬十二月，昌时弃市，命勒延儒自尽，籍其家。

温体仁，字长卿，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崇祯初迁尚书，协理詹事府事。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

崇祯元年冬，诏会推阁臣，体仁望轻，不与也。侍郎周延儒方以召对称旨，亦弗及。体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讪谦益关

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先是，天启二年，谦益主试浙江，所取士钱千秋者，首场文用俚俗诗一句，分置七义结尾，盖奸人给为之。为给事中顾其仁所摘，谦益亦自发其事。法司戍千秋及奸人，夺谦益俸，案久定矣。至是体仁复理其事，帝心动。次日，召对阁部科道诸臣于文华殿，命体仁、谦益皆至。谦益不虞体仁之劾己也，辞颇屈，而体仁盛气诋谦益，言如涌泉，因进曰：“臣职非言官不可言，会推不与，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系。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者，臣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党，闻体仁言，辄称善。而执政皆言谦益无罪，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争尤力，且言：“体仁热中觖望，如谦益当纠，何俟今日。”体仁曰：“前此，谦益皆闲曹，今者纠之，正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党也。”帝怒，命礼部进千秋卷，阅意，责谦益，谦益引罪。叹曰：“微体仁，朕几误！”遂叱允儒下诏狱，并切责诸大臣。时大臣无助体仁者，独延儒奏曰：会推名虽公，主持者止一二人，余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祸耳。且千秋事有成案，不必复问诸臣。”帝乃即日罢谦益官，命议罪。允儒及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皆坐谦益党，降谪有差。

亡何，御史毛九华劾体仁居家时，以抑买商人木，为商人所诉，赂崔呈秀以免。又困杭州建逆祠，作诗颂魏忠贤。帝下浙江巡抚核实。明年春，御史任赞化亦劾体仁娶娼、受金，夺人产诸不法事。帝怒其语褻，贬一秩调外。体仁乞罢，因言：“比为谦益故，排击臣者百出。而无一左袒臣，臣孤立可见。”帝再召内阁九卿质之，体仁与九华、赞化诘辩良久，言二人皆谦益死党。帝心以为然，独召大学士韩爌等于内殿，谕诸臣不忧国，惟挟私相攻，当重绳以法。体仁复力求去以要帝，帝

优诏慰答焉。已，给事中祖重晔、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南京御史沈希诏相继论体仁热中会推，劫言者以党，帝皆不听。法司上千秋狱，言谦益自发在前，不宜坐。诏令再勘。体仁复疏言狱词皆出谦益手。于是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太仆寺卿蒋允仪，府丞魏光绪，给事中陶崇道，御史吴甡、樊尚璟、刘廷佐，各疏言：“臣等杂治千秋，观听者数千人，非一手一口所能掩。体仁顾欺罔求胜。”体仁见于汴等词直，乃不复深论千秋事，惟诋于汴等党护而已。谦益坐杖论赎，而九华所论体仁媚珰诗，亦卒无左验。当是时，体仁以私憾撑拒诸大臣，展转不肯讫。帝谓体仁孤立，益响之。未几，延儒入阁。其明年六月，遂命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体仁既藉延儒力得辅政，势益张。逾年，吏部尚书王永光去，用其乡人闵洪学代之，凡异己者，率以部议论罢，而体仁阴护其事。又用御史史褱、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为腹心，忌延儒居己上，并思倾之。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事详龙锡传。比龙锡减死出狱，延儒言帝盛怒解救殊难，体仁则佯曰：“帝固不甚怒也。”善龙锡者，因薄延儒。其后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劾延儒，体仁默为助，延儒遂免归。始与延儒同入阁者何如宠，钱象坤逾岁致政去，无何，如宠亦去。延儒既罢，廷臣恶体仁当国，劝帝复召如宠。如宠屡辞，给事中黄绍杰言：“君子小人不并立，如宠瞻顾不前，则体仁宜思自处。”帝为谪绍杰于外，如宠卒辞不入，体仁遂为首辅。

体仁荷帝殊宠，益枝横，而中阻深。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

往往为之移，初未尝有迹。姚希孟为讲官，以才望迁詹事。体仁恶其逼，乃以冒籍武生事，夺希孟一官，使掌南院去。礼部侍郎罗喻义，故尝与基命、谦益同推阁臣，有物望。会进讲章中有“左右未得人”语，体仁欲去之，喻义执不可。体仁因自劾：“日讲进规例从简，喻义驳改不从，由臣不能表率。”帝命吏部议，洪学等因谓：“圣聪天亶，何俟喻义多言。”喻义遂罢归。时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逆案，攻东林。会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缺，体仁阴使侍郎张捷举逆案吕纯如以尝帝。言者大哗，帝亦甚恶之。捷气沮，体仁不敢言，乃荐谢升、唐世济为之。世济寻以荐逆案霍维华得罪去。维华之荐，亦体仁主之也，体仁自是不敢讼言用逆党，而愈侧目诸不附己者。

文震孟以讲《春秋》称旨，命入阁。体仁不能沮，荐其党张至发以间之，而日伺震孟短，遂用给事中许誉卿事，逐之去。先是，秦、楚盗起，议设五省总督，兵部侍郎彭汝楠、汪庆百当行，惮不敢往，体仁庇二人，罢其议。贼犯凤阳，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等议，令淮抚、操江移镇，体仁又却不用。既而贼大至，焚皇陵。誉卿言：“体仁纳贿庇私，贻忧要地，以皇陵为孤注，使原庙震惊，误国孰大焉。”体仁素忌誉卿，见疏益憾。会谢升以营求北缺劾誉卿，体仁拟旨降调，而故重其词。帝果命削籍，震孟力争之，大学士何吾驺助为言。体仁讪奏震孟语，谓言官罢斥为至荣，盖以朝廷赏罚为不足惩劝，悖理蔑法。帝遂逐震孟并罢吾驺。震孟既去，体仁憾未释。庶吉士郑鄮与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从母舅大学士吴宗达谢政归。体仁劾鄮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宗达。帝震怒，下鄮狱。其后体仁已去，而帝怒鄮甚，不俟左证，磔死。滋阳知县成德，震孟门人，以强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被诬劾，震孟为不平。体仁劾德，杖戍之。

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然当是时，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诚意伯刘孔昭劾倪元璐，给事中陈启新劾黄景昉，皆奉体仁指。礼部侍郎陈子壮尝面责体仁，寻以议宗藩事忤帝指，竟下狱削籍。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且藉形己长，固上宠。帝每访兵饷事，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弩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有诋其窥帝意旨者，体仁言：“臣票拟多未中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詎能窥上旨。”帝以为朴忠，愈亲信之。

自体仁辅政后，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独体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恩礼优渥无与伦。而体仁专务刻核，迎合帝意。帝以皇陵之变，从子壮言，下诏宽恤在狱诸臣，吏部以百余人名上。体仁靳之，言于帝，仅释十余人。秋决论囚，帝再三谘问，体仁略无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泣任甫七日，以城陷论死，帝颇疑之。体仁不为救，竟弃市。帝忧兵饷急，体仁惟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帝率报可。

体仁自念排挤者众，恐怨归己，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泄，凡阁揭皆不发，并不存录阁中，冀以灭迹，以故所中伤人，廷臣不能尽知。当国既久，劾者章不胜计，而刘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实。宗藩如唐王聿键，勋臣如抚宁侯硃国弼，布衣如何儒显、杨光先等，亦皆论之，光先至輿櫟待命。帝皆不省，愈以为孤立，每斥责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庶吉士张溥、知县张采等倡为复社，与东林相应和。体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陆文声议奏，将兴大狱。严旨察治，以提学御史倪元珙、

海道副使冯元颺不承风指，皆降谪之。最后复有张汉儒讪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事。体仁故仇谦益，拟旨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等危甚，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帝，请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案治，乃尽得汉儒等奸状及体仁密谋。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会国弼再劾体仁，帝命汉儒等立枷死。体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归，体仁方食，失匕箸，时十年六月也。逾年卒，帝犹惜之，赠太傅，谥文忠。

崇祯末，福王立于南京，以尚书顾锡畴议，削其赠谥，天下快焉。寻用给事中戴英言，复如初。体仁虽前死，其所推荐张至发、薛国观之徒，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国事日坏，以至于亡。

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寻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

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四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大铖次当迁，光斗招之。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铖至，使补工科。大铖心恨，阴结中档寝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铖名，即得请。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达诸忠贤。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而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诮诮

自矜。寻召为太常少卿，至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居数月，复乞归。忠贤既诛，大铖函两疏驰示维垣。其一专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为言，谓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传语维垣，若时局大变，上劾崔、魏疏，脱未定，则上算疏。会维垣方并指东林、崔、魏为邪党，与编修倪元璐相诋，得大铖疏，大喜，为投合算疏以自助。崇祯元年，起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

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觐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馀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爵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

永城人刘超者，天启中以征安邦彦功，积官至四川遵义总兵官，坐罪免，数营复官不得。李自成围开封，超请募士冠协击，乃用为保定总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惮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杀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据城反。巡抚王汉讨之，被杀。帝乃命士英偕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官陈永福进讨。明年四月，围其城，连战，贼屡挫，筑长围困之。超官贵州时，与士英相识，缘旧好乞降。士英佯许之，超出见，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归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潜去其亲信，遂

就缚。献俘于朝，磔死。时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数有功。

十七年三月，京师陷，帝崩，南京诸大臣闻变，仓卒议立君。而福王由崧、潞王常澍俱避贼至淮安，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僉事雷縠祚、礼部员外郎周鏊往来游说。时士英督师庐、凤，独以为不可，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结，而公致书于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

当王监国时，廷推阁臣，刘孔昭攘臂欲得之，可法折以勋臣无入阁例。孔昭乃讼言：“我不可，士英何不可？”于是进士英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并命，士英仍督师凤阳。士英大愠，令高杰、刘泽清等疏趣可法督师淮、扬，而士英留辅政，仍掌兵部，权震中外。寻论定策功，加太子太师，廕锦衣卫指挥僉事。九月，叙江北历年战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廕子如前。十二月，进少师。明年，进太保。当是时，中原郡县尽失，高杰死睢州，诸镇权侷无统。左良玉拥兵上流，跋扈有异志。而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

初，可法、弘图及姜曰广、张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将以次引海内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铖。有诏广搜人材，独立逆案不可轻议。士英令孔昭及侯汤国祚、伯赵之龙等攻慎言去之，而

荐大铖知兵。初，大铖在南京，与守备太监韩赞周暱。京师陷，中贵人悉南奔，大铖因赞周遍结之，为群奄言东林当日所以危贵妃、福王者，俾备言于王，以潜倾可法等。群奄更极口称大铖才，士英亦言大铖从山中致书与定策谋，为白其附珰赞导无实迹。遂命大铖冠带陛见。大铖乃上守江策，陈三要、两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诋孙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为大逆。于是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怀远侯常延龄等并言大铖逆案巨魁，不可召。士英为大铖奏辨，力攻曰广、大器，益募宗室统舂、建安王统镠辈，连疏交攻。而以大学士高弘图为御史时尝诋东林，必当右己，乃言“弘图素知臣者。”弘图则言先帝钦定逆案一书，不可擅改。士英与争，弘图因乞罢。士英意稍折，迟回月余，用安远侯柳祚昌荐，中旨起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左都御史刘宗周言：“杀大中者魏珰，大铖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虑党邪害正之才，终病世道。大铖进退，实系江左兴亡，乞寝成命。”有旨切责。未几，大铖兼右佾都御史，巡阅江防。寻转左侍郎。明年二月进本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仍阅江防。

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麒皆与士英齟齬，先后罢归。士英独握大柄，内倚中官田成辈，外结勋臣刘孔昭、硃国弼、柳祚昌，镇将刘泽清、刘良佐等，而一听大铖计。尽起逆案中杨维垣、虞廷陞、郭如暗、周昌晋、虞大复、徐复阳、陈以瑞、吴孔嘉；其死者悉予赠恤，而与张捷、唐世济等比；若张孙振、袁弘勋、刘光斗皆得罪先朝，复置言路为爪牙。朝政浊乱，贿赂公行。四方警报狎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

初，举朝以逆案攻大铖，大铖憾甚。及见北都从逆诸臣有附会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与之对。”以

李自成伪国号曰顺也。士英因疏纠从逆光时亨等；时亨名附东林，故重劾之。大铖又诬逮顾杲及左光斗弟光先下狱，劾周鏞、雷縯祚杀之。时有狂僧大悲出语不类，为总督京营戎政赵之龙所捕。大铖欲假以诛东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书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姓名，内大悲袖中，海内人望，无不备列。钱谦益先已上疏颂士英，且为大铖讼冤修好矣，大铖憾不释，亦列焉，将穷治其事。狱词诡秘，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欲兴大狱，乃当大悲妖言律斩而止。

张縉彦以本兵首从贼，贼败，縉彦窜归河南，自言集义勇收复列城，即授原官，总督河北、山西、河南军务，便宜行事。其他大僚降贼者，贿入，辄复其官。诸白丁、录役输重赂，立跻大帅。都人为语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其刑赏倒乱如此。大清兵抵宿迁、邳州，未几引还。史可法以闻，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杨士聪问故。士英曰：“君以为诚有是事耶？”乃史公妙用也。岁将暮，防河将吏应叙功，耗费军资应稽算，此特为序功、稽算地耳。”侍讲卫胤文兼给事中，监高杰军。杰死，胤文窥士英指，论可法督师为赘。士英即擢胤文兵部右侍郎，总督杰营将士以分其权，可法益不得展布。

先是，左良玉接监国诏书，不肯拜，袁继咸强之，乃开读如礼。而属承天守备何志孔、巡按御史黄澍入贺，阴伺朝廷动静。澍挟良玉势，当陛见，面数士英奸贪不法，且言尝受张献忠伪兵部尚书周文江重贿，为题授参将，罪当斩。志孔亦论士英冈上行私诸罪。司礼太监韩赞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处分，澍举笏直击其背曰：“愿与奸臣同死。”士英大号呼，王摇首不言者久之，赞周即执志孔候命。王因澍言意颇动，夜谕赞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赂福邸旧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马公不得立，逐马公，天下将议上背恩矣。且马公去，

谁念上者？”王默然，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请释志孔，而命澍速还湖广。故都督掌锦衣卫刘侨者，尝遣戍，由周文江贿张献忠，受伪命，为锦衣指挥使。及良玉复蕲、黄，侨削发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纳侨贿，令讦澍，遂复侨官，削澍职。寻以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令部将群哗，欲下南京索饷，因保救澍。袁继咸为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军中，良玉与士英由此有隙。及伪太子狱起，良玉遂假为兵端。

太子之来也，识者指其伪，而都下士民哗然是之。时又有童氏者，自称王妃，亦下狱。督抚、镇将交章争太子及童妃事。王亟出狱词，遍示中外，众论益籍籍，谓士英等朋奸，导王灭绝伦理。澍在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良玉亦上疏请全太子，斥士英等为奸臣。又以士英裁其饷，大憾，移檄远近，声士英罪。复上疏言：“自先帝之变，士英利灾擅权，事事为难。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复修之。越其杰贪焚遣戍滥授节钺。张孙振赃污绞犯，骤昇京卿。他如袁弘勋、杨文、刘泌、王燧、黄鼎等，或行同狗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当路。己为首辅，用腹心阮大铖为添注尚书。又募死士伏皇城，诡名禁军，动曰废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俭明仁，士英百计诳惑，进优童艳女，伤损盛德。复引用大铖，睚眦杀人，如雷縡祚、周鏞等，锻炼周内，株连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为题，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令天下士民，重足解体。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大铖一手握定抹杀识认之方拱乾，而信朋谋之刘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诸幽囚。凡有血气，皆欲寸磔士英、大铖等，以谢先帝。乞立肆市朝，传首抒愤。”疏上，遂引兵而东。士英惧，乃遣阮大铖、硃大黄、黄得功、刘孔昭等御良玉，而撤江北刘

良佐等兵，从之西。时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请无撤江北兵，亟守淮、扬。士英厉声叱曰：“若辈东林，犹藉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力排思孝等议，淮、扬备御益弱。会良玉死，其子梦庚连陷郡县，率兵至采石。得功等与相持，大铖、孔昭方虚张捷音，以邀爵赏，而大清兵已破扬州，逼京城。

五月三日，王出走太平，奔得功军。孔昭斩关遁。明日，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浙江。经广德州，知州赵景和疑其诈，闭门拒守。士英攻破，执景和杀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总兵府为母妃行宫。不数日，大铖、大典、方国安俱仓皇至，则得功已兵败死，王被擒，次日，请潞王监国，不受。未几，大兵至，王率众降，寻同母妃北去。此即大器等之所议欲立者也。

杭州既降，士英欲谒监国鲁王，鲁王诸臣力拒之。大铖投硃大典于金华，亦为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严州总兵方国安军。士英，国安同乡也，先在其军中。大铖掀髯指掌，日谈兵，国安甚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已居恶名，颇以为恨。已，我兵击败士英、国安。无何，士英、国安率众渡钱塘，窥杭州，大兵击败之，溺江死者无算。士英拥残兵欲入闽，唐王以罪大不许。明年，大兵巢湖贼，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大铖偕谢三宾、宋之晋、苏壮等赴江干乞降，从大兵攻仙霞关，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戮尸云。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

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永乐中，唐赛儿倡乱山东。厥后乘瑕弄兵，频见窃发，然皆旋就扑灭。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几危宗社，而卒以扫除。庄烈帝励精有为，视武宗何啻霄壤，而顾失天下，何也？明兴百年，朝廷之纲纪既肃，天下之风俗未浇。孝宗选举贤能，布列中外，与斯民休养生息者十余年，仁泽深而人心固，元气盛而国脉安。虽以武之童昏，亟行稗政，中官幸夫，浊乱左右，而本根尚未尽拔，宰辅亦多老成。迨盗贼四起，王琼独典中枢，陆完、彭泽分任阍帅，委寄既专，旁挠绝少，以故危而不亡。庄烈帝承神、熹之后，神宗怠荒弃政，熹宗暱近阍人，元气尽渐，国脉垂绝。向使熹宗御宇复延数载，则天下之亡不再传矣。

庄烈之继续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黷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

其所任为阉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讟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督乱，子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

李自成 张献忠

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父守忠，无子，祷于华山，梦神告曰：“以破军星为若子。”已，生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很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天启末，魏忠贤党乔应甲为陕西巡抚，硃童蒙为延绥巡抚，贪黷不诘盗，盗由是始。

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二年春，诏以杨鹤为三边总督，捕之。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政洪承畴击破王左挂，贼稍稍惧。会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 巳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与群盗合。延绥巡抚张梦鲸恚死，承畴代之，召故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兵，便宜剿贼。

三年，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战屡败，乞降。而王嘉胤掠延安、庆阳间，杨鹤抚之，不听，从神木渡河犯山西。是时，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以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帝不听。而嘉胤已袭破皇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陷府谷、河曲。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诸贼，所在蜂起，或掠秦，或东入晋，屠陷城堡。官兵东西奔击，贼或降或死，旋灭旋炽。延安贼张献忠亦聚众据十八寨，称八大王。

四年，孤山副将曹文诏破贼河曲，王嘉胤遁去。已，复自岳阳突犯泽、潞，为左右所杀，其党共推王自用号紫金梁者为魁。自用结群贼老回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刑红狼、上天老、蝎子塊、过天星、混世王等及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聚山西。自成乃与兄子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未有名。杨鹤抚贼不效被逮，洪承畴代鹤，张福臻代承畴，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剿贼，所向克捷，陕地略定。而山西贼大盛，剽掠宁乡、石楼、稷山、闻喜、河津间。

五年，贼分道四出，连陷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乃罢巡抚宋统殷，以许鼎臣代之，与宣大总督张宗衡分督诸将。宗衡督虎在威、驾人龙、左良玉等兵八千人，驻平阳，责以平阳、泽、潞四十一州县。鼎臣督张应昌、颜希牧、艾万年兵七千人，驻汾州，责以汾、太、沁辽三十八州县。贼亦转入磨盘山，分众为三：“阎正虎据交城、文水，窥太原；邢红狼、上天龙据吴城，窥汾州；自用、献忠突沁州、武乡，

陷辽州。

六年春，官兵共进力击。自用惧，乞降于故锦衣佥事张道浚。约未定，阳和兵袭之。贼怒，败约去。会总兵官曹文诏率陕西兵至，偕诸将猛如虎、虎大威、颇希牧、艾万年、张应昌等合剿，屡战皆大克，前后杀混世王、满天星、姬关锁、翻山动，掌世王、显道神等，破自用、献忠、老回回、蝎子塊、扫地王诸贼。其后，自用又为川将邓 射杀之。山西三大盗俱败。初，贼之破泽州也，分其众，南逾太行，掠济源、清化、修武，围怀庆。官军击之，贼遁走。别贼复阑入西山，大掠顺德、真定间。大名道卢象升力战劫贼。贼自邢台摩天岭西下，抵武安，败总兵左良玉，河北三府焚劫殆遍。潞王上疏告急，兼请卫凤、泗陵寝。诏特遣总兵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人，与诸将并进。贼闻之，欲从河内走太行。文诏邀击之，不敢进。贼之败于山西者，亦奔河北合营，迎祥、自成、献忠、曹操、老回回等俱至。京兵蹙其后，左良玉，汤九州等扼其前，连战于青店、石冈、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屡败之。贼欲逸，阻于河，大困。贼素畏文诏、道浚，道浚先坐事遣戍，文诏转战秦、晋、河北，遇贼辄大克，御史复劾其骄傲，调大同总兵去。贼遂诡辞乞降，监军太监杨进朝信之，为入奏。会天寒河冰合，贼突从毛家寨策马径渡。河南诸军无扼河者，贼遂连陷浚池、伊阳、卢氏三县。河南巡抚玄默率诸将盛兵待之，贼窜入卢氏山中，由间道直走内乡，掠郟阳，又分掠南阳、汝宁，入枣阳、当阳，逼湖广。巡抚唐晖敛兵守境。犯归、巴、夷陵等处，破夔州，攻广元，逼四川，所在告急。

七年春，特设山、陕、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办贼，以延绥巡抚陈奇瑜为之，以卢象升抚治郟阳，为奇瑜破贼延水关有威名，而象升历战阵知兵也。于是奇瑜自均州入，与象升

并进，师次乌林关，斩贼数千级。贼走汉南，奇瑜以湖广不足忧，引兵西击。始，贼自澠池渡河，高迎祥最强，自成属焉。及入河南，自成与兄子过结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自为一军。过、杰善战，君恩善谋。及奇瑜兵至，献忠等奔商、雒，自成等陷于兴安之车箱峡。会大雨两月，马乏鸟多死，弓矢皆脱，自成用君恩计，贿奇瑜左右，诈降。奇瑜意轻贼，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贼甫渡栈，即大噪，尽屠所过七州县。而略阳贼数万亦来会，贼势愈张。奇瑜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已，洪承畴代奇瑜，李乔巡抚陕西，吴甡巡抚山西。大学士温体仁谓甡曰：“流贼癘疥疾，勿忧也。”未几，西宁兵变，承畴甫受命而东，闻变遽返。迎祥、自成遂入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败贺人龙、张天礼军，杀固原道陆梦龙。围陇州四十余日，承畴檄总兵左光先与人龙合击，大破之。会朝廷亦命豫、楚、晋、蜀兵四道入陕，迎祥、自成遂窜入终南山。已而东出，陷陈州、灵宝、汜水、荥阳。闻左良玉将至，移壁梅山、溱水间。部贼拔上蔡，烧汝宁郭。乃命承畴出关追贼，与山东巡抚硃大典并力击，贼侦知之。

八年正月，大会于荥阳。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未决。自成进曰：“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皆曰：“善。”乃议革里眼、左金王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当陕兵，曹操、过天星扼河上，迎祥、献忠及自成等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陕兵锐，益以谢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众如自成言。先是，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惧贼南犯，请加防凤阳陵寝，不报。及迎

祥、献忠东下，江北兵单。固始、霍丘俱失守。贼燔寿州，陷颍州，知州尹梦鳌、州判赵士宽战死，杀故尚书张鹤鸣。乘胜陷凤阳，焚皇陵，留守署正硃国相等皆战死。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硃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贼乃大书帜曰古元真龙皇帝，合乐大饮。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献忠不与。自成怒，偕迎祥西趋归德，与曹操、过天星合，复入陕西。献忠独东下庐州。

承畴方驰至汝州，命诸将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陈永福、邓、张应昌分扼湖广、河南、郟阳诸关隘，召曹文诏为中军。文诏未至，以兵乱死。迎祥、自成从终南山出，大掠富平、宁州。老回回、献忠、曹操、蝎子塊、过天星诸贼，闻承畴出关，先后皆走陕西，焚掠西安、平凉、凤翔诸郡。承畴亟还救，分遣诸将击老回回等，令副总兵刘成功、艾万年击迎祥、自成于宁州。万年中伏战死，文诏怒，复击之，亦中伏战死。群贼乘胜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畴力御之泾阳、三原间，决死战，贼不得过。献忠、老回回等由他道转突硃阳关，守关将徐来臣军溃死，尤世威中箭遁。于是群贼皆出关，分十三营东犯，而迎祥、自成独留陕西。

时卢象升已改湖广巡抚，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诸军务。诏承畴督关中，象升督关外。贼亦分兵，迎祥略武功、扶风以西，自成略富平、固州以东。承畴遣将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贼将高杰通于自成妻邢氏，惧诛，挟之来降。承畴身追自成，大战渭南、临潼，自成大败东走。迎祥亦屡败，东逾华阴南原，绝岭，偕自成出硃阳关，与献忠合。冬十一月，群贼薄阌乡，左良玉、祖宽御之不克，遂陷陕州，进攻雒阳。河南巡抚陈必谦督良玉、宽援雒阳，献忠走嵩、汝。迎祥、自成走偃师、巩县，略鲁山、叶县，陷光州，象升击败之确山。

九年春，迎祥、自成攻庐州，不拔。陷含山、和州，杀知州黎弘业及在籍御史马如蛟等。又攻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卿李觉斯坚守不下。象升亲督祖宽、罗岱、杨世恩等来援，战于硃龙桥，贼大败，尸咽水不流。北攻寿州，故御史方震孺坚守。折而西，入归德，边将祖大乐破之。走密、登封，故总兵汤九州战死。分道犯南阳、裕州，必谦援南阳，象升援裕，令大乐等击贼，杀迎祥、自成精锐几尽。贼复分兵再入陕，迎祥由郟、襄趋兴安、汉中，自成由南山逾商、雒，走延绥，犯巩昌北境。诸将左光先、曹变蛟破之，自成走环县。未几，官军败于罗家山，尽亡士马器仗，总兵官俞冲霄被执。自成执复振，进围绥德，欲东渡河，山西兵遏之。复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将袭榆林，河水骤长，贼淹死甚众，乃改道，从韩城而西。时象升及大乐、宽等皆入援京师。孙传庭新除陕西巡抚，锐意灭贼。秋七月，擒迎祥于整肆，献俘阙下，磔死。于是贼党乃共推自成为闯王矣。是月，犯阶、徽。未几，出、陇，犯凤翔，渡渭河。

十年，犯泾阳、三原。蝟于塿、过天星俱来会。传庭督变蛟连战七日，皆克，蝟子塿降。自成与过天星奔秦州。入蜀，陷宁羌，破七盘关，陷广元，总兵官侯良柱战死，遂连陷昭化、剑州、梓潼、江油、黎雅、青川等州县。剑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昭化知县王时化、郫县主簿张应奇、金堂典史潘梦科皆死。进攻成都，七日不克，巡抚王维章坐避贼征。

十一年春，官军败贼梓潼，自成奔白水，食尽。承畴、传庭合击于潼关原，大破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其年，献忠降，自成势益衰。承畴改蓟辽总督，传庭改保定总督。传庭以疾辞，逮下狱。

二人去，自成稍得安。总理熊文灿方主抚，谍者或报自成死，益宽之。

十二年夏，献忠反穀城。自成大喜，出收众，众复大集。陕西总督郑崇俭发兵围之，令曰“围师必缺。”自成乃由缺走，突武关，往依献忠。献忠欲图之，觉，遁去。杨嗣昌督师夷陵，檄令降，自成出谩语。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复诸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双喜劝而止。贼将多出降。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最骁勇，亦欲降。自成与步入丛祠，顾而叹曰：“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宗敏诺，三卜三吉。宗敏还，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由郟、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遂自南阳出，攻宜阳，杀知县唐启泰。攻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戕万安王采牟轻。攻偃师，知县徐日泰骂贼死。时十三年十二月也。

自成为人高颧深，鸱目曷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断足剖心为戏。所过，民皆保坞堡不下。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讖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

自成兵为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祿酒。”王世子由崧裸而逃。自成发王邸金振饥民，遂移攻开封。时张献忠亦陷襄阳，戕襄王翊铭。王开封者周王恭枵，闻贼至，急发库金募死士，与巡抚都御史高名衡等固守。自成攻七昼夜，解去，屠密县。贼魁罗汝才、土寇袁时中皆归自成。时中众二十万，号小袁营。汝才即曹操，与献忠同降复叛去者也。

自成初为迎祥裨将，至是势大盛。帝以故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使专办自成，别敕保定总督杨文岳会师。宗龙驰入关，与巡抚汪乔年调兵，兵已发尽，乃檄河南大将李国奇、贺人龙兵隶部下，亟出关。文岳率虎大威军俱至新蔡，与自成遇。人龙卒先奔，国奇、大威继之，宗龙、文岳以亲军筑垒自固。夜，文岳兵溃奔陈州，宗龙与贼持数日，食尽，突围走，被执死。自成陷叶县，杀副将刘国能，遂围左良玉于鄆城。乔年代宗龙总督，出关，次襄城，自成尽锐攻之，乔年与副将李万庆皆死。自成剽刖诸生百九十人。遂乘胜陷南阳、邓州十四城，再围开封。巡抚名衡、总兵陈永福力拒之，射中自成目，砲殪上天龙等，自成益怒。

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冲法，专取瓴甌，得一砖即归营卧，后者必斩。取砖已，即穿穴穴城。初仅容一人，渐至百十，次第傅土以出。过三五步，留一土柱，系以巨纆亘。穿毕，万人曳纆亘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名衡于城上凿横道，听其下有声，用毒秽灌之，多死。贼乃即城坏处用火攻法，实药甕中，火燃药发，当者辄糜碎，名曰放进。

十五年正月，城半圯，贼用放进法攻之，铁骑数千驰噪，伺城颓即拥入城。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筑也。厚数丈，土坚，火外击，贼骑多歼，自成骇而去。南陷西华，寻屠陈州，副使关永杰、知州侯君擢皆骂贼死。归德、睢州、宁陵、太康数十

郡县，悉残毁。商丘知县梁以樟创死复苏，全家歼焉。已，复攻开封，筑长围为持久计。诏起孙传庭为总督，释故尚书侯恂命督师，召左良玉援开封。良玉至硃仙镇，大败，奔襄阳。诸军皆屯河北，不敢进。开封食尽。山东总兵刘泽清亦奉诏至。传庭知开封急，大会诸将西安，亟出关来救。未至，名衡等议决硃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贼亦漂没万余，乃拔营西南去。

先是，有马守应称老回回、贺一龙称革里眼、贺锦称左金王、刘希尧称争世王、蔺养成称乱世王者，皆附自成，时号“革左五营。”自成乃西迎传庭兵，遇于南阳，传庭军溃走，豫人所谓柿园之败也。是时大清兵南侵，京师方告急，朝廷不暇复讨贼。自成乃收群贼，连营五百余里，再屠南阳，进攻汝宁。总兵虎大威中砲死，杨文岳被杀。自成乃胁崇王由棖使从军，遂由确山、信阳、泌阳向襄阳。左良玉望风南走，自成入襄阳。分徇属城及德安诸州县，皆下，再破夷陵、荆门州。自成自攻荆州，湘阴王俨、尹遇害，烧猷陵木城，穿毁宫殿。

十六年春陷承天。将发猷陵，有声震山谷，惧而止。帝掠潜山、京山、云梦、黄陂、孝感等州县，皆下。先驱逼汉阳，良玉走九江。攻郟阳，抚治都御史徐起元及王光恩力守不下。光恩，贼反正者也。

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其众，曰标营，领兵百队；曰先、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标营白帜黑纛，自成独白鬃大纛银浮屠；左营帜白，右营黑，前黑，后黄，纛随其色。五营以序直昼夜，次第休息，巡徼严密。逃者谓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

以下者为兵。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砲不能入。一兵倅马三四匹，冬则以茵褥籍其蹄。剖人腹为马槽以饲马，马见人，辄锯牙思噬若虎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冈峻坂，腾马直上。水惟惮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免。献忠虽至残忍，不逮也。诸营较所获，马骡者上赏，弓矢铅铳者次之，帛帛又次之，珠玉为下。

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汝才众数十万，用山西举人吉珪为谋主。自成善攻，汝才善战，两人相须若左右手。自成下宛、叶，克梁、宋，兵强士附，有专制心，顾独忌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贺一龙宴，缚之，晨以二十骑斩汝才于帐中，悉兼其众。

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辄焚毁之。及渡汉江，谋以荆、襄为根本，改襄阳曰襄京，修襄王宫殿居之。改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扬武州，他府县多所更易。

牛金星教以创官爵名号，大行署置。自成无子，兄子过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亲信用事。田见秀、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贺锦、刘希尧等为制将军，张鼐、党守素等为威武将军，谷可成、任维荣等为果毅将军，凡五营二十二将。又置上相、

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要地设防御使，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封崇王由棖襄阳伯、邵陵王在城枣阳伯、保宁王绍圻宣城伯、肃宁王术 受顺义伯。以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国绅，安定人，尝官参政。既降，献文翔凤妻邓氏以媚自成。自成恶其伤同类，杀之，而归邓氏于其家。六政府侍郎则石首喻上猷、江陵萧应坤、招远杨永裕、米脂李振声、江陵邓岩忠、西安姚锡胤，寻以宣城丘之陶代振声为兵政府侍郎。其余受伪职者甚众，不具载。

使高一功、冯雄守襄阳，任继光守荆州，蔺养成、牛万才守夷陵，王文曜守澧州，白旺守安陆，萧云林守荆门，谢应龙守汉川，周凤梧守万禹州。于是河南、湖广、江北诸贼莫不听命。自成既杀汝才、一龙，又袭杀养成，夺守应兵，击杀袁时中于杞县。献忠方据武昌，自成遣使贺，且胁之曰：“老回回已降，曹操辈诛死，行及汝矣。”献忠大惧，南入长沙。当是时，十三家七十二营诸大贼，降死殆尽，惟自成、献忠存，而自成独劲，遂自称曰新顺王。集牛金星等议兵所向。金星请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燕都粮道。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自成从之。

传庭之败于柿园而归陕也，大治兵，制火车二万辆，募壮士，使白广恩、高杰将，欲俟贼饥而击之。朝议日督战，不得已出关。以牛成虎、卢光祖为前锋，由灵宝入洛。高杰为是中军，檄广恩从新安来会。河南将陈永福守新滩，四川将秦翼明出商、洛，为犄角。前锋败贼浞池，至宝丰，再拔其城。次邦。自成率万骑还战，复大败，几被擒。会天大雨，道泞，粮车不

进。自成遣轻骑出汝州，要截粮道。传庭乃分军三，令广恩从大道，令高杰亲随从间道，迎粮，令永福守营。传庭既行，永福兵亦争发，不可禁，遂为贼所蹶。至南阳，传庭还战，贼阵五重，官军克其三。已而稍却，火车奔，骑兵亦大奔。贼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自成空壁追，一日夜逾四百里，官军死者四万余人，失兵器辎重数十万。传庭奔河北，转趋潼关，气败沮不复振。

冬十月，自成陷潼关，传庭死，遂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守将王根子开东门纳贼。自成执秦王存枢以为权将军，永寿王谊瞳为制将军。巡抚冯师孔以下死者十余人，布政使陆之祺等俱降。自成大掠三日，下令禁止。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赐顾君恩女乐一部，赏入关策也。大发民，修长安城，开驰道。自成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百姓望见黄龙纛，咸伏地呼万岁。诸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梁甫先后皆降。陈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保山巔不敢下，自成折箭为誓，招之，亦降。惟高杰以窃自成妻走延安，为李过所追，折而东，渡宜川，绝蒲津以守。

自成兵所至风靡，乃诣米脂祭奠。向为军所发，焚弃遗骸，筑土封之。求其宗人，赠金封爵以去。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凤翔不下，屠之。始，自成入陕西，自谓故乡，毋有侵暴，未一月抄掠如故。又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诸荐绅，掳掠征其金，死者瘞一穴。榆林故死守，李过等不能克，自成大发兵攻陷之。副使都任，总兵王世国、尤世威等，俱不屈死。乘胜取宁夏，屠庆阳，执韩王亶脊。移攻兰州，甘肃巡抚林日端等亦死。进陷西宁，于是肃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皆降，陕西地悉归自成。又遣贼渡河，陷平阳，杀宗室三百余人。高杰奔泽州。诏以余应桂总督三边，

收边兵剿贼，然全陕已没，应桂不能进。

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乾州宋企郊为吏政尚书、平湖陆之祺为户政尚书、真宁巩焄为礼政尚书、归安张麟然为兵政尚书。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僂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兵政侍郎杨王休为都肄，出横门，至渭桥，金鼓动地。令弘文馆学士李化麟等草檄驰谕远近，指斥乘舆。是日，大风霾，黄雾四塞。事闻，帝大惊，召廷臣议。大学士李建泰请督师，帝许之。

时山西自平阳陷，河津、稷山、蒙河皆陷，他府县多望风送款。二月，自成渡河，破汾州，徇河曲、静乐，攻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宁武总兵周遇吉战死。自成先遣游兵入故关，掠大名、真定而北。身率众贼并边东犯，陷大同，巡抚卫景瑗、总兵硃三乐死。自成杀代王传齐，代藩宗室殆尽。犯宣府，总兵姜环迎降，巡抚硃之冯死。遂犯阳和，由柳沟逼居庸，总兵官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

三月十三日，焚昌平，总兵官李守麟死。始，贼欲侦京师虚实，往往阴遣人辇重货，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诸掾吏，探刺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及抵昌平，兵部发骑探贼，贼辄勾之降，无一还者。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十七日，帝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俄顷贼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贼。京师久乏饷，乘陴者少，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不敢问。

十八日，贼攻益急，自成驻彰义门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太监王承恩缢于侧。

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志升、张嶙然等骑而从。登皇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者四十余人。宫女魏氏投河，从者二百余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泪。太子投周奎家，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皆不屈，自成羁之宫中。长公主绝而复苏，昇至，令贼刘宗敏疗治。

已，乃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越三日己酉，味爽，成国公硃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贺，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贼争戏侮，为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百官慑伏不敢动。太监王德化叱诸臣曰：“国亡君丧，若曹不思殯先帝，乃在此耶！”因哭，内侍数十人皆哭，藻德等亦哭。顾君恩以告自成，改殮帝后，用兗冕袞翟，加苇厂云。大学士陈演劝进，不许。封太子为宋王。放刑部、锦衣卫系囚。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尽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从事，六科曰谏议，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馆，太仆寺曰验马寺，巡抚曰节度使，兵备曰防御使，知府州县曰尹、曰牧、曰令。召见朝官，自成南响坐，金星、宗敏、企郊等左右杂坐，以次呼名，分三等授职。自四品以下少詹事

梁绍阳、杨观光等无不污伪命，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其余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贼赂，至灼肉折脛，备诸惨毒。藻德遇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为若主，今求死不得。”贼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征诸勋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焚太庙神主，迁太祖主于帝王庙。

时贼党已陷保定，李建泰降，畿内府县悉附。山东、河南遍设官吏，所至无违者。及淮，巡抚路振飞发兵拒之，乃去。自成谓真得天命，金星率贼众三表劝进，乃从之，令撰登极仪，谏吉日。及自成升御座，忽见白衣人长数丈，手剑怒视，座下龙爪鬣俱动，自成恐，亟下。铸金玺及永昌钱，皆不就。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乃谋归陕西。

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越关外。三桂惧，乞降于我大清。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万，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我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挟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兵，急策马下冈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奔还京师。

时牛金星居守，诸降人往谒，执门生礼甚恭。金星曰：“讹言方起，诸君宜简出。”由是降者始惧，多窜伏矣。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

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丙戌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诘旦，挟太子、二王西走，而使伪将军左光先、谷可成殿。

五月二日，我大清兵入京师，下令安辑百姓，为帝后发丧，议谥号，遣将偕三桂追自成。时福王已监国南京，大学士史可法督师讨贼。自成至定州，我兵追之，与战，斩谷可成，左光先伤足，贼负而逃。自成西走真定，益发众来攻，我兵反击之。自成中流矢创甚，西逾故关，入山西。会我兵东返，自成乃鳩合溃散，走平阳。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自成归西安，复遣贼陷汉中，降总兵赵光远，进略保宁。时献忠以兵拒之，乃还。八月建祖祢庙成，将往祀，忽寒栗不能就礼。自成始以岩言，谬为仁义，及岩死，又屡败，复强很自用，伪尚书张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制铜谶，官吏坐谶，即谶斩。民盗一鸡者死。西人大惧。

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自成遂弃西安，由龙驹寨走武冈，入襄阳，复走武昌。我兵两道追蹙，连蹙之邓州、承天、德安、武昌，穷追至贼老营，大破之者八。当是时，左良玉东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屯五十余日，贼众尚五十余万，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宁、蒲圻，至通城，窜

于九宫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鉏死。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获自成两从父伪赵侯、伪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获伪汝侯刘宗敏、伪总兵左光先、伪军师宋献策。于是斩自成从父及宗敏于军。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

自成兄子过改名锦，偕诸贼帅奉高氏降于总督何腾蛟。时唐王立于闽，赐锦名赤心，封高氏忠义夫人，号其军曰忠贞营，隶腾蛟麾下。永明王时，赤心封兴国侯，寻死。

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与李自成同岁生。长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

崇祯三年，陕西贼大起，王嘉胤据府谷，陷河曲。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应之，自称八大王。明年，嘉胤死，其党王自用复聚众三十六营，献忠及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皆为之渠。其冬，洪承畴为总督，献忠及汝才皆就抚。已而叛入山西，偕群贼焚掠。寻扰河北，又偕渡河。自是，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江北数千里地，皆被蹂躏。当此之时，贼渠率众无专主，遇官军，人自为斗，胜则争进，败则窜山谷不相顾。官军遇贼追杀，亦不知所逐何贼也。贼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日强盛。

八年，十三家会荥阳，议敌官军。守应欲北渡，献忠嗤之，守应怒，李自成为解，乃定议。献忠始与高迎祥并起作贼，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及是遂相颉颃，与俱东掠，连破河南、江北诸县，焚皇陵。已而迎祥、自成西去。献忠独东，围庐州、舒城，俱不下。攻桐城，陷庐江，屠巢、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应天巡抚张国维御之。献忠从英、霍遁，道

麻城，合守应等入关，会迎祥于凤翔。已，复出商、洛，屯灵宝，以待迎祥。迎祥至，则合兵复东。总兵官左良玉、祖宽击之，献忠与迎祥分道走。宽追献忠，战于嵩县及九皋山，三战皆克，俘斩甚众。献忠恚，再合迎祥众还战，复大败。迎祥寻与自成入陕西，而守应、汝才诸贼，各盘踞郟阳、商、洛山中，不能救，献忠亦遁山中。

明年秋，总督卢象升去，苗胙土巡抚湖广，不习兵。于是献忠自均州，守应自新野，蝎子塊自唐县，并犯襄阳，众二余万。总兵秦翼明兵寡不能御，湖广震动。献忠纠汝才、守应及闯塌天诸贼，顺流东下，与江北贼贺一龙、贺锦等合，烽火达淮、扬。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操江都御史黄道直、总兵官杨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副使史可法亲率兵当贼冲。贼从间道犯安庆，连营百里，巡抚国维告警。诏左良玉、马爌、刘良佐合兵援之，遂大破贼。贼走潜山之天王古寨，国维檄良玉搜山，良玉不应，寻北去。贼乃复出太湖，连蕲、黄，败官军于酆家店，杀参将程龙、陈于王等四十余人。会总兵官牟文绶偕良佐来援，复破贼。贼皆遁，献忠入湖广。是时，河南、湖广贼十五家，惟献忠最狡黠骁勃，次则汝才。献忠尝伪为官兵，欲给宛城，良玉适至，献忠仓皇走，前锋罗岱射之中额，良玉马追及，刃拂献忠面，马驰以免。会熊文灿为总理，刊檄抚贼。闯塌天者，本名刘国能，与献忠有郤，诣文灿降。献忠创甚，不能战，大恐。

十一年春，侦知陈洪范隶文灿麾下为总兵，大喜，因遣间赍重币献洪范曰：“献忠蒙公大恩，得不死，公岂忘之邪？愿率所部降以自效。”洪范亦喜，为告文灿，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梅与良玉谋，俟献忠至执之，文灿不可。献忠遂据谷城，请十万人饷，文灿不敢决。时群贼皆聚南阳，

屠掠旁州县。文灿赴裕州，益大发檄抚贼。汝才以战败乞降于太和山监军太监李继改。明年，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关索、王光恩等十三家渠帅，先后俱降。陕西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复大破李自成，自成窜崤、函山中，朝廷皆谓贼扑剪殆尽。

献忠在谷城，训卒治甲仗，言者颇疑其欲反。帝方信兵部尚书杨嗣昌言，谓文灿能办贼，不复忧也。夏五月，献忠叛，杀知县阮之钜，隳谷城，陷房县，合汝才兵，杀知县郝景春。十三家降贼一时并叛，惟王光恩不从。献忠去房县，左良玉追击之，罗岱为前锋，至罗矛英山，岱中伏死，良玉大败。

嗣昌已拜大学士，乃自请督师，帝大悦。十月朔，嗣昌至襄阳，集诸将议进兵。时群贼大掠，贺一龙、贺锦犯随、应、麻、黄，与官军相持。汝才及过天星窜伏漳、房、兴、远，献忠踞湖广、四川界，将西犯。嗣昌视东略稍缓，乃宿辇重襄阳，浚濠筑城甚固，令良玉专力剿献忠。

十三年闰正月，良玉击贼枸坪关，献忠遁，追至玛瑙山。贼据山拒敌，良玉先登，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大败之，斩首千三百余级，擒献忠妻妾。湖广将张应元、汪之凤追败之水右坝。川将张令、方国安又邀击于岔溪。献忠奔柯家坪，张令逐北深入，被围，应元、之凤援之，复破贼。献忠率千余骑窜兴、归山中，势大蹙。

初，良玉之进兵也，与嗣昌议不合。献忠遣间说良玉，良玉乃围而弗攻。献忠因得与山民市盐刍米酷，收溃散，掩旗息鼓，益西走白羊山。时汝才及过天星从宁昌窥大昌、巫山，欲渡江，为官兵所扼。献忠至，遂与之合。献忠虽累败，气益盛，立马江岸，有不前赴者，辄戮之。贼争死斗，官军退走。贼毕渡，屯万顷山，归、巫大震。已而汝才、过天星犯开县不利，

汝才东走，过天星复轶开县而西。诸将往复追逐，献忠乃悉众攻楚兵于土地岭，副将汪之凤战死。遂陷大昌，进屯开县，张令战死，石砮女士司秦良玉亦败。汝才复自东至，与献忠转趋达州。川抚邵捷春退扼涪江。贼北陷剑州，将入汉中。总兵官赵光远、贺人龙守阳平、百丈险。贼不得过，乃复走巴西。涪江师溃，捷春论死。献忠屠绵州，越成都，陷泸州，北渡隐永川，走汉川、德阳，入巴州。又自巴走达州，复至开县。

先是，嗣昌闻贼入川，进驻重庆。监军万元吉曰：“贼或东突，不可无备，宜分中军间道出梓潼，扼归路。”嗣昌不听，拟令诸将尽赴泸州追贼。

十四年正月，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追之开县之黄陵城，贼还战，官军大败，士杰及游击郭开等皆死。献忠果东出，令汝才拒郧抚袁继咸兵，自率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杀督师使者于道，取军符，给陷襄阳城。献忠缚襄王翊铭置堂下，属之酒曰：“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并杀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曰广，复得其所失妻妾。又去，陷樊城、当阳、郢。合汝才入光州，残商城、罗山、息县、信阳、固始。分军犯茶山、应城，陷随州。伪张良玉帜，入泌阳。再攻应山，不克，去。攻郢阳，守将王光恩力战，始解。又拔郢西，群盗附者万计，遂东略地。献忠自玛瑙山之败，心畏良玉，及屡胜，有骄色。秋八月，良玉追击之信阳，大破之，降贼众数万。献忠伤股，乘夜东奔，良玉急追之。会大雨，江溢道绝，官军不能进，献忠走免。已，复出商城，将向英山，又为副将王允成所破，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时汝才已先与自成合，献忠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汝才谏曰：“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阴与献忠五百骑，使遁去。道纠土贼一斗谷、瓦罐子等，众复盛，然犹

佯推自成。先是，贼营革、左二贺陷含、巢、潜诸县，欲西合献忠，以湖广官兵沮不得达。及汴围急，督师丁启睿及左良玉皆往援汴，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中，与革、左、二贺相见，皆大喜。

明年合攻，陷舒城、六安，掠民益军。陷庐州，知府郑履祥死。陷无为、庐江，习水师于巢湖。太监卢九德以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之兵战于夹山，败绩，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逮治，诏起马士英代斗光。是秋，得功、良佐大破贼于潜山，献忠腹心妇竖尽走蕲水，革、左二贺北投自成。已，献忠复袭陷太湖。会良玉避自成东下，尽撤湖广兵自从。献忠闻之，又袭陷黄梅。

十六年春，连陷广济、蕲州、蕲水。入黄州，黄民尽逃，乃驱妇女铲城，寻杀之以填堑。麻城人汤志者，大姓奴也，杀诸生六十人，以城降贼。献中改麻城为州。又西陷汉阳，全军从鸭蛋洲渡，陷武昌，执楚王华奎，笼而沈诸江，尽杀楚宗室。录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为兵，余皆杀之。由鹦鹉洲至道士袱，浮槎蔽江，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以兴国州柯、陈两姓土官悍勇，招降之。题诗黄鹤楼。下令发楚邸金振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附。

时李自成在襄阳，闻之忌且怒，贻书譙责。左良玉兵复西上，伪官吏多被擒杀。献忠惧，乃悉众趋岳州、长沙。于是监军道王质、沔阳知州章旷、武昌生员程天一、白云寨长易道三皆起兵讨贼，蕲、黄、汉阳三府皆反正。献忠遂陷咸宁、蒲圻，逼岳州。沅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据城陵矶拒战，三战三克，歼其前部。献忠怒，百道并进，乾德等不支，皆走，岳

州陷。献忠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筊而询。将渡，风大作，献忠怒，连巨舟千艘，载妇女焚之，水光夜如昼。骑而逼长沙，巡按刘熙祚奉吉王、惠王走衡州，总兵尹先民降，长沙陷。寻破衡州，吉王、惠王、桂王俱走永州。乃拆桂府材，载至长沙，造伪殿，而自追三王于永。熙祚命中军护三王入广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见杀。又陷宝庆、常德，发故督师杨嗣昌祖墓，斩其尸见血。攻道州，守备沈至绪战歿，其女再战，夺父尸还，城获全。遂东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抚州、永新、安福、万载、南丰诸府县。广东大震，南、韶属城官民尽逃。贼有献计取吴、越者，献忠惮良玉在，不听，决策入川中。

十七年春陷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已，破涪州，败守道刘麟长、总兵曾英兵。进陷佛图关。破重庆，瑞王常浩遇害。是日，天无云而雷，贼有震者。献忠怒，发巨砲与天角。遂进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于井，巡抚龙文光被杀。是时我大清兵已定京师，李自成遁归西安。南京诸臣尊立福王，命故大学士王应熊督川、湖军事，兵力弱，不能讨贼。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用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皆为将军，赐姓张氏，分徇诸府州县，悉陷之。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遂据有全蜀。惟遵义一郡及黎州土司马金坚不下。

献忠黄面长身虎颌，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

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斃数十下殿，斃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取也。”当是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议兵并起，故献忠诛杀益毒。川中民尽，乃谋窥西安。

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进忠来奔，乞为乡导。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

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啣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不食久，遍体皆生毛。献忠既诛，贼党可望、能奇、文秀、定国等溃入川南，杀曾英、李乾德等，后皆降于永明王。